经藏 · 长部

长部·戒蕴品

Dīgha Nikāya · Sīlakkhandhavagga

版权与流通说明

本书仅供学习、研究与免费流通使用。

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许可，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以销售、收费下载、付费课程、商业印刷、商业发行、改编出版等方式使用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

允许：个人阅读、学习、非商业分享、寺院或公益团体免费结缘流通。

禁止：售卖、牟利性印刷、平台付费下载、改名再出版、删改内容后发行。

公益免费印刷结缘无需另行申请，须保留本版权页。

本作品采用 CC BY-NC-ND 4.0 国际许可协议发布：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完整资料与最新版本请以 www.tipitaka.cn 发布版本为准。

版权所有 © 2026 三藏之路

目录

戒蕴品

Sīlakkhandhavagga

DN 1 梵网经 4
DN 2 沙门果经 40
DN 3 阿摩昼经 69
DN 4 种德经 86
DN 5 究罗檀头经 98
DN 6 摩诃梨经 116
DN 7 阇利经 123
DN 8 迦叶狮子吼经 125
DN 9 布咤婆楼经 137
DN 10 须婆经 154
DN 11 坚固经 167
DN 12 露遮经 174
DN 13 三明经 181

梵网经

DN 1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1. Brahmajālasuttaṃ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游方者论 Paribbājakakathā

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约五百人，正行进于王舍城与那烂陀之间的路上。游方者须卑也带着弟子青年梵授，正行进于王舍城与那烂陀之间的同一条路上。一路上，游方者须卑以种种方式毁谤佛、毁谤法、毁谤僧；而游方者须卑的弟子青年梵授，却以种种方式称赞佛、称赞法、称赞僧。就这样，这师徒二人各自持着截然相反的言词，紧随世尊与比丘僧团而行。

2 那时，世尊与比丘僧团一同在芒果苗圃的王家旅舍住了一夜。游方者须卑也带着他的青年弟子梵授，住进了那间王家旅舍。在那里，游方者须卑同样以种种方式毁谤佛、毁谤法、毁谤僧；而游方者须卑的弟子青年梵授，却以种种方式称赞佛、称赞法、称赞僧。就这样，师徒二人各自说着全然相反的话，同住在那里。

3 那时，众多比丘在破晓时分起来后，在圆厅里坐下聚集，彼此间生起了这样的议论：“朋友们，真是稀有！朋友们，真是不可思议！那位知者、见者、阿拉汉、正自觉者的世尊，竟能如此善巧地了知众生种种不同的倾向。这位游方者须卑以种种方式谤佛、谤法、谤僧；而游方者须卑的弟子青年梵授，却以种种方式称赞佛、称赞法、称赞僧。就这样，这师徒两人，说着完全相反的话，紧跟在世尊和比丘僧团后面，一步不离。”

4 那时，世尊了知了这些比丘的这番议论，便前往圆厅；到了之后，在铺好的座位上坐下。坐下后，世尊问诸比丘：“诸比丘，你们此刻聚在一起，正在谈论什么？你们中断的话题是什么？”听了这话，诸比丘便对世尊说：“尊者，我们这些人在破晓时分起来，在圆厅里坐下聚集，心里生起了这样的议论：‘朋友们，真是稀有！朋友们，真是不可思议！那位知者、见者、阿拉汉、正自觉者的世尊，竟能如此善巧地了知众生种种不同的倾向。这位游方者须卑以种种方式谤佛、谤法、谤僧；而游方者须卑的弟子青年梵授，却以种种方式称赞佛、称赞法、称赞僧。就这样，这师徒两人，说着完全相反的话，紧跟在世尊和比丘僧团后面，一步不离。’尊者，这就是我们尚未说完的话题，那时世尊您就到了。”

5 “诸比丘，若有人毁谤我、毁谤法、毁谤僧，你们不应因此生起愤恨、不满或内心的恼怒。若有人毁谤我、毁谤法、毁谤僧，而你们因此生气或不悦，那对你们自身便是一种障碍。诸比丘，若有人毁谤我、毁谤法、毁谤僧，你们因此而生气、不悦，那么你们还能分辨出他人所说的是善说还是恶说吗？”“尊者，不能。”“诸比丘，若有人毁谤我、毁谤法、毁谤僧，你们便应当对其中不实之处，如实地澄清：‘此非实；此非真；此种过失在我们身上了不可得，于我们中并不存在。’”

6 “诸比丘，若有人赞叹我、赞叹法、赞叹僧，你们不应因此生起欢喜、喜悦或内心的得意。若有人赞叹我、赞叹法、赞叹僧，而你们因此欢喜、喜悦、得意，那对你们自身便是一种障碍。诸比丘，若有人赞叹我、赞叹法、赞叹僧，你们便应当对其中真实之处，如实地承认：‘此是实；此是真；此种功德在我们身上确实可见，于我们中是存在的。’”

小戒 Cūḷasīlaṃ

7 “诸比丘，凡夫赞叹如来时，所说的无非是些琐碎、粗浅的微细戒行。诸比丘，凡夫用以赞叹如来的那些琐碎、粗浅的微细戒行，究竟是哪些呢？”

8 “诸比丘，凡夫会这样赞叹如来：‘沙门乔达摩已舍离杀生，远离杀生，放下棍棒与刀杖，常怀惭耻，具足悲悯，为利益与哀愍一切众生而住。’”

“诸比丘，凡夫会这样赞叹如来：‘沙门乔达摩已舍离不与取，远离不与取，唯取所施，唯望所施，以不盗而自守清净，安住其中。’”

诸比丘，凡夫会这样赞叹如来：‘沙门乔达摩舍离了非梵行，是梵行者，住于远离，彻底戒除凡俗的淫欲法。’

9 “诸比丘，凡夫会这样赞叹如来：‘沙门乔达摩舍离了妄语，远离妄语，他说真实之语，持守真实，诚实、可靠，不以言语欺诳世间。’”

“诸比丘，凡夫会这样赞叹如来：‘沙门乔达摩舍离了离间语，远离离间语。他不将此处所闻说于彼处以离间他们，亦不将彼处所闻说于此处以离间这些。他调和分裂者，扶持和合者，喜爱和合，乐于和合，欣悦和合，只说成就和合的话语。’”

诸比丘，凡夫在赞叹如来时，会这样说：‘沙门乔达摩已舍离粗恶语，远离粗恶语。他说的话语柔和、悦耳、满含亲切、深入人心、彬彬有礼，为大众所喜爱、所受用，他说的正是这样的话语。’

诸比丘，凡夫在赞叹如来时，会这样说：‘沙门乔达摩已舍离杂秽语，远离杂秽语。他说话适时、真实、有义、如法、如律，在恰当的时机，说出那些值得铭记、有道理、要言不烦、具足利益的话语。’

10 诸比丘，凡夫在赞叹如来时，会这样说：‘沙门乔达摩远离了伤害植物及种子的行为。’

沙门乔达摩日唯一食，夜分止息，远离非时食。……

沙门乔达摩远离观看舞蹈、歌唱、奏乐等娱乐表演。……

沙门乔达摩远离佩戴花环、涂抹香料香膏，以及种种装饰打扮。……

沙门乔达摩远离高广大床。……

沙门乔达摩远离收受金银。……

沙门乔达摩远离收受生谷。……

沙门乔达摩不受取生肉。……

沙门乔达摩不受纳妇女与童女。……

沙门乔达摩不受蓄男女奴婢。……

沙门乔达摩远离接受山羊与绵羊。……

沙门乔达摩远离接受鸡与猪。……

沙门乔达摩远离接受象、牛、马与牝马。……

沙门乔达摩远离接受田地与宅地。……

沙门乔达摩远离送信传讯、奔走差遣之事。……

沙门乔达摩远离买卖。……

沙门乔达摩远离了在秤具、器皿与量器上的伪诈行为……

沙门乔达摩远离了贿赂、诈骗、诡计与欺诳等不正当的行为……

诸比丘，凡夫在赞叹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沙门乔达摩远离了割截、杀戮、束缚、劫掠、抢夺与暴力等恶行。’

小分戒完毕。

中分戒。

11 比丘们，凡夫在称赞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有些受人敬重的沙门与婆罗门，在受用他人出于信心所施与的食物之后，仍从事于伤害种子与草木的行为，诸如：根种、茎种、节种、顶种，以及第五类——种子本身。沙门乔达摩则远离了如此伤害种子与草木的行为。'

12 有些受人尊敬的沙门和婆罗门，受用信施供养的食物后，却仍从事于积存和享受种种物品的行为，如：储存食物、储存饮品、储存衣服、储存车辆、储存卧具、储存香料、储存肉食等。沙门乔达摩则远离了这种储存和享受物品的行为。诸比丘，凡夫在称赞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

13 比丘们，若有凡夫想要称赞如来，或许会这样说：‘有些受人尊敬的沙门与婆罗门，在受用了他人出于信心所供养的食物之后，竟还沉溺于观看种种娱乐表演，诸如：舞蹈、歌唱、音乐演奏、戏剧、说书、手铃乐、铙钹乐、魔幻表演、铁圈舞、竹马戏、象战、马战、水牛战、公牛战、山羊战、公羊

战、斗鸡、鹌鹑斗、棍棒打斗、拳击、摔跤、军事演练、军队编队、阅兵等。沙门乔达摩则远离观看此类娱乐表演。’

14 诸比丘，若有凡夫欲称赞如来，他也许会这样称述：‘有些受人尊敬的沙门与婆罗门，在受用了他人以信心供养的食物之后，竟还耽著于此类令人放纵、懈怠的戏乐，譬如：八条盘棋、十条盘棋、空中棋盘、跳房子、排石子、掷骰棍、手指猜枚、骰子、叶笛、小锄犁、翻筋斗、风车戏、树叶量器、小车、小弓、猜字、猜意、模仿残缺。沙门乔达摩则远离了此种令人放纵、懈怠的戏乐。’

15 诸比丘，凡夫在赞叹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有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却沉迷于使用高广大床，诸如：高椅、长榻、长毛毡、杂色毛毯、白毛毯、绣花毯、棉垫、有图案的毯、两端垂穗的毯、一端垂穗的毯、织金毯、绢丝毯、舞者用毯、象鞍毯、马鞍毯、车毡、羊皮拼接毯、顶级羚羊皮垫、有顶篷的床、两端有红枕的床——沙门乔达摩已舍离这一切高广大床。’

16 诸比丘，凡夫在赞叹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有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却沉迷于各种装饰打扮，诸如：涂油、按摩、沐浴、推拿、照镜、涂眼膏、戴花环、涂香、抹香粉、涂面、戴手镯、扎顶髻、持手杖、用药筒、佩剑、打伞、穿彩鞋、戴头巾、戴宝石、持拂尘、穿着长曳白衣——沙门乔达摩已舍离这一切装饰打扮。’

17 诸比丘，凡夫赞叹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有些沙门与婆罗门，受用信施供养的食物之后，却乐著于种种低俗的言谈，譬如：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恐怖论、战争论、食物论、饮品论、衣服论、床具论、华鬘论、香熏论、亲族论、车乘论、村庄论、市镇论、都城论、国邦论、女色论、勇士论、街巷论、井池论、亡故先人论、世间异闻论、世间传说、海洋传说、或有或无之论——沙门乔达摩远离了所有此类低俗的言谈。’

18 “诸比丘，凡夫赞叹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有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信众供养的食物，却沉迷于争论性的谈话，例如：“你不懂这法和律，我懂；你

怎么可能懂这法和律？你走错了路，我走的才对；我说的才连贯，你说的不连贯；该先说的你后说，该后说的你先说；你那一套早已被推翻；你的论点已被驳倒；你输了；去把你的论点理清吧；能自圆其说的话就试试看。”沙门乔达摩已完全远离这类争论性的谈话。’”

19 “诸比丘，凡夫赞叹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有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信众供养的食物，却沉迷于为人跑腿传信，例如为国王、大臣、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和王子们传话：“去这里，去那里；把这个拿去，把那个带来。”沙门乔达摩已完全远离这类跑腿传信的俗务。’”

20 诸比丘，凡夫赞叹如来时，或许会这样说：‘有些沙门婆罗门，受了信众供养的食物，却沉溺于欺诈、花言巧语、暗示、贬损他人，以及用利养谋取利养的行径。沙门乔达摩则完全远离了这类欺诈与花言巧语。’

中戒已完毕

大戒 Mahāsīlaṃ

21 “又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受了信施供养的食物后，却靠这类畜生般的技艺、以邪命谋生而过活。诸如：观肢体相、察征兆、解灾异、占梦、看相、辨鼠咬痕；举行火供、杓供、谷壳供、米糠供、米供、酥油供、油供、口供、血供；操持肢体明术、宅地明术、武士明术、吉祥明术、鬼神明术；修习地术、蛇术、毒术、蝎术、鼠术、鸟术、鸦术；预言寿命、念诵弓箭护咒、辨识兽声。而沙门乔达摩则完全远离了这类畜生般的技艺与邪命谋生。”诸比丘，若有凡夫欲赞叹如来，便会如此赞叹。

22 又有些沙门婆罗门，在享用了信施供养的食物后，却依畜生般的技艺、以不正当的谋生方式过活。诸如：观珠宝相、观衣相、观杖相、观刀相、观剑相、观箭相、观弓相、观武器相、观女相、观男相、观童男相、观童女相、观奴仆相、观婢女相、观象相、观马相、观水牛相、观公牛相、观牛相、观山羊相、观绵羊相、观鸡相、观鹌鹑相、观蜥蜴相、观耳环相、观龟相、观

鹿相。沙门乔达摩，则完全远离了如此畜生般的技艺和不正当的谋生方式。诸比丘，凡夫若要赞叹如来，便会如此说。

23 又有些沙门婆罗门，在享用了信施供养的食物后，却依畜生般的技艺、以不正当的谋生方式过活。例如作这样的预言：‘国王们将出征，或不出征；我方国王将进攻，敌方国王将撤退；敌方国王将进攻，我方国王将撤退；我方国王将获胜，敌方国王将败北；敌方国王将获胜，我方国王将败北；此人将得胜，彼人将败亡。’沙门乔达摩，则完全远离了如此畜生般的技艺和不正当的谋生方式。诸比丘，凡夫若要赞叹如来，便会如此说。

24 又有一些沙门和婆罗门，在享用信施所供的食物之后，却依止这类畜生般的技艺，以邪命谋生。譬如，他们作出这样的预言：‘将有月食，将有日食，将有星食；日月将沿正轨运行，将脱离正轨运行；星辰将沿正轨运行，将脱离正轨运行；将有流星坠落，将有天火燃烧，将有地震，将有天鼓响；日月星辰的升起、沉落、昏浊、清亮，都将发生。’他们还预言：‘月食会有如此的果报，日食会有如此的果报，星食会有如此的果报；日月沿正轨运行会有如此的果报，日月脱离正轨运行会有如此的果报；星辰沿正轨运行会有如此的果报，星辰脱离正轨运行会有如此的果报；流星坠落会有如此的果报，天火燃烧会有如此的果报，地震会有如此的果报，天鼓响会有如此的果报；日月星辰的升起、沉落、昏浊、清亮，会有如此的果报。’而沙门乔达摩，则完全远离了这类畜生般的技艺与邪命。诸比丘，凡夫若要以实赞叹如来，便会这样说。

25 “又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了信施供养的食物之后，却依这些畜生般的方术、以不正当的谋生方式维生。例如预言：‘将雨水丰沛，将雨水稀少；将五谷丰登，将粮食歉收；将安稳太平，将有灾祸恐惧；将疫病流行，将健康无病。’又从事印契、计算、统计、诗歌、顺世论之类。沙门乔达摩，则已彻底远离如此畜生般的方术与邪命。”比丘们，凡夫在称赞如来时，所说的或许就是这些。

26 “又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了信施供养的食物之后，却依这些畜生般的方术、以不正当的谋生方式维生。例如：安排嫁娶，促成婚事，撮合与拆散；婚礼撒米；作吉祥咒或厄运咒；障碍胎儿；以咒语束缚舌头，锁住下巴；手咒，下巴咒，耳咒；借镜问卜，托童女问卜，求神问卜；礼拜太阳，崇拜大天；口吐火焰；招请吉祥天女等。沙门乔达摩，则已彻底远离如此畜生般的方术与邪命。”比丘们，凡夫在称赞如来时，所说的或许就是这些。

27 “又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了信施供养的食物之后，却依这些畜生般的方术、以不正当的谋生方式维生。例如：祭祀祈愿，安抚鬼神，土地仪式，祈雨仪式，止雨仪式，择地与奠基仪式，漱口沐浴，献祭供奉。还使用催吐药、泻药、祛痰药、清涕药，施灌肠法，治疗耳疾、眼疾、鼻疾，调配药膏与消炎膏，施行针术、刀术，治疗儿童诸病，配制草药根茎，煎煮药汤，并为毒物作解。沙门乔达摩，则已彻底远离如此畜生般的方术与邪命。”比丘们，凡夫在称赞如来时，所说的或许就是这些。

诸比丘，这些只是微末、肤浅、仅属戒行的细碎之事，凡夫正是依此而称说赞叹如来。

大戒分完毕。

前际论者 Pubbantakappikā

28 诸比丘，另有一些法，它们深远、难见、难悟、寂静、殊胜、非思量所行境、微妙、唯智者所能证知。这些法，是如来亲自以证智现证之后，方才宣说的。唯有依循这些法，才能正确、如实地真正赞叹如来。诸比丘！哪些才是这些深远、难见、难悟、寂静、殊胜、非思量所行境、微妙、唯智者所能证知，且是如来亲自以证智现证后所宣说，能令人正确、如实地赞叹如来的法呢？

29 诸比丘，有某些沙门与婆罗门，思量过去，执持过去之见，依于过去，以十八种根据宣说种种信解之辞。那些沙门与婆罗门，依凭什么、因于什么，成为思量过去者、执持过去见者，并依于过去，以十八种根据宣说种种成见呢？

常住论 Sassatavādo

30 诸比丘，有一些沙门和婆罗门是常见论者，他们以四种理由，主张“我与世间是常住的”。那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是依凭什么、基于什么，而以四种理由安立“我与世间是常住”这个观点呢？

31 诸比丘，在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依于精勤、策励、恒常修习、不放逸与如理作意，证得如是心定。当心入定后，他便能忆念种种过去生。即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一百生、一千生、十万生，乃至无数百生、无数千生、无数十万生——“在那里，我的名字是此，姓如是，相貌如是，所受食如是，所历苦乐如是，寿量如是；从彼处死后，我又转生他处。在那个地方，我的名字是此，姓如是，相貌如是，所受食如是，所历苦乐如是，寿量如是；从彼处死后，我才投生到这里。”如此，他能随细节与概要，忆念种种过去生。

他这样说道：‘我与世间皆是常住的，不育，如山顶般稳固，如石柱般屹立不动；那些众生虽在流转、轮回、死去又投生，然而唯有此是常住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依于精勤、依于努力、依于不懈的修习、依于不放逸、依于如理作意，证得了那样的心定。心入定后，我便能忆念种种过去生，诸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一百生、一千生、十万生，乃至无数百生、无数千生、无数十万生。在那些生处，我的名字是如此、姓氏是如此、相貌是如此、所食是如此、所经历的苦乐是如此、寿命是如此；从那里死后，我投生到另一处。在那个地方，我的名字是如此、姓氏是如此、相貌是如此、所食是如此、所经历的苦乐是如此、寿命是如此；从那里死后，我又投生到这里。如此，我能具足细节与

概要地忆念种种过去生。我依此体验而了知：我与世间是常住的，不育，如山顶般稳固，如石柱般屹立不动；那些众生虽在流转、轮回、死去又投生，然而唯有此是常住的。’诸比丘，这就是第一种情形。有些主张常住的沙门与婆罗门，正是基于此、依于此，才宣称我与世间是常住的。

32 诸位尊者，那些主张常住的沙门和婆罗门，又是基于什么、依着什么，来宣称我和世间是常住的呢？诸位比丘，在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依于精勤、努力、不懈修习、不放逸、如理作意，证得如是心定。当心入定后，他便能回忆起种种过去生。比如，他能回忆一个成坏劫、两个成坏劫、三个成坏劫、四个成坏劫、五个成坏劫，乃至十个成坏劫——‘在那里，我的名字如此，姓氏如此，相貌如此，所食如此，经历苦乐如此，寿命如此；从那里死后，我投生到另一处。在那一处，我的名字如此，姓氏如此，相貌如此，所食如此，经历苦乐如此，寿命如此；从那里死后，我投生到了此处。’如此，他能带着细节与概要，回忆起种种过去生。

他便这样说：‘我与世间皆是常住的，不育，如山巅般稳固，如石柱般屹立不动；那些众生虽在流转、轮回、死去又投生，唯有此是常住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由精勤、由努力、由恒修、由不放逸、由如理作意，证得了那样的心定。当心得定之后，我便能回忆起种种过去生。例如，一个成坏劫、两个成坏劫、三个成坏劫、四个成坏劫、五个成坏劫，乃至十个成坏劫。在彼处，我有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姓氏、这样的相貌、这样的饮食、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命；从彼处死后，我又投生到另一处。在那另一处，我有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姓氏、这样的相貌、这样的饮食、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命；从那里死后，我才投生到这里。如此，我能具足细节与概要，回忆起种种过去生。依此体验，我便知道：我与世间皆是常住的，不育，如山巅般稳固，如石柱般屹立不动；那些众生虽在流转、轮回、死去又投生，唯有此是常住的。’诸位比丘，这就是第二种情况。有些主张常住的沙门和婆罗门，依此、缘此，才宣称我与世间是常住的。

33 诸尊者，那些主张常住的沙门和婆罗门，是依于什么、基于什么，而宣称我与世间是常住的呢？诸位比丘，在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由精勤、由努力、由恒修、由不放逸、由如理作意，证得了那样的心定。当心得定之后，他便能回忆起种种过去生。例如，他能回忆十个成坏劫、二十个成坏劫、三十个成坏劫、乃至四十个成坏劫：‘在彼时，我有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姓氏、这样的相貌、这样的饮食、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命；从彼处死后，我又投生到另一处。在那另一处，我有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姓氏、这样的相貌、这样的饮食、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命；从那里死后，我才投生到这里。’如此，他能具足细节与概要，回忆起种种过去生。

他便这样说：‘我与世间是常恒的，是不育的，如山顶般稳固，如石柱般屹立不动；那些众生虽在流转、轮回、死没、再生，而此是常恒存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依精勤、依努力、依修习、依不放逸、依如理作意，证得那样的心定。当心得定后，我便能忆念种种过去生。例如，十个成坏劫、二十个成坏劫、三十个成坏劫、乃至四十个成坏劫——在彼处，我的名字如是、姓氏如是、容貌如是、所食如是、感受苦乐如是、寿命如是；从彼处死后，我又投生另一处。在另一处，我的名字如是、姓氏如是、容貌如是、所食如是、感受苦乐如是、寿命如是；从彼处死后，我便投生到这里。如是，我能随诸细节与概略，忆念种种过去生。我依此证知：我与世间是常恒的，是不育的，如山顶般稳固，如石柱般屹立不动；那些众生虽在流转、轮回、死没、再生，而此是常恒存在的。’诸比丘，这便是第三种情况，某些持常住论的沙门和婆罗门正是依此而立论，宣称‘我与世间是常恒的’。

34 “各位尊者，第四类的沙门婆罗门，是依什么、从什么出发，来宣称‘我与世间是常恒的’这种常见论呢？诸比丘，于这世间，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比者、思察者。他依推论所得，顺着思察之路，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样说：‘我与世间是常恒的，是不育的，如山顶般稳固，如石柱般屹立不动。那些众生虽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仍有常恒的存在。’诸比丘，这便是

第四种情况，某些沙门婆罗门正是依此、由此出发，宣称‘我与世间是常恒的’这种常见论。

35 “诸比丘，那些宣称‘我与世间是常恒的’沙门婆罗门，正是依这四种情况而宣说。诸比丘，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若主张‘我与世间是常恒的’常见论者，他们全都是依这四种情况，或其中的一种而立论。离此之外，更无其他。”

36 “诸比丘，如来对此了知：‘这些见解的立足处，若被这样执取、这样把握，便会招致如此的来生趣向、如此的来世果报。’如来不仅了知这些，更了知超越于此的；而他对这个了知也不执取。由于不执取，他于自身内证得了寂灭。诸比丘，如来如实了知感受的集起、灭去、乐味、过患与出离，无取著而解脱。”

37 “诸比丘，这些法深奥、难见、难觉悟、寂静、殊胜、不落思惟推论、微细、唯智者所能体证——正是如来以自身的证智亲自证悟之后所宣说的。那些正确赞叹如来真实功德的人，正是依据这些而说。”

第一诵分。

一分常住论 Ekaccasassatavādo

38 “诸比丘，有诸沙门、婆罗门，是一分常论者、一分非常论者，依四种事，宣称我与世间一分常、一分无常。诸尊者，那些沙门、婆罗门，依止于何、缘于何，依四种事，宣称我与世间一分常、一分非常?”

39 “诸比丘，有如是时：经极久远劫后，此世界坏灭。世界坏灭时，大多数众生往生光音天。于彼处，他们为意所成，以喜为食，身自有光，行于虚空，端严而住，经极长时。”

40 “诸比丘，有这样的时侯，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此世界展开。世界展开时，空无一人的梵天宫殿显现。那时，有一位众生或因寿命耗尽，或因福报耗尽，从光音天身坏命终，投生到那座空梵天宫殿中。他在那里是意所成，

以喜悦为食，自身发光，行于空中，安住于美妙境界，并能停留极其漫长的时间。”

41 “他在那里独自久住，心中生起了厌倦与不安，他想：‘啊，但愿其他众生也能来到此境界。’那时，其他众生也或因寿命耗尽，或因福报耗尽，从光音天身坏命终，投生到梵天宫殿中，与那位众生为伴。他们同样也是意所成，以喜悦为食，自身发光，行于空中，安住于美妙境界，并能停留极其漫长的时间。”

42 诸比丘，于此处，那位最先投生的众生心中如此思惟：‘我是梵天，是大梵天，是胜者，是不败者，是遍见者，是自在者，是主宰，是创造者，是化现者，是最尊胜者，是分配者，是自在主，是一切已生、未生众生的父亲。这些众生皆由我所化。何以故？因为我先前曾这样想：啊，但愿其他众生也能来到此境界。正因我内心起了这样的愿，这些众生便来到了此境界。’

而那些后来投生的众生，心里也这样想：‘这位尊者确是梵天，是大梵天，是胜者，是不败者，是洞察一切者，是拥有支配权者，是主宰，是创造者，是化现者，是最尊胜者，是分配者，是自在者，是一切已生和未生众生之父。我们是由这位梵天尊者所创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这位最先投生于此，而我们是在他之后才投生的。’

43 “诸比丘，在那里，那位最先投生的众生寿命更长，容貌更庄严，威德也更胜。而那些后来投生的众生则寿命较短，容貌较劣，威德也较小。”

44 “诸比丘，且有可能：有某一众生从彼梵身死没，转生于此人间。转生于此人间后，他便舍家而出家。出家之后，依精进、策励、专注、不放逸及如理作意，他证得如是心定；以心得定故，他忆起自己的前一生，却不能忆及更前生之事。”

他这样说：‘那位尊贵的梵天，那位大梵天，是征服者、不可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创造者、化作者、最胜者、分配者、具力者、已生与当生者之父。我们是被那位尊贵梵天所创造的。他是恒常、稳固、永恒、不变

易之法，将永远以那样永恒的状态存在。而我们这些被那位尊贵梵天所创造的人，则是无常、不稳固、短寿、有死灭之法，来到现在的状态。’诸比丘，这就是第一种情形，有些沙门和婆罗门作为部分常住论者、部分无常论者，依此、缘此，而宣称我与世间一部分常住、一部分无常。

45 在第二种情形中，各位尊者，那些沙门和婆罗门依于什么、缘于什么，而宣称我是部分常住、部分无常，世间也是部分常住、部分无常的呢？诸比丘，有一类天神名为‘嬉戏放逸天’。他们长久沉溺于欢笑、嬉戏、享乐之法。由于长久沉溺于欢笑、嬉戏、享乐之法，他们忘失了正念。因为正念忘失，那些天神便从那个天界死去。

46 诸比丘，也有这样的情形：某位众生从那一类天身死去，转生来此人间。来到人间后，他舍离居家，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出家之后，他以热忱、精勤、专注、不放逸与如理作意，证得那样的心定。当他以此定心入定时，便能忆起此前更近一次的过去生，却无法忆及更久远之前。

他这样说：‘那些不嬉戏放逸的尊贵天神，他们没有长久沉溺于欢笑、嬉戏、享乐之法。由于没有长久沉溺于欢笑、嬉戏、享乐之法，他们不忘失正念。因为不忘失正念，那些天神便不会从那个天界死去；他们是恒常、稳固、永恒、不变易之法，将永远以那样永恒的状态存在。而我们这些曾是嬉戏放逸的天神，长久沉溺于欢笑、嬉戏、享乐之法。由于长久沉溺于欢笑、嬉戏、享乐之法，我们忘失了正念。因为正念忘失，我们就从那个天界死去，我们是无常、不稳固、短寿、有死灭之法，来到现在的状态。’诸比丘，这就是第二种情形，有些沙门和婆罗门依此、缘此，而宣称我与世间部分常住、部分无常。

47 “在第三种情形中，那些沙门和婆罗门，是依据什么、缘于什么，而宣称自我部分恒常、部分无常，世间也部分恒常、部分无常的呢？”

诸比丘，有一类天神名为“意相害天”。他们过度长时地互相凝视。由于过

度互相凝视，便对彼此心生嗔害。因为内心嗔害，以致身心疲惫。那些天神便从那类天界死去。

48 诸比丘，也有这样的情形：某位众生从那一类天身死去，转生来此人间。来到人间后，他舍离居家，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出家之后，他以热忱、精勤、专注、不放逸与如理作意，证得那样的心定。当他以此定心入定时，便能忆起此前更近一次的过去生，却无法忆及更久远之前。

“他这样说：“那些不是意相害天的尊贵天神，不会过度地互相凝视。由于不互相过度凝视，便不互相恼害心意。因为心意互不恼害，他们身不疲惫、心不疲倦。那些天神不会从那个天界死去；他们是恒常的、稳固的、永恒的、无变异法的，如永恒般一直存在。然而，我们过去却是意相害天，那时过度地互相凝视。由于过度地互相凝视，便互相恼害了心意。因为心意互相恼害，我们身体疲惫、内心疲倦。于是我们从那个天界死去；我们无常、不稳固、短寿、有死去之法，而来到了现在这个状态。”

诸比丘，这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些沙门和婆罗门以此为依、以此为缘，宣说部分恒常、部分无常，并宣说自我与世界部分恒常、部分无常。”

49 “第四种情况，各位尊者，那些沙门和婆罗门是依据什么、缘于什么，而宣说部分恒常、部分无常，并宣说自我与世界部分恒常、部分无常的呢？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理者、审察者。他依推理与审察，随顺思察，依自心的智慧辩才，这样说道：‘这所谓眼、耳、鼻、舌、身——这个自我是无常、不稳固、不恒常、具变异法的。而这所谓心，或意，或识——这个自我是恒常、稳固、永恒、无变异法的，如永恒般一直存在。’

诸比丘，这就是第四种情况，那些沙门和婆罗门以此为依、以此为缘，宣说部分恒常、部分无常，并宣说自我与世界部分恒常、部分无常。”

50 “诸比丘，那些部分恒常论、部分无常论的沙门和婆罗门，正是依这四种依据，宣说自我与世界部分恒常、部分无常。诸比丘，凡有任何沙门或婆

罗门，宣说自我与世界部分恒常、部分无常，他们全都依这四种情况，或是依其中的某一种，除此之外，更无其他。”

51 “诸比丘，如来对此了知：‘这些见解的立足处，若被这样执取、这样把握，便会招致如此的来生趣向、如此的来世果报。’如来不仅了知这些，更了知超越于此的；而他对这个了知也不执取。由于不执取，他于自身内证得了寂灭。诸比丘，如来如实了知感受的集起、灭去、乐味、过患与出离，无取著而解脱。”

52 “诸比丘，这些法深奥、难见、难觉悟、寂静、殊胜、不落思惟推论、微细、唯智者所能体证——正是如来以自身的证智亲自证悟之后所宣说的。那些正确赞叹如来真实功德的人，正是依据这些而说。”

有边无边论 Antānantavādo

53 “诸比丘，有一些沙门和婆罗门是“有边无边论者”，他们依四种依据，宣说世界为有边或无边。那么，这些尊贵的沙门和婆罗门，是依于何者、缘于何者，而依四种依据宣说世界为有边或无边的呢?”

54 诸比丘，在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依于勤恳、精进、专注修习、不放逸、如理作意，证得如是心定：当他心得此定时，便住于对世界的有限之想。他这样说：‘这世界是有限的、有边界的。何以故？因为我依凭勤勉、精进、专修、不放逸、如理作意，证得如是心定：在如此入定的心中，我安住于对世界有‘有限’之想。由此，我如是了知：这世界是有限的、有边界的。’诸比丘，这是第一种情形，有些沙门与婆罗门即凭此、依此，宣说世界是有边无边的。

55 “在第二种情形中，诸位尊者，那些沙门与婆罗门，是凭什么、依凭什么而成为‘有边无边论者’，宣说世间的有边与无边呢？诸比丘，于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依凭勤勉、精进、专修、不放逸、如理作意，证得如是心定，依此定，他安住于对世间有‘无限’之想。”

“他这样说：‘这世界是无限的、无边际的。那些说“这世界是有限的、有边界”的沙门与婆罗门，他们的说法不实。只有这世界是无限的、无边际的。何以故？因为我依凭勤勉、精进、专修、不放逸、如理作意，证得如是心定：在如此入定的心中，我安住于对世间有‘无限’之想。由此，我如是了知：这世界是无限的、无边际的。’诸比丘，这是第二种情形，有些沙门与婆罗门即凭此、依此，宣说‘世间的有边与无边’。”

56 “诸位贤者，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依何所依、缘何所缘，而成为‘有限无限论者’，主张世间有有限与无限的呢？诸比丘，在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勤勉、精进、专修、不放逸、如理作意，证得如是心定，于入定心中，于世间上下方向住于‘有限’想，于横向方向住于‘无限’想。”

“他这样说：‘此世界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那些说“此世界是有限的、有边界”的沙门婆罗门，所言不实；那些说“此世界是无限的、无边际”的沙门婆罗门，所言亦不实。此世界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什么原因呢？我以勤勉、精进、专修、不放逸、如理作意，证得如是心定，于入定心中，于世间上下方向住于“有限”想，于横向方向住于“无限”想。由此，我如是了知：此世界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诸比丘，这便是第三种情况，某些沙门婆罗门依于此、缘于此，而宣说世间有有限与无限。”

57 诸比丘，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依何所依、缘何所缘，而成为‘既非有限也非无限论者’，主张世界既非有限也非无限的呢？诸比丘，在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审察者。他以推论为依，以审察为随，仗自力辩才，如是说：‘此世界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那些说“世界有限、有边际”的沙门婆罗门，所言非实；那些说“世界无限、无边际”的沙门婆罗门，所言亦非实；乃至那些说“世界既是有限也是无限”的沙门婆罗门，所言同样非实。此世界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诸比丘，这便是第四种情况，某些沙门婆罗门依于此、缘于此，而主张世界既非有限也非无限。

58 诸比丘，那些主张“世界是有限或无限”的沙门与婆罗门，正是依这四种情况而作宣说。诸比丘，任何主张世界是有限或无限的沙门或婆罗门，全都依这四种情况，或是其中的某一种而作宣说；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

59 “诸比丘，如来对此了知：‘这些见解的立足处，若被这样执取、这样把握，便会招致如此的来生趣向、如此的来世果报。’如来不仅了知这些，更了知超越于此的；而他对这个了知也不执取。由于不执取，他于自身内证得了寂灭。诸比丘，如来如实了知感受的集起、灭去、乐味、过患与出离，无取著而解脱。”

60 “诸比丘，这些法深奥、难见、难觉悟、寂静、殊胜、不落思惟推论、微细、唯智者所能体证——正是如来以自身的证智亲自证悟之后所宣说的。那些正确赞叹如来真实功德的人，正是依据这些而说。”

如鳗鱼般滑溜闪避的诡论 Amarāvikkhepavādo

61 诸比丘，有一些沙门与婆罗门，是像鳗鱼般滑溜、言辞闪烁的人。每当被问到问题时，他们便以四种理由搪塞回避，言辞闪躲不定，犹如鳗鱼。诸比丘，那些尊贵的沙门与婆罗门，是依凭什么、缘于什么，而以四种方式成为言辞闪躲、如鳗鱼般滑溜的人呢？

62 诸比丘，于此，有一类沙门或婆罗门，并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也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他心中这样想：“我确实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也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倘若我既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也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却去断言‘这是善的’或‘这是不善的’，那我便造了妄语。妄语会让我内心懊恼，内心懊恼便会成为修行的障碍。”于是，出于对妄语的恐惧与厌恶，他既不愿断言“这是善的”，也不愿断言“这是不善的”。当被问及任何问题时，他便以如同鳗鱼般滑溜的方式搪塞回避，而这样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我不认为是那样；我不认为是其他；我不认为不是这样；

我不认为不是不是这样。”诸比丘，这便是第一种情况，某些沙门与婆罗门正是依此、据此，在面对问题时以如同鳗鱼般滑溜的方式搪塞回避的原因。

63 再者，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是依于什么、缘于什么，而成为如鳗鱼般滑溜、闪烁其词者，每当在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便以言语搪塞、闪烁其词如鳗鱼一般呢？这是第二种情形：诸比丘，于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对‘这是善’不如实了知，对‘这是不善’也不如实了知。他心中如此思惟：‘我既不如实了知善，也不如实了知不善。倘若我在不如实了知善、不如实了知不善的情况下，却宣称“这是善”或“那是不善”，便会对此生起欲求、贪染、嗔恚或抗拒。只要有了欲求、贪染、嗔恚或抗拒，那便是执取。若有执取，对我便是苦恼。若有苦恼，对我便是障碍。’如是，他因怖畏执取、厌离执取，既不宣称这是善，也不宣称那是不善。每当在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他便以言语搪塞、闪烁其词，如同鳗鱼，说：‘不是如此，对我来说也不是；不是那样，对我来说也不是；不是别的样子，对我来说也不是；不是非如此，对我来说也不是；并非不是非如此，对我来说也不是。’诸比丘，这便是第二种情形，某些沙门、婆罗门依于它、缘于它，而成为如鳗鱼般滑溜、闪烁其词者，每当在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便以言语搪塞、闪烁其词，如鳗鱼一般。

64 诸尊者，那些沙门与婆罗门依何因缘、从何出发，成为不死矫乱论者，每当在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便以言辞搪塞，陷入不死矫乱之说呢？这是第三种情形：诸比丘，于此，有一位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什么是善，也不如实了知什么是不善。他心中这样想：‘我既不如实了知什么是善，也不如实了知什么是不善。如果我虽不如实了知善、不如实了知不善，却还要断言这是善，或断言那是不善——世间确实有一些沙门与婆罗门，他们聪慧明利，善破他人主张，犹如能劈断毫发的利箭手，以智慧之行，彷佛要击碎种种邪见。他们会就此事追问盘诘我、驳斥质问我。对于这些追问盘诘我、驳斥质问我的人，我恐怕无法圆满应对。倘若无法圆满应对，那将成为我的苦恼。有了苦恼，便成为我的障碍。’就这样，他因害怕被质问、厌恶被质问，既不

断言‘这是善’，也不断言‘那是不善’。每当在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他便以言辞搪塞，陷入不死矫乱之说，说：‘并非如此，对我来说也非如此；并非那样，对我来说也非那样；并非别样，对我来说也非别样；并非非，对我来说也并非非；并非非非，对我来说也并非非非。’诸比丘，这是第三种情形，某些沙门与婆罗门依此事、从此出发，成为不死矫乱论者，每当在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便以言辞搪塞，陷入不死矫乱之说。

65 “诸位尊者，那些沙门婆罗门依凭什么、缘于什么，成为无定论的支吾其词派，每当于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便以言语搪塞，陷于无结论的支吾其词呢？这是第四种情形：诸比丘，在此，有某类沙门或婆罗门，生性迟钝、愚昧。因迟钝愚昧，每当于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他便以言语搪塞，陷于无结论的支吾其词，其情形如下：若你问我：‘有他方世界吗？’倘若我确实认为‘有他方世界’，我便会答你‘有他方世界’；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没有他方世界吗？’倘若我确实认为‘没有他方世界’，我便会答你‘没有他方世界’；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既有又没有他方世界吗？’倘若我确实认为‘既有又没有他方世界’，我便会答你‘既有又没有他方世界’；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既非有又非没有他方世界吗？’倘若我确实认为‘既非有又非没有他方世界’，我便会答你‘既非有又非没有他方世界’；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有化生有情吗？’倘

若我确实认为‘有化生有情’，我便会答你‘有化生有情’；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没有化生有情吗?’倘若我确实认为‘没有化生有情’，我便会答你‘没有化生有情’；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既有又没有化生有情吗?’倘若我确实认为‘既有又没有化生有情’，我便会答你‘既有又没有化生有情’；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既非有又非没有化生有情吗?’倘若我确实认为‘既非有又非没有化生有情’，我便会答你‘既非有又非没有化生有情’；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善行恶行的业有果报吗?’倘若我确实认为‘善行恶行的业有果报’，我便会答你‘善行恶行的业有果报’；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善行恶行的业没有果报吗?’倘若我确实认为‘善行恶行的业没有果报’，我便会答你‘善行恶行的业没有果报’；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善行恶行的业既有又没有果报吗?’倘若我确实认为‘善行恶行的业既有又没有果报’，我便会答你‘善行恶行的业既有又没有果报’；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

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善行恶行的业既非有又非没有果报吗?’倘若我确实认为‘善行恶行的业既非有又非没有果报’，我便会答你‘善行恶行的业既非有又非没有果报’；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如来死后存在吗?’倘若我确实认为‘如来死后存在’，我便会答你‘如来死后存在’；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如来死后不存在吗?’倘若我确实认为‘如来死后不存在’，我便会答你‘如来死后不存在’；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吗?’倘若我确实认为‘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我便会答你‘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若你问我：‘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吗?’倘若我确实认为‘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我便会答你‘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然则：‘非如此，我亦不以为如此；非如彼，我亦不以为如彼；非异此，我亦不以为异此；非非如此，我亦不以为非如此；非不非如此，我亦不以为不非如此。’诸比丘，这是第四种情形，某些沙门婆罗门依此、缘此，成为无定论的支吾其词派，每当于种种问题上被追问时，便以言语搪塞，陷于无结论的支吾其词。”

66 诸比丘，那些模棱两可、无法得出结论的支吾其词派沙门和婆罗门，每当被问及问题，便以这四种方式言语搪塞、闪烁其辞，陷入模棱两可的无结论状态。无论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只要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支吾其词派，每当

被问及问题，便言语搪塞、闪烁其辞，陷入模棱两可的无结论状态，他们全都不出这四种情形，或其中某一种。……那些如理如实赞叹如来功德者，他们所说的正是如此。

无因生论 Adhiccasamuppannavādo

67 诸比丘，有一些沙门和婆罗门，是无因生论者，他们依两种根据，宣称‘自我’与‘世界’是无因、自然而生起的。那么，那些沙门和婆罗门，是依于什么、出于什么，而成为无因生论者，以两种根据，宣称‘自我’与‘世界’是无因、自然而生起的呢？

68 诸比丘，有一类名为“无想有情”的天神。这些天神，当“想”生起时，便从那个天神身中死去。诸比丘，有这样的可能：某一位有情从那里死后，转生来到此世间。来到此世间后，他离家出家，过无家的修行生活。出家过无家生活后，他依于热忱、依于精勤、依于专注、依于不放逸、依于如理作意，证得那样的心定。当心入定后，他能回忆起当初“想”生起的那一刹那，但再往前就想不起来了。于是，他便这样说：“自我与世界，都是无因而生起的。何以故？因为我以前不存在，而现在，不存在的我变为存在，就这样显现了出来。”诸比丘，这是第一种情形，某些沙门或婆罗门即依此、据此而成为无因论者，宣称自我与世界是无因而生起的。

69 诸比丘，第二种沙门婆罗门，是依什么、据什么而宣称自我与世界是无因而生起的呢？诸比丘，于此，有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他是推论者、探究者。他凭着自己的推论、探究和独到的见解，如此宣称：“自我与世界，是无因而生起的。”诸比丘，这就是第二种情形，某些沙门婆罗门正是依此、据此而成为无因论者，宣称自我与世界是无因而生起的。

70 “诸比丘，那些持无因论的沙门婆罗门，正是依据两个立场而宣称自我与世界是无因而生起的。诸比丘，凡任何持无因论、宣称自我与世界是无因

而生起的沙门或婆罗门，他们全都不出此二立场，或依其一，绝无超出此范围者。……（他们）若如实地、正确地赞叹如来，便会基于这些而赞叹。”

71 “诸比丘，那些思议前际、执持前际见的沙门与婆罗门，正是依于这十八种事，对前际宣说种种信解之辞。诸比丘，凡任何思议前际、执持前际见，而对前际宣说种种定见的沙门或婆罗门，他们的一切所说都不出这十八种事，或唯举其一，无有超胜于此者。”

72 “诸比丘，如来对此了知：‘这些见解的立足处，若被这样执取、这样把握，便会招致如此的来生趣向、如此的来世果报。’如来不仅了知这些，更了知超越于此的；而他对这个了知也不执取。由于不执取，他于自身内证得了寂灭。诸比丘，如来如实了知感受的集起、灭去、乐味、过患与出离，无取著而解脱。”

73 “诸比丘，这些法深奥、难见、难觉悟、寂静、殊胜、不落思惟推论、微细、唯智者所能体证——正是如来以自身的证智亲自证悟之后所宣说的。那些正确赞叹如来真实功德的人，正是依据这些而说。”

第二诵分 Dutiyabhāṇavāro.

后际论者 Aparantakappikā

74 “诸比丘，有某些沙门与婆罗门是后际论者、持后际见者，他们以后际为所依，宣说种种信解之辞，总共有四十四种所依。这些沙门与婆罗门尊者们，依于何者、缘于何者而成为后际论者、持后际见者，以后际为所依而宣说种种执见，立此四十四种所依呢?”

有想论 Saññīvādo

75 “诸比丘，有一些沙门与婆罗门是死后有想论者，他们以十六种依据，主张‘自我’在死后仍为有想。这些受人尊敬的沙门与婆罗门，是依于什么、

基于什么，而成为死后有想论者，以十六种依据主张‘自我’在死后仍为有想呢?”

76 “他们主张：‘自我’是有色的，于死后健康、有想；主张‘自我’是无色的，于死后健康、有想；主张‘自我’既是有色又是无色……（中略）……‘自我’既非有色又非无色……‘自我’是有边的……‘自我’是无边的……‘自我’既是有边又是无边……‘自我’既非有边又非无边……‘自我’是单一想……‘自我’是别异想……‘自我’是少想……‘自我’是无量想……‘自我’是纯乐……‘自我’是纯苦……‘自我’是亦乐亦苦……‘自我’是非乐非苦，于死后健康、有想。”

77 “诸比丘，那些沙门与婆罗门，正是依此十六种理由，成为死后有想论者，主张‘自我’在死后为有想。诸比丘，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主张死后‘自我’为有想者，皆不离此十六种理由，或依其中某一种而立论，绝无超出此范围者。……若有人由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所说不出于此。”

无想论 Asaññīvādo

78 “诸比丘，有一些沙门与婆罗门，是死后无想论者，他们依八种理由，主张‘自我’于死后为无想。这些尊贵的沙门与婆罗门，是依止什么、凭藉什么，而成为死后无想论者，并以八种理由主张‘自我’于死后为无想呢?”

79 “他们这样施设：‘自我是有色的，死后健康而无想。’‘自我是无色的，死后健康而无想。’‘自我亦是有色亦是无色……（中略）……非有色非无色……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死后健康而无想。’”

80 “诸比丘，那些沙门、婆罗门正是依此八种根据，成为死后无想论者，施设自我于死后为无想。诸比丘，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若是死后无想论者，施设自我于死后为无想，他们全都依此八种根据，或其中的一种，绝无超出此范围者。……（中略）……若有人由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所说不出于此。”

非想非非想论 Nevasaññīnāsaññīvādo

81 “诸比丘，有些沙门与婆罗门是“死后非想非非想论”者，他们依八种根据，宣说死后之我处于非想非非想。而这些受人尊敬的沙门与婆罗门，究竟依凭什么、以何为缘，成为死后非想非非想论者，并依这八种根据宣说死后之我非想非非想呢?”

82 “他们作如是宣说：“此我有色，是健全的，死后非想非非想”；“此我无色，是健全的，死后非想非非想”；“此我有色亦无色，是健全的，死后非想非非想”；“此我非有色非无色，是健全的，死后非想非非想”；“此我有限，是健全的，死后非想非非想”；“此我无限，是健全的，死后非想非非想”；“此我既有限又无限，是健全的，死后非想非非想”；“此我非有限非无限，是健全的，死后非想非非想。”

83 “诸比丘，这便是那些沙门与婆罗门，作为死后非想非非想论者，依此八种根据宣说死后之我非想非非想的情形。诸比丘，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只要是死后非想非非想论者，主张死后之我处于非想非非想，他们全都依据这八种情形，或其中的某一种。……若有人由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所说不出于此。”

断灭论 Ucchedavādo

84 “诸比丘，有一些沙门和婆罗门是断灭论者，他们以七种根据，宣说实有众生的断灭、毁灭与消失。那么，这些尊贵的沙门和婆罗门，依凭什么、以何为缘，而成为断灭论者，并以七种根据宣说实有众生的断灭、毁灭与消失呢?”

85 “诸比丘，有一类沙门或婆罗门，持此说、此见：‘贤者，此有色之我，由四大种所成、父母所生，当身体坏灭时，便断灭、消失，死后不复存在；贤者，至此，此我便被完全断灭了。’如此，这些人宣说实有众生的断灭、毁灭与消失。”

86 “另有人对他这样说：‘贤者，你所说的那个我，确实存在，我并非说它不存在。然而，贤者，这个我并未因此而被彻底、完全地断灭。贤者，还有另一个我，是天界的、有色，属于欲界，以段食为食。那个我你不知不见，而我知见。贤者，当那个我在身坏命终时断灭、消失，死后不复存在——到了这个地步，贤者，这个我才算被彻底、完全地断灭。’就这样，有些人宣说存在有情的断灭、毁灭与消失。”

87 另有人对他这样说：‘贤者，你所说的那个我，我并不说它不存在。但是，贤者，这个我并未因此就被彻底、完全地断灭。贤者，还有另一个我，是天界的、有色，心意所成，四肢完具，诸根不缺。那个我你不知不见，而我知见。贤者，当那个我在身坏命终后断灭、消失，死后不复存在——到了这个地步，贤者，这个我才算被彻底、完全地断灭。’就这样，有些人宣说存在有情的断灭、毁灭与消失。

88 另有一人这样对他说：‘贤者，您所说的那个“我”，我并非说它不存在；然而，贤者，这个“我”于此尚未被完全彻底地断除。贤者，更有一“我”，完全超越了一切色法的认知，止息了各种对立的感觉，不再作意种种差别的相状，而证入“虚空无边”的空无边处定。此一我，您既不知、亦不见，而我了知、我亲见。贤者，当那个“我”于身坏之后断灭、散灭，死后即不复存在，贤者，到此地步，这个“我”才算被完全彻底地断除了。’如此，有些人宣说这样一位真实存在的有情的断灭、毁灭与消失。

89 另有人对他说：‘贤者，你所说的那个“我”，我并非说它不存在；然而，贤者，这个“我”并未因此便被彻底断除。贤者，另有一个“我”，完全超越了空无边处，作意“识是无边的”而入识无边处。这个“我”你不知、不见，而我知、我见。贤者，当那个“我”在身体破裂之后断灭、消失，死后便不复存在，至此，贤者，这个“我”才算是被彻底断除。’就这样，有些人宣说存在有情的断灭、毁灭与消失。

90 另有人驳斥他说：‘贤者，你所说的那个“我”，我并非说它不存在；然而，贤者，这个“我”并未因此便被彻底断除。贤者，另有一个“我”，完全超越了识无边处，作意“无所有”而入无所有处。这个“我”你不知、不见，而我知、我见。贤者，当那个“我”在身体破裂之后断灭、消失，死后便不复存在，至此，贤者，这个“我”才算是被彻底断除。’就这样，他们宣说该有情的断灭、消失与不存在。

91 另有人驳斥他说：‘贤者，你所说的那个“我”，我并非说它不存在；然而，贤者，这个“我”并未因此便被彻底断除。贤者，另有一个“我”，完全超越了无所有处，作意“这是寂静的，这是殊胜的”而入非想非非想处。这个“我”你不知、不见，而我知、我见。贤者，当那个“我”在身体破裂之后断灭、消失，死后便不复存在，至此，贤者，这个“我”才算是被彻底断除。’就这样，他们宣说该有情的断灭、消失与不存在。

92 诸比丘，以上便是那些沙门与婆罗门，基于有情的真实存在，而宣说其断灭、消失、不存在的七种事。诸比丘，凡任何持断灭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宣说有情的断灭、消失、不存在，其依据都不出这七种事……若有人由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所说不出于此。

现法涅槃论 Diṭṭhadhammanibbānavādo

93 “诸比丘，有些沙门与婆罗门是‘现法涅槃论’者。他们以五种事，宣称现存的有情获得了最上的现法涅槃。那么，那些尊贵的沙门与婆罗门，是依什么、缘什么，而宣称现存的有情获得最上的现法涅槃呢?”

94 诸比丘，有某沙门或婆罗门持这样的见解与理论：‘朋友，当此“我”充分具足五种感官欲乐而得享乐时，此“我”即获得了最高的现法涅槃。’就这样，有些人声称存在的有情获得了最高的现法涅槃。

95 对此，另一个人这样对他说：‘朋友，你所说的那个“我”确实存在，我并不否认。但是，仅凭这样，这个“我”并未获得最高的现法涅槃。为什么

呢？朋友，因为欲乐是无常、是苦、是变易法；由它的变易与变异，便生起愁、悲、苦、忧、恼。朋友，当此“我”完全远离欲乐、远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远离生喜与乐，进入并安住于初禅时，至此，这个“我”才获得了最高的现法涅槃。’就这样，有些人声称存在的有情获得了最高的现法涅槃。

96 对此，另一个人这样对他说：‘朋友，你所说的那个“我”确实存在，我并不否认。但是，仅凭这样，这个“我”并未获得最高的现法涅槃。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状态中仍有寻与伺，这仍是粗的。朋友，当此“我”平息寻与伺，内心澄净，心专一境，无寻无伺，由定生喜与乐，进入并安住于二禅时，至此，这个“我”才获得了最高的现法涅槃。’就这样，有些人声称存在的有情获得了最高的现法涅槃。

97 对此，另一个人这样对他说：‘朋友啊，你所说的那个“我”确实存在，我并非说它不存在；但是，朋友，仅凭此，此“我”并未获得最上的现法涅槃。何以故？因为其中因喜而生起的心之雀跃，便被说为粗。朋友，当此“我”对喜也舍离、安住于舍，正念正知，亲身体验圣弟子们所宣说的那种“舍、念、住于乐”之乐，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时——朋友，唯有至此，此“我”才获得最上的现法涅槃。’就这样，有些人宣称存在的有情获得了最上的现法涅槃。

98 对此，另一个人这样对他说：‘朋友啊，你所说的那个“我”确实存在，我并非说它不存在；但是，朋友，仅凭此，此“我”并未获得最上的现法涅槃。何以故？因为其中对“乐”的心之作意，便被说为粗。朋友，当此“我”舍断了乐、舍断了苦，并先已灭除了喜悦与忧伤，进入并安住于不苦不乐、舍念清净的第四禅时——朋友，唯有至此，此“我”才获得最上的现法涅槃。’就这样，有些人宣称存在的有情获得了最上的现法涅槃。

99 “诸比丘，那些主张现法涅槃的沙门和婆罗门，正是依此五种事由，宣称在世的有情获得了最上的现法涅槃。诸比丘，凡是主张现法涅槃的沙门或

婆罗门，无论何人，若要宣称在世的有情获得了最上的现法涅槃，其所依都不出此五种事由……若有人由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所说不出于此。”

100 “诸比丘，那些思辨未来、持未来之见、围绕未来而宣说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和婆罗门，正是基于此四十四种事由。诸比丘，凡思辨未来、持未来之见、围绕未来而宣说种种立场与信解的沙门或婆罗门，不论是谁，他们所依据的，都不出此四十四种事由。离此之外，别无其他。若有人由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所说不出于此。”

101 “诸比丘，那些思辨过去、也思辨未来，既持过去之见也持未来之见，针对过去与未来而宣说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和婆罗门，正是基于此六十二种事由。”

102 “诸比丘，凡思辨过去、或思辨未来、或过去与未来兼而思辨，持过去与未来之见，并针对过去与未来宣说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或婆罗门，其所依据，都不出此六十二种事由，或仅是其中之某一种。离此之外，更无其他。”

103 “诸比丘，如来对此了知：‘这些见解的立足处，若被这样执取、这样把握，便会招致如此的来生趣向、如此的来世果报。’如来不仅了知这些，更了知超越于此的；而他对这个了知也不执取。由于不执取，他于自身内证得了寂灭。诸比丘，如来如实了知感受的集起、灭去、乐味、过患与出离，无取著而解脱。”

104 “诸比丘，这些法深奥、难见、难觉悟、寂静、殊胜、不落思惟推论、微细、唯智者所能体证——正是如来以自身的证智亲自证悟之后所宣说的。那些正确赞叹如来真实功德的人，正是依据这些而说。”

惊惶与挣扎分 Paritassitavipphanditavāro

105 诸比丘，其中那些持‘恒常论’的沙门和婆罗门，依四个理由安立‘我与世间是恒常的’——这也只是那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不知不见的感受，是陷于渴爱的人战栗与挣扎罢了。

106 诸比丘，其中那些持‘部分恒常、部分不恒常论’的沙门和婆罗门，依四个理由安立‘我与世间部分是恒常的、部分是不恒常的’——这也只是那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不知不见的感受，是陷于渴爱的人战栗与挣扎罢了。

107 诸比丘，其中那些持‘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和婆罗门，依四个理由安立‘世间是有边无边的’——这也只是那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不知不见的感受，是陷于渴爱的人战栗与挣扎罢了。

108 诸比丘，那些持“不死矫乱论”的沙门和婆罗门，于种种问题被提问时，便依四种事由，言语纷乱，转向不死的矫乱答——这也只是那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在不知、不见的情况下，纯属感受、被渴爱所驱使而战栗与挣扎的罢了。

109 诸比丘，那些持“无因生论”的沙门和婆罗门，依两种事由，安立“我与世间是无因而生”——这也只是那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在不知、不见的情况下，纯属感受、被渴爱所驱使而战栗与挣扎的罢了。

110 诸比丘，那些推论过去、执持过去见，围绕过去以十八种事由宣说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和婆罗门——这也只是那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在不知、不见的情况下，纯属感受、被渴爱所驱使而战栗与挣扎的罢了。

111 诸比丘，那些持‘死后有想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以十六种理由安立死后之我尚有想。这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实因不知不见，仅依感受，为渴爱所驱，而战栗与挣扎罢了。

112 诸比丘，那些持‘死后无想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以八种理由安立死后之我无想。这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同样是因不知不见，仅依感受，为渴爱所驱，而战栗与挣扎罢了。

113 诸比丘，那些持‘死后非有想非无想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以八种理由安立死后之我非有想非无想。这些可敬的沙门和婆罗门，同样是因不知不见，仅依感受，为渴爱所驱，而战栗与挣扎罢了。

114 诸比丘，那些持断灭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依七种依据，宣称存在的众生断灭、坏灭、消亡。这些沙门婆罗门尊者们所宣说的，也仅是出于不知、不见，只是感受的流转，为渴爱所牵而战栗与挣扎罢了。

115 诸比丘，那些持现法涅槃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依五种依据，宣称存在的众生于现法中获得最高涅槃。这些沙门婆罗门尊者们所宣说的，也仅是出于不知、不见，只是感受的流转，为渴爱所牵而战栗与挣扎罢了。

116 诸比丘，那些推究未来的沙门与婆罗门，持未来随见，依四十四种依据，对未来宣说种种信解之辞。这些沙门婆罗门尊者们所宣说的，也仅是出于不知、不见，只是感受的流转，为渴爱所牵而战栗与挣扎罢了。

117 诸比丘，那些推测前际、推测后际、推测前后际，执持前后际之见，并就前后际以六十二种依据宣说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婆罗门——这些受人尊敬的沙门婆罗门所说的一切，也只是由于不知不见而生起的感受，是受渴爱所驱使的战栗与挣扎。

触缘分 Phassapaccayāvāro

118 诸比丘，那些持常见、以四种依据安立“自我与世界是常住”的沙门婆罗门，这也同样是以触为缘。

119 诸比丘，那些持一分常住、一分无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主张自我与世界一分常住、一分无常，依四种根据而安立此见，此亦以触为缘。

120 诸比丘，那些持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主张世界或有限、或无限，依四种根据而安立此见，此亦以触为缘。

121 诸比丘，那些持不死矫乱论的沙门婆罗门，每当被问到问题时，便以模棱两可、闪烁其词的言语作答，依四种根据而作此矫乱之说，此亦以触为缘。

122 诸比丘，那些持无因生见的沙门婆罗门，宣说自我与世界是无因而生，他们以两种依据建立此见，那也是以触为缘。

123 诸比丘，那些思择前际、执持前际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八种依据宣说关于过去的种种信解之辞，那也是以触为缘。

124 诸比丘，那些思量死后、执持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六种依据安立死后有想之我，那也是以触为缘。

125 诸比丘，那些持死后无想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以八种论式安立死后的无想之我，那亦是以触为缘。

126 诸比丘，那些持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以八种论式安立死后的非想非非想之我，那亦是以触为缘。

127 诸比丘，那些持断灭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以七种论式安立现存众生的断灭、坏灭、虚无，那亦是以触为缘。

128 诸比丘，那些持现法涅槃论的沙门与婆罗门，以五种论式安立有情于现世的生命中获得最上现法涅槃，究其根源，亦是以触为缘。

129 诸比丘，那些推究未来、持未来随见，围绕未来，以四十四种依据宣说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与婆罗门，究其根源，亦是以触为缘。

130 诸比丘，那些推究过去、推究未来、推究过去与未来，持过去未来随见，围绕过去与未来，以六十二种依据宣说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与婆罗门，究其根源，亦是以触为缘。

无有是处分 Netaṃ ṭhānaṃ vijjativāro

131 诸比丘，其中，那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依四种事安立“我”与“世间”为常恒，他们若离于触而能感受，这是不可能的，无有是处。

132 诸比丘，其中，那些部分常恒、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依四种事安立“我”与“世间”为部分常恒、部分非常恒，他们若离于触而能感受，这是不可能的，无有是处。

133 诸比丘，其中，那些持有边无边见的沙门与婆罗门，依四种理由安立世间为有边或无边。他们要离于触而有所感受——这是绝不可能的，绝无此事。

134 诸比丘，其中，那些不死矫乱论者（回避明确回答的诡辩者），每当被问及问题时，便依四种理由陷入言语矫乱、堕入不死矫乱的沙门与婆罗门，他们要离于触而有所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135 诸比丘，那些主张“自我与世间是无因自生”的无因生论沙门与婆罗门，依两种理由安立无因而生的自我和世间。他们要离于触而有所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136 诸比丘，那些执取过去、持有过去之见的沙门与婆罗门，以十八种依据对过去发表种种信解之辞——他们若要离于触而有所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137 诸比丘，那些持死后有想论的后际论沙门与婆罗门，以十六种依据宣称死后自我为有想——他们若要离于触而有所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138 诸比丘，那些持死后无想论的后际论沙门与婆罗门，以八种依据宣称死后自我为无想——他们若要离于触而有所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139 诸比丘，那些持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后际论沙门、婆罗门，依八种依据宣称死后的自我是非想非非想的，他们若要离开触而感受，那是不可能的。

140 诸比丘，那些持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依七种依据宣说存在的有情将断灭、消失、坏灭，他们若要离开触而感受，那是不可能的。

141 诸比丘，那些主张现法涅槃的沙门、婆罗门，依五种依据，为存在的有情安立最上现法涅槃，他们若要离开触而感受，那是不可能的。

142 诸比丘，那些确立关于未来的观点、秉持未来见、以四十四种方式宣说关于未来的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和婆罗门，却试图离开触而感受，这是绝无可能的。

143 诸比丘，那些确立过去、未来或过去与未来的观点，秉持关于过去与未来的见解，并以六十二种方式宣说关于过去和未来的种种信解之辞的沙门和婆罗门，却想要离开触去感受，这是绝无可能的。

依见解而转起的执取轮转之说 Diṭṭhigatikādhiṭṭhānavaṭṭakathā

144 诸比丘，那些持常住论、以四种依据安立我与世间为常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持部分常住、部分非常住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持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持诡辩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持无因生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随观过去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持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

些持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持死后非有想非无想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持断灭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持现法涅槃论的沙门和婆罗门，那些随观未来的沙门和婆罗门，以及那些随观过去、随观未来、随观过去未来、持过去未来见、以六十二种依据宣说种种过去未来的信解之辞的沙门和婆罗门——这一切人，皆是通过六触处的反复接触而感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老、死、愁、悲、苦、忧、恼便生起。

出离轮转论等 Vivaṭṭakathādi

145 诸比丘，当比丘如实了知六触处的集起、灭去、乐味、过患与出离，他便了知那超越这一切的殊胜。

146 诸比丘，任何沙门或婆罗门，无论是随观过去的、随观未来的，还是随观过去与未来的，或是执持过去未来见的，对于过去未来宣说种种信解之辞，他们全都被这六十二种依处所成的网笼罩，就在此间被抓住浮出。无论怎样浮出，都困在这张网中；无论怎样浮现，都被含摄在网内，不能超脱。

“诸比丘，譬如熟练的渔夫或其徒弟，用细目渔网覆住一方小池塘。他心里会这样想：'凡是这个池塘中身型粗大的水族，都已尽入网中。它们就在这网里，无论怎样浮上来，都困在网中；它们被网笼罩，无论怎样浮上来，都脱不出这张网。'同样地，诸比丘，凡是那些沙门或婆罗门，无论推究过去、推究未来，还是同时推究过去与未来，持过去未来之见，对过去未来作出种种信解之辞，他们全都被这六十二种依处所笼罩，就在这里面，不论怎样浮上来挣扎，都困在这里；不论怎样浮上来，都被网在其中，脱不出来。”

147 “诸比丘，如来的身体依然住世，而‘有’的牵索已完全截断。只要他的身体还住世，天人便能看见他。当身体崩解、寿命终结之后，天人便再不能见到他。”

“诸比丘，犹如一串芒果，若其梗被割断，所有依于此梗的芒果，全都随之而断。同样地，诸比丘，如来已断除有之系缚，其身仍住。只要他的身体尚存，天与人便能见到他；一旦身体坏散、寿命灭尽之后，天与人便不再见到他。”

148 听闻此言，尊者阿难对世尊说：「真是稀有，世尊！真是未曾有，世尊！这个法门当如何命名?」「那么，阿难，你当受持此法门，可称为『义网』，也可称为『法网』，也可称为『梵网』，也可称为『见网』，也可称为『无上的战场胜利』。」世尊如是说。

149 比丘们心生欢喜，对世尊所说随喜赞叹。当此记说被宣说时，一万世界皆悉震动。

梵网经第一 终

沙门果经

DN 2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

王臣之论 Rājāmaccakathā

150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王舍城耆婆童子医的芒果园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僧团共住。那时，正值十五日布萨日——迦底迦月雨季四个月的满月之夜，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由群臣围绕，登临上层宫殿的露台。当时，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发出这样的赞叹：“诸君，这明月之夜真是可爱！诸君，这明月之夜真是端严！诸君，这明月之夜真是壮观！诸君，这明月之夜真是清澈！诸君，这明月之夜真是殊胜！今日我们应当拜访哪位沙门或婆罗门，拜访之后能令我们的心得净信呢?”

151 他这么说后，有一位大臣对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这样说：“大王，这位富兰那·迦叶既有僧团，也有徒众，也是团体导师，闻名遐迩，享有盛誉，是开宗立派的祖师，为众人所尊仰，阅历深久，出家已久，历经岁月，年高德劭。大王，请您去亲近这位富兰那·迦叶吧，或许大王亲近他之后，心便能得净信。”这位大臣如此说后，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默然不语。

152 又有一位大臣对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这样说：“大王，这位末伽梨·瞿舍利既有僧团，也有徒众，也是团体导师，闻名遐迩，享有盛誉，是开宗立派的祖师，为众人所尊仰，阅历深久，出家已久，历经岁月，年高德劭。大王，请您去亲近这位末伽梨·瞿舍利吧，或许大王亲近他之后，心便能得净信。”这位大臣如此说后，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依旧默然不语。

153 又有一位大臣对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说：“大王，这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既有僧团，也有徒众，也是团体导师，闻名遐迩，是外道创立者，

为大众所敬信。他阅历深久，出家已久，历经岁月，年高德劭。请大王前往亲近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或许大王亲近他后，心得净信。”如此说时，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默然不语。

154 又有一位大臣对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说：“大王，这位波拘陀·迦旃延既有僧团，也有徒众，也是团体导师，闻名遐迩，是外道创立者，为大众所敬信。他阅历深久，出家已久，历经岁月，年高德劭。请大王前往亲近波拘陀·迦旃延，或许大王亲近他后，心得净信。”如此说时，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默然不语。

155 又有一位大臣对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说：“大王，这位散若耶·毗罗梨子既有僧团，也有徒众，也是团体导师，闻名遐迩，是外道创立者，为大众所敬信。他阅历深久，出家已久，历经岁月，年高德劭。请大王前往亲近散若耶·毗罗梨子，或许大王亲近他后，心得净信。”如此说时，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默然不语。

156 另一位王臣对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这样说：“大王，这位尼乾陀·若提子既领有僧团，也有徒众，也是众中之导师，声名卓著，是一位备受大众敬重、历史悠久的宗教创始者，出家已久，历经岁月，年高德劭，已至极暮。愿大王前去亲近尼乾陀·若提子。大王若亲近他，心便得净信。”如此说时，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默然不语。

与耆婆童子医的对话 Komārabhaccajīvakakathā

157 那时，耆婆童子医正默然坐于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不远处。于是，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对耆婆童子医说：“亲爱的耆婆，你为何沉默不语?”耆婆答道：“大王，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正与约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僧团一起，住在我那片芒果园里。关于彼世尊，流传着这样的善誉：这位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

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大王，您可前去拜见彼世尊。若大王拜见世尊，心或得净信。”

158 '那好吧，耆婆，你备好象乘。'耆婆童子医回答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遵命，大王。'他备好了约五百头雌象，以及一头国王骑乘的宝象，随后向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禀告：'大王，象乘已备，您看何时出发。'

159 于是，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令五百宫女各乘一头雌象，他自己则骑上了那头宝象。随从高举火把，他携浩荡王威，从王舍城起行，向耆婆童子医的芒果园而去。

当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行近芒果园时，顿生恐惧，心中慌惧，毛发竖立。于是，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惊惶不安，汗毛倒竖，对耆婆童子医说：'善友耆婆，你莫非在欺骗我？善友耆婆，你莫非在戏弄我？善友耆婆，你该不会是要把我交给敌人吧？怎么会如此：一个这么庞大、将近一千二百五十人的比丘僧团，竟听不到一丝喷嚏声、咳嗽声，也无任何喧响？'

“大王，不要害怕，大王，不要害怕！我并非欺诳您，并非戏弄您，也并未将您交到怨敌手中。大王，请继续前行，大王，请继续前行！那些便是圆堂中燃照的灯火。”

沙门果之问 Sāmaññaphalapucchā

160 于是，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乘象行至象所能到之处，便下象，徒步来到圆堂门前。到后，他向耆婆童子医问道：“贤友耆婆，世尊在何处？”“大王，那位就是世尊；大王，那位就是世尊！他正靠着中央的柱子，面朝东方，在比丘僧团的围绕中坐着。”

161 于是，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走向世尊，近前之后，立于一旁。立在一旁的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环视着寂然无声、澄澈如湖的比丘僧团，不禁发出赞叹：“愿我的儿子乌达亚跋多也能拥有这份宁静，就如比丘僧团此刻所拥有的这般宁静。”“大王，你的心已随爱念而去了。”“尊者，

我的儿子乌达亚跋多是我所深爱的。尊者，愿我的儿子乌达亚跋多也能拥有这份宁静，就如比丘僧团此刻所拥有的这般宁静。”

162 于是，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顶礼世尊，又向比丘僧团合掌，然后坐在一旁。坐定后，他对世尊说：“尊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若蒙世尊垂允，给我发问的机会。” “大王，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163 “尊者，世间有这许多显而易见的职业技艺，诸如：骑象者、骑马者、战车兵、弓箭手、掌旗官、参谋官、陷阵勇士、出身显贵的王子、突击勇士、大勇士、穿皮铠的战士、女奴之子、厨师、理发匠、浴堂侍者、点心师、花鬘匠、染布匠、织工、编篮匠、陶匠、算账师、手指计算者，以及其他类似的种种技艺。他们在现生——就在当下，便可依仗技艺的成果而生活。他们以这些成果使自己快乐满足，使父母快乐满足，使妻子儿女快乐满足，使朋友同事快乐满足；更可对沙门、婆罗门做能导向上升、有乐报、感生天界的殊胜布施。尊者，同样地，能否也宣说一个在现生、当下就能见到成果的沙门果呢?”

164 “大王，你可记得也曾以此问题问过其他沙门、婆罗门吗?”“尊者，我记得曾以这问题问过其他沙门、婆罗门。”“大王，若你不介意，请说说他们是如何回答的。”“尊者，有世尊您在此，或有如世尊这般的人在此，我都不觉得麻烦。”“既如此，大王，那就请说吧。”

富兰那·迦叶之说 Pūraṇakassapavādo

165 “尊者，有一次，我去到富兰那·迦叶那里，与他互相问候，说了些亲切寒暄的话后，便在一边坐下。尊者，坐定后，我对富兰那·迦叶这样说：‘迦叶先生，世间有这许多显而易见的职业技艺，例如：骑象者、骑马者、战车兵、弓箭手、掌旗官、参谋、陷阵勇士、出身高贵的王子、突击勇士、大力勇士、穿皮甲的战士、奴隶家庭出身者、厨子、剃头匠、浴堂侍者、点心师、花环匠、染布匠、织工、编篮匠、陶匠、算账的、手指计算者，以及其他诸

如此类的种种技艺。他们就在此世、现前依靠自己技艺的成果而生活。他们以此成果使自己快乐、满足，使父母快乐、满足，使妻儿快乐、满足，使朋友与同僚快乐、满足；并且对沙门、婆罗门行能导向上升、有乐报、能生天界的殊胜布施。迦叶先生，同样道理，您是否也能为我指出一个在当下、就在此世就能见到成果的沙门果呢?’”

166 尊者，我如此问后，富兰那·迦叶这样对我说：‘大王，亲手造作、令他人造作，亲手砍斫、令他人砍斫，亲手烧煮、令他人烧煮，令众生忧愁、令他人令众生忧愁，令众生疲困、令他人令众生疲困，使众生颤抖、令他人使众生颤抖，夺取生命、令他人夺取生命，未予而取，破门入室，劫掠财物，围住一户人家而劫掠，拦路夺财，私通他人妻，虚诳妄语——造作此种种事，亦无罪恶。纵使有人用利如刀口的铁轮，将大地上的有情碾成一团肉泥、一堆肉末，由此之故，亦无罪恶，罪恶不会由此而生。纵使有人沿恒河南岸一路杀伐、鞭打、砍斫，令人杀伐、令人砍斫、令人烧煮，由此之故，亦无罪恶，罪恶不会由此而生。纵使有人沿恒河北岸一路布施，令人布施，供奉，令人供奉，由此之故，亦无福德，福德不会由此而生。依布施、调伏、克制、实语而行，亦无福德，福德不会来临。’尊者，我如此问富兰那·迦叶当前可见的沙门果，他却以‘无业造作’之说作答。

“尊者，这就好比有人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所答非所问。尊者，我问富兰那·迦叶当生可见的沙门果，他却以‘无作’之说来回答。当时我便思惟：‘像我这样的人，岂可轻易诋毁居住在我国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呢?’所以，尊者，我对富兰那·迦叶那番话，既不随喜，也不出言反对。既不随喜亦不反对，但心中不悦，只是我没有将这不满宣之于口。我将他的那套话记下、搁置，便从座而起，离开了。

末伽梨·瞿舍利论 Makkhaligosālavādo

167 尊者，还有一次，我去拜访末伽梨·瞿舍利。到了之后，与末伽梨·瞿舍利互相问候寒暄，说过亲切、令人愉快的话，便在一旁坐下。坐定后，我便问末伽梨·瞿舍利：‘瞿舍利先生，就像世间有种种手艺行业……同样地，您能否也为我说一个今生当下可亲眼见证的沙门果呢?’

168 尊者，我这样问后，末伽梨·瞿舍利便对我说：‘大王，众生杂染无因无缘，无因无缘众生杂染；众生清净无因无缘，无因无缘众生清净。无自作，无他作，无士夫所作，无力，无精进，无士夫力，无士夫勇猛。一切众生、一切有情、一切生类、一切命者，皆无自在、无力、无精进，为命运、境遇、自性所转，于六生类中感受苦乐。总共有一百四十万六千六百种主要的胎生，此外还有五百业、五业、三业、业与半业，六十二行道，六十二中间劫，六生类，八人地，四千九百种活命者，四千九百种游方者，四千九百种龙住处，二千种感官机能，三千种地狱，三十六尘界，七有想胎，七无想胎，七离系胎，七种天，七种人，七种鬼，七湖，七结，七百结，七悬崖，七百悬崖，七梦，七百梦，八百四十万大劫——愚者与智者皆须流转轮回其中而尽苦。于此之中，所谓“我将以此戒、禁、苦行或梵行，使未成熟之业成熟，或将已成熟之业一一触证而断灭”，此事绝无可能。苦乐皆有定量，轮回有确定之极限，无有增减，无有高下。正如缠绕的线球抛出后必散尽而止，愚者与智者也同样，流转、轮回之后，终将尽苦。’

169 尊者，我问末伽梨·瞿舍利当下可见的沙门果，他却用‘轮回净化’的论说来回答我。尊者，这正如同有人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正是答非所问。我问末伽梨·瞿舍利当下可见的沙门果，他却用‘轮回净化’的论说来回答。那时我心里便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去贬低一个住在我国土上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因此，尊者，我对末伽梨·瞿舍利那些话，既不欢喜，也不出言反对。不欢喜、不反对，但心中深感不满，只是我没有说出不满的话。我对他那番话既不采纳，也不驳斥，便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之论 Ajitakesakambalavādo

170 尊者，还有一次，我前往拜见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到了之后，与他互致问候，共叙慰悦的话语后，便坐在一旁。坐定后，我问阿耆多·翅舍钦婆罗：‘阿耆多先生，正如世间有种种不同的工巧技艺……同样地，您能否为我指出一个在今生当下即可亲眼现见的沙门果呢?’

171 “尊者，我这般询问之后，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便这样对我说：‘大王，布施无有，祭祀无有，供养无有；善行与恶行之业皆无果报；此世界无，他方世界无；母亲无，父亲无；化生之众生亦无。于此世间，亦无那些正道而行、如法实践，亲自觉悟此世界与他方世界之后教导他人的沙门与婆罗门。人，仅是四大种的和合而已。当人死时，地大回归、融入地大的聚合体，水大回归、融入水大的聚合体，火大回归、融入火大的聚合体，风大回归、融入风大的聚合体；诸根移入虚空之中。四人抬起尸床，连床共五，将死者抬走。他的种种痕迹，仅止于荼毗之处尚可见得。最终所余的，只是鸽子色的骨头，祭品皆化为灰烬。所谓布施，不过是愚人所立的规矩。任何执持“存在”之论的人，他们的言说都是空洞、虚假、毫无意义的。无论是愚者还是智者，身体崩解之后，便彻底断灭、消失，死后即一无所有。’”

172 “尊者，事情正是如此。当我问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当生现见的沙门果时，他却以断灭论来回答我。尊者，这就好比有人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尊者，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正是这样：我问当生现见的沙门果，他却以断灭论作答。那时我心里便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想到去轻视一位住在自己国境内的沙门或婆罗门呢?’所以，尊者，对于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所说的，我既没有随喜，也没有驳斥；内心不悦，却不曾说出口；既不纳受，也不破斥，便从座起身离去了。”

波拘陀·迦旃延之论 Pakudhakaccāyanavādo

173 “尊者，又有一次，我去往波拘陀·迦旃延那里。到了之后，与波拘陀·迦旃延互相问候，叙过欢喜、可忆念的话语，便退坐一面。退坐一面后，我这样对波拘陀·迦旃延说：‘迦旃延先生，正如世间有种种凭技艺谋生的行当，……（与前问相同）……迦旃延先生，能否也像那样，阐明一个当生现见的沙门果呢?’”

174 尊者，听了这番话，波拘陀·迦旃延便这样对我说：‘大王，有七种身，非所作、非所作类、非以神力所化作、不能被制作、不能生育、犹如山峰般坚固、如柱石般屹立。它们不移动、不变异、不相危害，彼此不能给予对方乐、苦或乐苦。哪七种？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大王，这七种身非所作、非所作类、非以神力所化作、不能被制作、不能生育、犹如山峰般坚固、如柱石般屹立。它们不移动、不变异、不相危害，彼此不能给予对方乐、苦或乐苦。其中，没有杀者，也没有令杀者；没有听者，也没有令听者；没有觉者，也没有令觉者。纵使有人用利剑斩断头颅，也没有人夺取了谁的生命，利剑不过是从七身之间的缝隙穿过罢了。’

175 “尊者，事情正是如此。波拘陀·迦旃延被我问到‘现世可见的沙门果’时，却用全然无关的事情来回答我。尊者，这就如同有人问芒果，他却答以面包果；问面包果，他却答以芒果。尊者，波拘陀·迦旃延正是这样：我问他现世可见的沙门果，他却用不相关的话来回答我。那时我心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想去轻慢一位住在自己国土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呢?’于是，尊者，我对于波拘陀·迦旃延所说的话，既不随喜称叹，也不口出反驳。心中虽不欢喜，却不说不欢喜的话；既不接受那番话，也不加以驳斥，便从座起身离去。”

尼乾陀·若提子论 Nigaṇṭhanāṭaputtavādo

176 “尊者，还有一次，我去拜访尼乾陀·若提子。到了之后，与尼乾陀·若提子互相问候，彼此致意，说过礼节性的问候与寒暄语后，我便坐在一旁。

在一旁坐定后，尊者，我对尼乾陀·若提子这样说道：‘火种先生，就像世间有这些靠着种种技艺谋生的行当……’”

177 “尊者，我这样问后，尼乾陀·若提子便对我这样说道：‘大王，在此法中，尼乾陀为四重禁戒所防护。大王，尼乾陀如何为四重禁戒所防护呢？大王，在此法中，尼乾陀防护一切应防护者，系缚于一切应防护者，涤除一切应防护者，遍满于一切应防护者。大王，尼乾陀便是这样为四重禁戒所防护的。大王，当一位尼乾陀如此为四重禁戒所防护时，他便被称为心已离系者、心已调御者、心已安住者。’”

178 “尊者，正是如此，当我询问当生现见的沙门果时，尼乾陀·若提子却以四重禁戒作答。尊者，如同有人问芒果，他却答以面包果；问面包果，他却答以芒果。正是这样，尊者，当我询问当生现见的沙门果时，尼乾陀·若提子却以四重禁戒作答。尊者，那时我便心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想去非难一位住在我国境内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尊者，因此，我对尼乾陀·若提子的话既不欢喜，也不呵斥。不欢喜、不呵斥，心虽不满，却不发不满之语，只是将他所说的话听受于心，不加执取，便从座起身离去。”

散若耶·毗罗梨子论 Sañcayabelaṭṭhaputtavādo

179 “尊者，又有一次，我前往散若耶·毗罗梨子处。到后与他互相问候，叙过亲切友善的寒暄，便坐于一旁。尊者，安坐之后，我对他这样说：‘散若耶先生，如同世间有这许多技艺……同样地，散若耶先生，能否就在这当下、现法之中，为我开示一个当下可见的沙门果？’”

180 “尊者，我这样问后，散若耶·毗罗梨子对我这样说：‘如果你问我：“有他方世界吗？”假如我认定“有他方世界”，我便会回答你“有他方世界”。然而，我不认为是这样，不认为是那样，不认为是别的样子，不认为不是这样，也不认为并非不是这样。没有他方世界……既有又没有他方世界……既非有又非没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的有情……没有化生的有情……既有又没有化

生的有情……既非有又非没有化生的有情……善行恶业有果报……善行恶业无果报……善行恶业既有又无果报……善行恶业既非有又非无果报……如来死后存在……如来死后不存在……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如果你以这些来问我，假如我认定“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我便会回答你“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然而，我不认为是这样，不认为是那样，不认为是别的样子，不认为不是这样，也不认为并非不是这样。’”

181 “尊者，我便这样问散若耶·毗罗梨子现前可见的沙门果，他却以支离搪塞的话来回答我。尊者，就像有人被问到芒果，却回答面包果；被问到面包果，却回答芒果。同样地，尊者，我问散若耶·毗罗梨子现前可见的沙门果，他便以支离搪塞的话来作答。尊者，那时我心里便想：‘在所有沙门、婆罗门当中，此人算是最为愚昧、最为暗钝的了。怎么问他现前可见的沙门果，他竟以支离搪塞的话来回答呢?’尊者，我又这样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会想要去非难一位住在我国土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因此，尊者，我对散若耶·毗罗梨子的言说既不欢喜，也不诘难。不欢喜、不诘难，心中虽感不满，却未出言表露不满，只是将他的话听进耳中，不予置评，便从座起身离去了。”

第一现见沙门果 Paṭhamasandiṭṭhikasāmaññaphalaṃ

182 尊者，因此我向世尊请问：‘尊者，世间有这许多种技艺行业，例如：骑象师、骑术师、车兵、弓箭手、掌旗兵、参谋官、陷阵勇士、王室勇士、突击兵、象力勇士、猛将、铠甲武士、女奴之子、厨师、理发师、沐浴侍者、甜点师、花鬘师、染布师、织工、竹匠、陶匠、会计、手指计算者，以及其他类似的各种技艺。他们就在现法之中，便能享受各自技艺所带来的现前可见的果报。凭着这种果报，他们让自己得到快乐与满足，让父母得到快乐与满足，让妻儿得到快乐与满足，让朋友与同事得到快乐与满足，并且向沙门、婆罗门奉

上能带来尊贵、生于天界、有乐报、导向天界的殊胜布施。那么，尊者，是否也能为我开示一个同样能在现法之中得见的沙门果呢?’

183 “大王，我能。既如此，大王，我今在此反问你。你就依你所能接受的方式来回答。大王，你意下如何？假如你有一名奴仆、一名做工的人，他比你早起床、比你晚歇息，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总做令你喜悦的事，说话讨你喜欢，时时看你的脸色。他心里会这样想：‘真是奇妙！真是稀有啊！善行的趣向、善行的果报！这位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是人，我亦是人。这位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拥有五种欲乐功德，具足受用，犹如天神一般。而我，却是他的奴仆、做工之人，比他先起、比他晚歇，他说什么我便做什么，总做令他喜悦的事，言语令他欢喜，时时看他的脸色。我实在应修习善行。我为何不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色的衣服，从在家生活出家，过无家的生活呢?’日后某时，他便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色的衣服，从在家生活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如此出家之后，他于身收摄而住，于语收摄而住，于意收摄而住，满足于仅维生命的食物与衣物，乐于独居。假如你的随从这样禀告你：‘大王，您可知那位您的奴仆、那位做工之人——比您先起、比您晚歇，您吩咐什么他就做什么，常做令您喜悦的事，言语讨您喜欢，时时察看您脸色的那一位，他已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色的衣服，从在家生活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了。如此出家之后，他于身收摄而住，于语收摄而住，于意收摄而住，满足于仅维生命的食物与衣物，乐于独居。’你会不会这样说：‘让那个人回来，重新做那先起、后歇，看我脸色行事，讨我欢心的奴仆、做工的人’?”

184 “不会，尊者。相反，我们会向他恭敬问讯，起身相迎，请他入座，并恳切地邀请他接受衣服、饮食、住处及生病所需的医药资具，也会依法为他安排守护与保护。”

185 “大王，你如何看？若果真如此，有这现见的沙门果，还是没有呢？”“必定有，尊者，在如此的情况下，确有这现见的沙门果。”“大王，这就是我为你开示的第一个沙门果——在当生即可亲见的沙门果。”

第二现见沙门果 Dutiyasandiṭṭhikasāmaññaphalaṃ

186 “但是，尊者，还能再开示另一个同样于现法直接可见的沙门果吗？”“大王，能。那么，大王，我反过来问你，你就随自己的理解回答。大王，你意下如何？假设你这里有一个农夫，一个在家人，他耕作、纳税，积攒收成。他心里这样想：‘真是奇妙啊，真是稀有啊，善行的趣向、善行的果报！这位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是人，我也是人。这位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拥有五种欲乐的资源，受用享乐，恰如天神；而我，却是他的一个农夫、在家人，耕作、纳税，积攒收成。我真应该做些善行。我何不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衣，从在家生活出家，过无家的生活呢？’

“过了一些时日，他舍离了或多或少的财富，辞别了或大或小的亲属，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衣，从有家而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他这样出家后，安住于身律仪、语律仪、意律仪，满足于仅够蔽体的衣和仅够果腹的食，乐于独处。如果那些人这样告诉你：‘大王，请知悉，那位农夫、居士、纳税者、积财者，已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衣，从有家而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他这样出家后，安住于身律仪、语律仪、意律仪，满足于仅够蔽体的衣和仅够果腹的食，乐于独处。’你是否会这样说：‘尊者，请让那个人回来，让他重新成为农夫、居士、纳税者、积财者’？”

187 “尊者，不是这样。相反，我们应当礼敬他，起立迎接，为他设座，并以衣、钵食、住处、病时医药资具供养他，为他安排如法的守护与保护。”

188 “大王，你意下如何？若如此，是否有现法可见的沙门果，还是无有？”“尊者，确实如此，若这样，必有现法可见的沙门果。”“大王，这就是我为你开示的第二种现法可见的沙门果。”

更殊胜的沙门果 Paṇītatarasāmaññaphalaṃ

189 「尊者，能否再开示一种现世可见的沙门果，比这些现世可见的沙门果更殊胜、更微妙呢?」「能，大王。那么，大王，仔细听，善作意！我将宣说。」「是的，尊者。」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子阿阇世应诺世尊。

190 世尊这样说：「大王，此处，如来出现于世间，他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以自己的证智，亲身证知了这包含天、魔、梵的世间，以及有沙门、婆罗门、天人、众生的群体，然后为他们宣说法。他所宣说的法，初善、中善、后善，义理与言辞俱足，彰显圆满、清净的梵行。」

191 居士或居士之子，或生于其他家族的人，听闻此法后，对如来生起信心。他具足这份信后，便如此思惟：『居家生活狭窄而充满尘垢，出家生活则开阔空旷。住在家中，要修习如磨光螺贝般圆满清净的梵行，谈何容易。让我剃除须发，披上袈裟，从家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

192 他于后时，舍弃或小或大的财富积聚，舍弃或小或大的亲族圈，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衣，从在家而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

193 如是出家之后，他以巴帝摩卡防护而住，具足正行与行处，于微细的过失也见其怖畏，受持诸学处而修学，身业与语业皆善，活命清净，戒行具足，守护根门，具足正念正知，少欲知足。

小戒 Cūḷasīlaṃ

194 大王，比丘如何具足戒行？大王，于此，比丘舍离杀生，远离杀生。他放下棍棒与刀剑，常怀惭耻，具足悲悯，为利益与哀愍一切有情众生而住。这也是他的戒。

舍离不与取，远离不与取，只取所与，只期待所与，以不偷盗的清净之心自安住。这也是他的戒。

舍离非梵行，行于梵行，远离、避免淫欲的粗俗之法。这也是他的戒。

他舍断妄语，远离妄语。他说真实语，言语真实、坚定，诚实、可信赖，对世间不作欺诳。这也是他的戒。

他舍断两舌，远离两舌。在此处所闻，不往彼处说以离间此处之人；在彼处所闻，不向此处说以离间彼处之人。他使分裂者重归和好，令和合者更为增进，以和合为乐，以和合为喜，以和合为悦，常说能促成和合之语。这也是他的戒。

他舍断粗暴语，远离粗暴的言语。他所说的话语温和、悦耳、亲切、深入人心、彬彬有礼，为大众所喜爱、所悦纳。这也是他的戒。

他舍离闲杂语，远离闲杂语。他说的话合乎时机、真实、有意义，与法与律相应，是值得铭记的话语，适时而说，具足理据，有所节制，且确实含有利益。这也是他的戒。

他远离对种子类与植物类的伤害。他一日一食，夜间不食，不非时食。他远离舞蹈、歌唱、音乐及观看表演。他远离佩戴花鬘、香料、涂香，远离装饰与庄严。他远离高广大床。他远离接受金银。他远离接受生谷。他远离接受生肉。他远离接受妇女与少女。他远离接受奴仆与婢女。他远离接受山羊与绵羊。他远离接受鸡与猪。他远离接受象、牛、马、母马。他远离接受田地与地产。他远离传递消息及遣使差役。他远离买卖。他远离秤量的欺诈、伪币的欺诈、斗量的欺诈。他远离贿赂、欺骗、诈伪及虚伪。他远离割截、杀害、捆绑、抢夺、掠夺及强暴。这也是他的戒。

小分戒完毕。

中分戒 Majjhimasīlaṃ

195 然而，有些尊贵的沙门与婆罗门，享用了信施的食物后，却仍从事于伤害种子与草木之类而住。也就是：根种、茎种、节种、枝种，以及第五类——种子种。他远离了如此伤害种子与草木之行为。这也是他的戒。

196 然而，有些尊贵的沙门与婆罗门，享用了信施的食物后，却仍从事于储藏物品以供受用而住。诸如：储藏食物、储藏饮品、储藏衣物、储藏车乘、

储藏卧具、储藏香料、储藏物品。他远离了如此种种储藏物品以供受用的行为。这也是他的戒。

197 或有沙门婆罗门在食用信施之食后，仍沉溺于观看种种表演娱乐，诸如：舞蹈、歌唱、器乐、戏剧、说书、拍掌戏、唱咏、击鼓、杂伎、旃陀罗艺、竹竿戏、洗濯术、象斗、马斗、水牛斗、公牛斗、山羊斗、绵羊斗、鸡斗、鹌鹑斗、杖斗、拳斗、摔跤、模拟战、点兵、列阵、阅兵等——他远离如是观赏娱乐之事，这也是他的戒。

198 或有沙门婆罗门在食用信施之食后，仍耽著于种种令人放逸的赌博，诸如：八目棋、十目棋、空中棋、跳房子、掷石、骰子、抽签、散子、球戏、叶笛、犁戏、翻筋斗、风车戏、叶器戏、车戏、弓戏、字谜、猜心思、模仿残障者戏等——他远离如是赌博放逸之事，这也是他的戒。

199 或有沙门婆罗门在食用信施之食后，仍受用高广大床，诸如：高椅、长榻、厚毛毯、彩绘毯、白羊毛毯、绣花毯、棉垫、彩绣毯、单面毛毯、双面毛毯、珠宝毯、丝绸毯、舞伎毯、象背覆物、马背覆物、车乘覆物、羚羊皮毯、奢美鹿皮毯、有顶帷者、两头置红枕者等——他远离如是高广大床，这也是他的戒。

200 “又如某些受人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仍住于耽着此类妆饰装扮之中，即：涂抹、按摩、沐浴、揉搓；镜子、眼药；花鬘、香、涂香；面粉、面膏；手镯、发带；手杖、药管；剑、伞、彩鞋、头巾、宝珠、拂尘、白衣、长穗等。凡如此种种妆饰装扮之事，他皆悉远离。这也是他的戒。”

201 或有某些受人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仍住于谈论种种低俗言说，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鬘论、香料论、亲戚论、车乘论、村庄论、市镇论、都城论、国土论、女人论、勇士论、街巷论、井水论、祖先论、种种琐事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有无论等。他远离如此低俗的言论。这也是他的戒。

202 或有某些受人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仍住于从事诤论之言。他们如此说：‘你不了解此法与律，我了解此法与律。你怎能了解此法与律？你行于邪道，我行于正道。我所言前后一致，你所说却自相矛盾。应先说的你后说，应后说的你先说。你长久的立论已被推翻，你的论点已被驳倒，你已被折服。且去设法摆脱你的谬见吧，若你能够，就从这里解脱出来吧。’他远离如此诤论之言。这也是他的戒。

203 又有某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了信施的食物后，却仍从事为人传递消息、奔波差遣的事情，例如为国王、王臣、刹帝利、婆罗门、居士、王子传话说：‘去这里，去那里；拿这个去，带那个来。’他远离了这样的奔走差使。这也是他的戒。

204 “又有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的食物后，却行欺诈、吹嘘、示相、贬损，以利求利。他远离了这样的欺诈和吹嘘。这也是他的戒。”

中戒结束。

大戒 Mahāsīlaṃ

205 有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却依这类畜生明、以邪命谋生，例如：看相、占征兆、观异相、解梦、相痣、鼠咬布痕、火供、杓供、糠供、粉供、米供、酥供、油供、口供、血供、肢相学、宅地学、政治学、驱邪学、鬼学、地学、蛇学、毒学、蝎学、鼠学、鸟学、乌鸦学、寿命预测、避箭术、兽轮。他远离此种畜生明与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06 有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却依这类畜生明、以邪命谋生，例如：宝石相、衣服相、棍棒相、刀相、剑相、箭相、弓相、武器相、女人相、男人相、男孩相、女孩相、男奴相、女奴相、象相、马相、水牛相、公牛相、牛相、山羊相、绵羊相、鸡相、鹌鹑相、蜥蜴相、椽端相、龟相、鹿相。他远离此种畜生明与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07 有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却以这样的畜生明、邪命维生，即预言：诸王将出征或不出征；内方诸王将进攻，外方诸王将退却；外方诸王将进攻，内方诸王将退却；内方诸王将获胜，外方诸王将败退；外方诸王将获胜，内方诸王将败退；如此，一方将胜，一方将败。他远离了这样的畜生明与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08 然而，或有某些受人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在受用信施的食物之后，却依如此这般的畜生明邪命而谋生。即如预言：将有月蚀，将有日蚀，将有星蚀；月与日将行于正道，月与日将行于邪道；星宿将行于正道，星宿将行于邪道；将有流星陨落，将有天火燃烧，将有地震发生，将有天鼓震响；将有月、日、星宿的升起、沉没、遮蔽与清净。月蚀将带来如是果报，日蚀将带来如是果报，星蚀将带来如是果报；月与日行于正道将带来如是果报，月与日行于邪道将带来如是果报；星宿行于正道将带来如是果报，星宿行于邪道将带来如是果报；流星陨落将带来如是果报，天火燃烧将带来如是果报，地震将带来如是果报，天鼓震响将带来如是果报；月、日、星宿的升起、沉没、遮蔽与清净将带来如是果报。如这些类，他远离这般的畜生明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09 有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后，却以这样的畜生明、邪命维生，即预言：将有好雨或坏雨；丰收或饥荒；平安或危险；疾病或健康；又从事占相、计算、算数、诗歌及世间论等。他远离了这样的畜生明与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10 而有一些受人尊敬的沙门、婆罗门，享用信施的食物后，却以这类畜生明、邪命谋生，诸如：促婚、嫁娶、撮合、离间、积财、散财、施吉祥、行灾厄、令堕胎、以咒缚舌、缚颚、控手、缚颚、问耳、问镜、问童女、问天神、拜日、奉大梵、口吐火焰、招请吉祥等。他远离这些以及种种畜生明、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11 又有一些受人尊敬的沙门、婆罗门，享用信施的食物后，依这样的畜生明、邪命谋生，即：息灾法、祈愿法、驱鬼法、地神法、祈雨法、解咒法、宅地法、宅地仪轨、漱口、沐浴、献供、催吐、泻下、上泻、下泻、头部泻、耳油、眼敷、鼻疗、点眼药、涂眼药、眼科、外科、小儿科、施与根药、草药泻剂等。他戒除这些以及种种畜生明、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12 “大王，那位比丘如此戒行圆满，便不在任何地方见到恐惧，这即是由于戒律的防护。大王，犹如一位已灌顶的刹帝利王，摧伏了一切怨敌，便不在任何地方见到恐惧，这即是由于已无怨敌之患。正是如此，大王，那位比丘如此戒行圆满，便不在任何地方见到恐惧，这即是由于戒律的防护。他具足此圣戒蕴，于内心之中亲身体验无过的安乐。大王，比丘正是这样戒行圆满。”大戒分终。

根律仪 Indriyasaṃvaro

213 “大王，一位比丘又是怎样守护好根门的呢？大王，在这里，一位比丘用眼睛看到色相之后，不去抓取那些明显的特征，也不去抓取那些微细的细节。因为他知道，如果放任眼根不受约束地活动，那些贪欲、忧恼等恶不善法就会流漏进来、侵袭他的心，所以，他就走上约束它的道路，他守护好眼根，在眼根上作好防护。用耳朵听到声音之后……用鼻子闻到气味之后……用舌头尝到味道之后……用身体碰到触感之后……用意识了知到法尘之后，他也不去抓取那些明显的特征，也不去抓取那些微细的细节。因为他知道，如果放任意根不受约束地活动，那些贪欲、忧恼等恶不善法就会流漏进来、侵袭他的心，所以，他就走上约束它的道路，他守护好意根，在意根上作好防护。他具足了这圣洁的根律仪，在内心之中，亲身感受到一种因为不受染污而带来的喜悦。大王，比丘就是这样，守护好根门的。”

正念正知 Satisampajaññaṃ

214 大王，比丘如何具足正念正知呢？在此，大王，比丘在前进与返回时，都正知而行；在向前看与向旁看时，都正知而行；在屈伸肢体时，都正知而行；在搭持大衣、执钵与着衣时，都正知而行；在饮食、咀嚼、品尝时，都正知而行；在大小便利时，都正知而行；在行走、站立、安坐、躺卧、醒来、说话或沉默时，都正知而行。大王，比丘正是这样具足正念正知的。

知足 Santoso

215 “大王，一位比丘又是怎样知足的呢？大王，在这里，一位比丘只靠着能遮护身体的衣服、能填饱肚子的乞食来过活，就感到知足了。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这些就出发了。大王，这就像一只鸟，不管飞到哪里，都是只带着自己的翅膀就飞走了。完全一样地，大王，一位比丘只靠着能遮护身体的衣服、能填饱肚子的乞食来过活，就感到知足了。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这些就出发了。大王，比丘就是这样，知足的。”

断除诸盖 Nīvaraṇappahānaṃ

216 “如此，他具足了这圣洁的戒蕴、圣洁的根律仪、圣洁的正念与正知，又具足了这圣洁的知足之后，便前往僻静的住处：山林、树下、山丘、幽谷、山洞、冢间、林薮、露地、稻草堆。食讫，从乞食归来，他结跏趺坐，端身正直，安立正念于面前。”

217 他舍断世间的贪欲，安住于离贪欲之心，从贪欲中净化其心。舍断嗔恨恼害，安住于无嗔恨之心，利益悲悯一切众生，从嗔恨恼害中净化其心。舍断昏沉睡眠，安住于离昏沉睡眠之心，有光明想，具念正知，从昏沉睡眠中净化其心。舍断掉举与追悔，安住于无掉举之心，内心寂静，从掉举追悔中净化其心。舍断疑惑，安住于度脱疑惑之心，对善法不再犹豫，从疑惑中净化其心。

218 大王，譬如有人举债经营事业，事业成功，不仅偿清旧债，还有余财可供养家。便心生此念：‘我先前举债经营事业，今事业有成，偿清旧债，又有余财养家。’以此因缘，他心生喜悦，获得欢悦。

219 大王，譬如有人身患重病，痛苦难忍，病势沉重，饮食不思，身体全无气力。过了一些时日，他从那场病中解脱出来，得以痊愈，饮食恢复了滋味，身体也重新具足气力。他心中便会这样思惟：“我先前身患重病，痛苦难忍，病势沉重，不思饮食，身体毫无气力。如今我已从那场病中痊愈，饮食恢复了滋味，身体也具足气力了。”以此因缘，他便感到喜悦，获得欢悦。

220 大王，譬如有人被囚禁在监牢之中。过了一段时间，他安然无恙地从牢里获释，财产也毫无损失。他心想：‘过去我被囚禁在监牢，如今已平安出离，财产无损。’以此因缘，他心生欢喜，获得喜悦。

221 大王，譬如有人，身为奴隶，不得自主，受制于人，不能随心所愿而行。过了一段时间，他从奴隶的身份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之人，自主任意，可以随心所愿而行。他心想：‘过去我身为奴隶，不得自主，受制于人，不能随心所愿而行。如今我已从奴隶的身份解脱，成为自由之人，自主任意，可以随心所愿而行。’以此因缘，他心生欢喜，获得喜悦。

222 大王，譬如有人拥有财富、带着财物，走上一条饥荒遍布、险象环生的荒野之路。过了一段时间，他平安无恙地走出了那段荒野，到达了一个安稳、无有怖畏的村落边。那时，他心里会这样想：“我先前拥有财富、带着财物，走上一条饥荒遍布、险象环生的荒野之路。现在，我已平安无恙地走出了那片荒野，到达了这个安稳、无有怖畏的村落边。”因为这层缘故，他会生起喜悦，获得欢快。

223 “大王，比丘将自身尚未断除的五盖，视同负债、视同疾病、视同牢狱、视同奴役、视同旷野险途。”

224 “大王，犹如无债、无病、出离牢狱、解脱奴役、抵达安稳之地；比丘见自身已断五盖，也是如此。”

225 当他如是见自身已断五盖时，便生喜悦；由喜悦而生喜；心有意喜者身得轻安；身轻安者便感受乐；心乐者便得定。

初禅 Paṭhamajjhānaṃ

226 他远离诸欲，远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远离而生喜乐，进入并安住于初禅。他以远离所生的喜乐灌注、浸润、充满、遍满此身，全身上下无一处不被远离所生的喜乐所及。

227 大王，犹如善巧的浴师或浴师弟子，在铜盘中撒下沐浴粉，洒水揉捏，使那沐浴粉团浸透水分，内外饱和而无水渗出。正是如此，大王，比丘以远离所生的喜乐灌注、浸润、充满、遍满此身，全身上下无一处不被远离所生的喜乐所及。大王，这也是现世可见的沙门果，比前一种更为殊胜、更为微妙。

第二禅那 Dutiyajjhānaṃ

228 再者，大王，比丘由寻与伺止息故，内心澄净，心成一境，无寻无伺，具足由定所生的喜与乐，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那。他以定所生的喜乐浸润、充溢、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无一处不被定所生的喜乐所遍及。

229 “大王，譬如有水池，既深且涌出泉水，其东方没有水的入口，南方没有水的入口，西方没有水的入口，北方没有水的入口，天雨也不时时降下应时的雨水。然而，从这水池本身涌出清凉的水流，以清凉之水灌注、浸透、充满、遍满那水池，那水池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不被清凉之水所遍满的。同样地，大王，比丘以定所生的喜乐灌注、充溢、充满、遍满此身，他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不被定所生的喜乐所遍满的。大王，这也是现见的沙门果，比先前诸现见的沙门果更为殊胜、更为微妙。”

第三禅那 Tatiyajjhānaṃ

230 再者，大王！比丘由离喜而住于舍，具念、正知，以身受乐，成就圣者所称叹的“舍、念、乐住”——第三禅那，并安住其中。他以无喜之乐浸润、灌注、充满、遍满此身，全身上下，无一处不被无喜之乐所遍满。

231 大王，犹如在青莲花池、红莲花池或白莲花池中，有一些青莲、红莲或白莲，生于水中、长于水中、不超出水面、沉在水底受滋养。它们从顶端到根部，都被清凉之水完全浸润、周遍渗透、遍满充盈，没有一朵青莲、红莲或白莲不为清凉之水所触及。同样地，大王，比丘以这无喜之乐，浸润、渗透、充满、遍满此身，使得他整个身体没有一处不被这无喜之乐所触及。大王，这也是当下可见的沙门果，比之前那些当下可见的沙门果更殊胜、更微妙。

第四禅那 Catutthajjhānaṃ

232 再者，大王，比丘以舍弃乐受与苦受，及先前喜悦与忧恼的灭尽，成就了不苦不乐、舍念清净的第四禅那而安住。他以清净明净之心遍满全身而坐，他的身体无一处不被这清净明净之心所遍满。

233 大王，犹如有人从头至足裹覆白布而坐，全身无一处不被白布覆盖。同样地，大王，比丘以清净明净之心遍满全身而坐，全身无一处不被这清净明净之心所遍满。大王，这也是沙门果的现世果报，较先前所说的那些沙门现世果报，更为殊胜、更为微妙。

观智 Vipassanāñāṇaṃ

234 当他的心如此进入定境，清净、明亮、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后，他将心导向智见。他如此了知：‘我这身体具足色法，由四大组成，父母所生，藉米饭与羹汤得以长养，性质无常，须涂抹按摩，终将破坏、离散；而我的识依附于此，系缚于此。’

235 大王，犹如一颗琉璃宝珠，天然润泽，出身纯净，八面精致，经悉心打磨，晶莹剔透，澄澈无翳，具足一切妙相。珠中穿有一线，此线或为蓝色，或为黄色，或为红色，或为白色，或为淡黄色。一位明眼之人将它取在手中，

仔细检视，便能了然：‘这正是那颗天然润泽、出身纯净、八面精致、经悉心打磨、晶莹剔透、澄澈无翳、具足一切妙相的琉璃宝珠；而其中所穿的线，或为蓝色，或为黄色，或为红色，或为白色，或为淡黄色。’同样地，大王，当比丘的心如此安住于定中——清净、皎洁、无垢、远离诸随烦恼、柔软、堪任、安住、不动时，他便引导心，转向智见的生起。他如此了知：‘我这具身体，由色法构成，源自四大，为父母所生，靠米饭粥食维持，其性无常，须涂抹、按摩，终归破碎、离散、消亡。而我这个识，却依存于它，系着于它。’大王，这同样是当下可见的沙门果，而且比之前那些当下可见的沙门果，更为殊胜，更为微妙。

意所成神变智 Manomayiddhiñāṇaṃ

236 当心如此进入定境，清净、明净、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后，他便将心引向、导向意所成身的化作。他从这个身体化出另一身体，那是色身、意所成的，具足一切大小肢节，诸根无缺。
237 大王，犹如有人从芦苇秆中抽出细签。他便这样想：‘这是芦苇秆，这是细签；芦苇秆是芦苇秆，细签是细签，二者是不同的事物。然而，细签确实是从芦苇秆中抽出来的。’又犹如有人从剑鞘中拔出宝剑。他便这样想：‘这是宝剑，这是剑鞘；宝剑是宝剑，剑鞘是剑鞘，二者是不同的事物。然而，宝剑确实是从剑鞘中拔出来的。’又犹如有人从篓中取出蛇。他便这样想：‘这是蛇，这是篓；蛇是蛇，篓是篓，二者是不同的事物。然而，蛇确实是从篓中取出来的。’同样地，大王，当比丘的心如此进入定境，清净、明净、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后，他便将心引向、导向意所成身的化作。他从这个身体化出另一身体，那是色身、意所成的，具足一切大小肢节，诸根无缺。大王，这同样是一个现前可见的沙门果，比前述那些现前可见的沙门果更为殊胜、更为微妙。

神变智 Iddhividhañāṇaṃ

238 当心如此入定，清净、明净、无秽，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造作，坚固安住，不动摇时，他便引导心转向神通。他成就种种神变：一身变多身，多身变一身；显现、隐身；穿墙、越壁、越山，无碍而行，如行空中；于地中出没，犹如于水；于水上行走不沉，犹如于地；结跏趺坐于空中行进，犹如飞鸟；以手触摸、拂拭如此具大神力、大威德的日月；乃至以身自在力，身达梵天界。

239 大王，譬如有位技艺精湛的陶匠或陶匠的学徒，以善加处理的黏土，随心所欲地制作并成就任何想要的器皿样式。又如，大王，有技艺精湛的象牙雕刻师或其学徒，于善加处理的象牙上，随心所欲地制作并成就任何想要的象牙制品。再如，大王，有技艺精湛的金匠或其学徒，于善加处理的黄金上，随心所欲地打造并成就任何想要的黄金制品。同样地，大王，当比丘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洁白、无秽、远离随烦恼、柔软、堪任、住立、不动时，他便引导心、转向种种神变的展现。他体验种种神变：一身化为多身，多身合为一身；显现、隐没；穿墙、穿壁、穿山而过，毫无障碍，如行虚空。他于大地出没，犹如行于水中；于水面行走而不破水面，犹如行于大地；于空中结跏趺坐而行，如鸟飞翔。他竟能以手触摸、抚摩那具大威力、大威神的日月。他更以身体，于梵天世界自在施展、掌控。大王，此亦是一种当下可见的沙门果，较之前述那些当下可见的沙门果，更为殊胜、更为微妙。

天耳智 Dibbasotañāṇaṃ

240 当他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后，他将心导向天耳界。他以清净、超越人间的天耳界，听闻天与人的两种音声，或远或近。

241 大王，正如有人走在路上，会听到鼓声、小鼓声，以及螺声、铙钹声、铜锣声。他便想：‘这是鼓声’，‘这是小鼓声’，‘这是螺声、铙钹声、铜锣声’。同样地，大王，当比丘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随

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后，他将心导向天耳界。他以清净、超越人间的天耳界，听闻天与人的两种音声，或远或近。大王，这也是现见的沙门果，比之前的那些更为殊胜、更为微妙。

他心智 Cetopariyañāṇaṃ

242 当他的心如此进入定境，清净、明亮、无瑕，远离了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后，他将心导向、引入他心智。他以心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人的心：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嗔的心，了知为‘有嗔的心’；离嗔的心，了知为‘离嗔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收缩的心，了知为‘收缩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不广大的心，了知为‘不广大的心’；有上的心，了知为‘有上的心’；无上的心，了知为‘无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为‘未得定的心’；解脱的心，了知为‘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

243 大王，犹如喜爱装饰的年轻女子或男子，在清净明亮的镜子中，或在清澈的水盆中，观看自己的面容时，有斑点则知‘有斑点’，无斑点则知‘无斑点’。同样地，大王，当比丘的心如此进入定境，清净、明亮、无瑕，远离了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后，他将心导向、引入他心智。他以心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人的心：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嗔的心，了知为‘有嗔的心’；离嗔的心，了知为‘离嗔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收缩的心，了知为‘收缩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不广大的心，了知为‘不广大的心’；有上的心，了知为‘有上的心’；无上的心，了知为‘无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为‘未得定的心’；解脱的心，了知为‘解

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大王，这也是现见的沙门果，比之前的那些更为殊胜、更为微妙。

宿住随念智 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ṃ

244 当心如此得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了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时，他将心导向宿住随念智。他忆念种种宿住，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乃至多个坏劫、多个成劫、多个成坏劫。‘在那里，我曾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容色、如是饮食，感受如是苦乐，寿量如是；从那里死后，生于彼处；在彼处，我亦曾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容色、如是饮食，感受如是苦乐，寿量如是；从彼处死后，生于此处。’他如此以行相与概要，忆念种种宿住。

245 大王，犹如有人从自己的村庄前往另一个村庄，又从那个村庄前往另一个村庄，然后再从那个村庄回到自己的村庄。那时他会想：‘我从自己的村庄去了那个村庄，在那里，我这样站立，这样坐，这样说话，这样沉默；接着，我又从那个村庄去了另一个村庄，在那里，我也这样站立，这样坐，这样说话，这样沉默。如今，我从那个村庄回到了自己的村庄。’正是这样，大王，当比丘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了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时，他将心导向宿住随念智。他忆念种种宿住，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乃至多个成劫、多个坏劫、多个成坏劫。‘在那里，我曾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种姓、如是饮食，感受如是苦乐，寿量如是；从那里死后，生于彼处；在彼处，我亦曾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种姓、如是饮食，感受如是苦乐，寿量如是；从彼处死后，生于此处。’他如此以行相与概要，忆念种种宿住。大王，这同样是现见的沙门果。

天眼智 Dibbacakkhuñāṇaṃ

246 当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后，他将心导向有情死生智。他以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看见众生死亡、投生的情形：或卑下、或殊胜，或容色美好、或容色丑陋，或投生善趣、或投生恶趣；并如实了知这些众生随各自的业而受生：‘确实，这些尊者们，造作身恶行、造作语恶行、造作意恶行，诽谤圣者，持有邪见，造作邪见之业；命终后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这些尊者们，造作身善行、造作语善行、造作意善行，不诽谤圣者，持有正见，造作正见之业；命终后投生到善趣、天界。’就这样，他以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看见众生死亡、投生的情形：或卑下、或殊胜，或容色美好、或容色丑陋，或投生善趣、或投生恶趣；并如实了知这些众生随各自的业而受生。

247 “大王，譬如在十字路口中央有座高楼，有位明眼人站在上面，便能看见人们进入房舍，也能看见人们从房舍出来，也能看见人们沿大路行走，也能看见人们坐在十字路口中央。他便这样了知：‘这些人正进入房舍，这些人正出来，这些人正沿大路行走，这些人正坐在十字路口中央。’大王，正是如此，比丘的心入定、清净、洁白、无垢、远离诸烦恼、柔软、适业、安住不动之后，便将心导向众生死生之智。他以那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看见众生死去、投生——有的低劣、有的高贵，有的漂亮、有的丑陋，有的投生善处、有的投生恶处。他了知众生如何随自己的业而流转：‘这些尊者，身行恶、语行恶、意行恶，谤毁圣者，怀有邪见，受持邪见之业，他们于身坏命终后，便投生到苦处、恶趣、堕处、地狱。而这些尊者，身行善、语行善、意行善，不谤毁圣者，怀有正见，受持正见之业，他们于身坏命终后，便投生到善趣、天界。’如此，他以那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看见众生死去、投生——有的低劣、有的高贵，有的漂亮、有的丑陋，有的投生善处、有的投生恶处；他了知众生如何随自己的业而流转。大王，这也是当下可见的沙门果，比起前面那些当下可见的沙门果，更加殊胜、更加微妙。”

漏尽智 Āsavakkhayañāṇaṃ

248 当他的心如此进入定境，清净、明亮、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后，他将心导向漏尽智。他如实了知：‘此是苦’，如实了知：‘此是苦集’，如实了知：‘此是苦灭’，如实了知：‘此是趣向苦灭之道’；如实了知：‘此是漏’，如实了知：‘此是漏集’，如实了知：‘此是漏灭’，如实了知：‘此是趣向漏灭之道’。当他如此了知、如此看见时，心便从欲漏中解脱，从有漏中解脱，从无明漏中解脱。解脱时，生起‘已解脱’之智。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不受后有。’

249 “大王，譬如山间峡谷中有一方水池，澄净、清澈、不混浊。有位明眼人站在岸边，能看见池中的蛤贝、螺壳、沙石、卵石，以及游动或停驻的鱼群。他会这样想：‘这水池真是澄净、清澈、不混浊，里头的蛤贝、螺壳、沙石、卵石，以及鱼群，或是游动，或是停驻，都能清晰看见。’同样地，大王，当比丘以此得定之心，清净、皎洁、无秽，远离随烦恼，柔软、适业、安住、抵达不动摇时，便将心导向、引入漏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的集起’；如实了知：‘这是苦的息灭’；如实了知：‘这是通往苦灭的道路’。他如实了知：‘这些是漏’；如实了知：‘这是漏的集起’；如实了知：‘这是漏的息灭’；如实了知：‘这是通往漏灭的道路’。当他如此知、如此见时，心便从欲漏中解脱，从有漏中解脱，从无明漏中解脱。于解脱时，生起‘已解脱’的智慧，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皆已作，不会再有后有。’大王，这是超胜于前述诸现见沙门果、更为殊胜微妙的沙门果。大王，任何现见的沙门果，再也没有比这更上、更微妙的了。”

阿阇世王自誓为近事男 Ajātasattuupāsakattapaṭivedanā

250 听了这番话，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对世尊这样说：“真是殊胜啊，世尊！真是殊胜啊，世尊！世尊，就像有人扶正倾倒之物，揭开隐藏之事，为迷途者指明道路，或在黑暗中举起油灯，让有眼者得见诸色；同样地，世尊

以种种方便开示了法。世尊，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愿世尊摄受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尽形寿皈依。世尊，罪过战胜了我，我如愚人、如迷昧者、如不善人，为了王权，夺去了那正直如法的父王生命。世尊，愿世尊接受我的过失为过失，以利于我未来的防护。”

251 “大王，你确实造了罪过，你如愚人、如迷昧者、如不善人一样，为求王权而夺去了那正直如法的父王生命。然而，你已见到罪过就是罪过，并依法忏悔，我便接受你的忏悔。大王，在圣者的律中，能见到罪过为罪过，依法忏悔，并于未来自制，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252 如此说已，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对世尊说：“尊者，我们该告辞了，事务繁多，还有许多事要做。” “大王，请随宜而行。”于是，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对世尊的教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身，礼敬世尊，右绕而去。

253 那时，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离开后不久，世尊便对诸比丘说：“诸比丘，这位国王已经毁伤了自己；诸比丘，他已损害了自己。诸比丘，如果这位国王没有杀害他那位如法行持的法王父亲，就在此座上，他本可生起远离尘垢、洁净无瑕的法眼。”世尊如是说。那些比丘心生欢喜，对世尊的开示随喜赞叹。

《沙门果经》第二终

阿摩昼经

DN 3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3. Ambaṭṭhasuttaṃ

254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五百位比丘，游化于憍萨罗国，来到憍萨罗国一个名叫伊车能伽罗的婆罗门村。世尊便住于伊车能伽罗的林丛之中。

沸伽罗娑罗事 Pokkharasātivatthu

255 那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住在伍咖达城。那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所赐的王室梵封，人烟稠密，水草丰茂，五谷丰登。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听说：“沙门乔达摩是释迦子，从释迦族出家，正与大比丘僧团五百比丘一起，在憍萨罗国游化，到达了伊车能伽罗，住在那里的林丛中。这位乔达摩尊者有如此美好的声名传扬开来：‘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以自己的证智，亲证了包含天、魔、梵的世间，以及所有沙门、婆罗门、天与人等众生之后，便为他们宣说。他宣说的法，初善、中善、后善，义理与文句兼备，揭示全然圆满清净的梵行。能见到这样的阿拉汉，实在是好！”

阿摩昼青年 Ambaṭṭhamāṇavo

256 那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有一位随侍的弟子，名叫阿摩昼。他诵持经文、忆持密咒，通晓三吠陀，含摄词汇、仪轨、音韵、词别以及第五的历史传说，文句语法无不娴熟，于世间学问和大人相也无一不精。他在老师三种明传承的领域中，已获得认可并自信地说：‘我所知道的，你也知道；你所知道的，我也知道。’

257 于是，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对阿摩昼青年说：“阿摩昼，这位沙门乔达摩，是释迦族的子弟，从释迦族出家。他正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游行于憍萨罗国，已到达伊车能伽罗，住在伊车能伽罗的林丛中。关于那位乔达摩尊者，流传着这样的好名声：‘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亲自以胜智证知，并宣说了这包含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人类的世间。他所开示的法，初善、中善、后亦善，义理与文句俱善，他揭示了那完全圆满、绝对清净的梵行。能见到这样的阿拉汉，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来吧，阿摩昼，你去沙门乔达摩那里，了解一下那位乔达摩尊者，看看那流传的名声是否符实，还是不符；那位乔达摩尊者究竟是如此，还是并非如此。这样，我们便能了知那位乔达摩尊者的真实情形。”

258 “可是，先生，我怎样去了解那位乔达摩尊者呢？怎样判断那流传的名声是否如实，还是不如实；那位乔达摩尊者究竟是如此，还是并非如此呢？”“亲爱的阿摩昼，在我们的咒语中，传有三十二大人相。具足此相的大人，只有两种去处，绝无其他。若他居家，则成为转轮王，是如法公正之王，四方之主，征服者，国土安稳，具足七宝。他的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将军宝。他有一千多位儿子，英勇无畏，能摧破敌军。他不用刀杖，唯以正法征服这海内的大地而安住。若他从家出家，过无家的生活，便成为阿拉汉、正自觉者，揭开世间的覆蔽。亲爱的阿摩昼，我是咒语的传授者，你是咒语的领受者。”

259 “是的，尊者。”阿摩昼年轻人这样答应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后，便从座起身，向沸伽罗娑罗婆罗门行礼，右绕致敬，然后登上一辆母马拉的车，与众多年轻人一起，向伊车能伽罗林丛出发。他乘车至车道所能及之处，便下车，步行进入园中。那时，恰有许多比丘在空地处经行。于是阿摩昼年轻人走近那些比丘，对他们说：“诸位尊者，那位乔达摩大师现在住在何处？我们为见乔达摩大师而来。”

260 当时，那些比丘心想：“这位阿摩昼年轻人出身名门，又是著名婆罗门沸伽罗娑罗的弟子。与这等善男子交谈，对世尊来说并非沉重之事。”他们便对阿摩昼年轻人说：“阿摩昼，那间便是世尊的住处，门正关着。你可轻悄地走上前去，不疾不徐地登上走廊，咳一声清清嗓子，然后叩打门闩，世尊自会为你开门。”

261 于是阿摩昼年轻人来到那间关着门的住处，轻悄悄地走上去，从容地登上走廊，清了清嗓子，叩响了门闩。世尊便打开了门。阿摩昼年轻人进入其中，同来的年轻人们也走了进去，与世尊相互问候，亲切交谈后，便坐在了一边。然而，阿摩昼年轻人却一边踱步，一边与坐着的世尊寒暄交谈；时而站着，也与坐着的世尊寒暄交谈。

262 于是，世尊对阿摩昼青年说：“阿摩昼，你与那些年高德劭、为师为祖的婆罗门长者论谈时，就是这样吗——我坐着，你却时行时立，随意说些寒暄应酬的话?”

初以“下等人”论

263 「不是这样的，乔达摩尊者。行走时，婆罗门本可与同样行走的婆罗门交谈；站立时，婆罗门本可与同样站立的婆罗门交谈；坐着时，婆罗门本可与同样坐着的婆罗门交谈；躺卧时，婆罗门本可与同样躺卧的婆罗门交谈。乔达摩尊者，至于那些剃头沙门、贱民、黑脸者、婆罗门足下贱种，我与他们交谈对话，也不过如此——就像与乔达摩尊者一样。」「然而，阿摩昼学童，你来此地是有所求的，你应当好好思考你为何而来的那个目的。这位阿摩昼学童，实是未修学者却自以为已修学，除了未修学，又能是什么呢?」

264 那时，阿摩昼学童被世尊以“未具德”之语所斥，便心生忿怒，不悦，转而羞辱世尊、贬低世尊、非难世尊，心想：“此沙门乔达摩将被我折伏。”于是他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释迦族人粗野；乔达摩尊者，释迦族人暴躁；乔达摩尊者，释迦族人轻率；乔达摩尊者，释迦族人饶舌！他们本是卑贱之人，身为卑贱之人，却不向婆罗门礼敬、尊重、崇敬、供养、承事。乔

达摩尊者，这些释迦人，身为卑劣之人，却不向婆罗门礼敬、尊重、崇敬、供养、承事，此事既非善，亦不如法。”阿摩昼学童就这样将“卑贱之人”这一字眼，第一次加在了释迦族人头上。

第二次以“下等人”论

265 “乔达摩尊者，释迦族人对我有何冒犯？乔达摩尊者，有一次，我为了老师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的一些事务，前往迦毗罗卫城，来到释迦族的议事厅。当时，有许多释迦族人与释迦族的年轻王子们，正坐在议事厅的高座上，彼此用手指互相戳弄、嬉笑打闹。依我看来，他们就是在故意嘲弄我，竟没有一个人请我入座。乔达摩尊者，这样做实在不适当、不合规矩。这些释迦族人，说到底就是些下等人；既是下等人，便不懂得恭敬婆罗门，不懂得尊重婆罗门，不懂得敬仰婆罗门，不懂得供养婆罗门，也不懂得侍奉婆罗门。”就这样，年轻的阿摩昼第二次将“下等人”的辱骂加之于释迦族。

第三次以“下等人”论

266 “阿摩昼，纵是小小的鹌鹑鸟，在自家巢中也可随性鸣叫。阿摩昼，迦毗罗卫城本是释迦族的自家之地，为这等微不足道的小事，尊者阿摩昼实不该动怒啊。”“乔达摩尊者，世上有四种姓：刹帝利、婆罗门、吠舍与首陀罗。在这四种姓中，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三者，皆成为婆罗门的仆从。乔达摩尊者，这实在不合宜，也不成体统。这些释迦族人本就是下等人，既是下等人，便不懂得恭敬婆罗门，不懂得尊重婆罗门，不懂得崇仰婆罗门，不懂得供养婆罗门，也不懂得侍奉婆罗门。”就这样，年轻阿摩昼第三次将“下等人”的辱骂加诸释迦族。

婢子论 Dāsiputtavādo

267 这时，世尊心中思惟：“这青年阿摩昼委实过分，竟一再以‘下等人’之言贬损释迦族。不如我来问他的氏族吧。”于是，世尊对青年阿摩昼说道：“阿摩昼，你是何氏族？”“乔达摩尊者，我是康哈亚那族。”“阿摩昼，你若回溯

父母双方往昔的名字与族姓，便会知晓：释迦族乃是你的主人之子，而你只是释迦族女奴的儿子。而释迦族，阿摩昼，一向尊认甘蔗王为其祖先。”

“阿摩昼，从前，甘蔗王深爱他那位可爱、悦意的王后，一心想让她的儿子继承王位，于是将年长的王子们——欧卡穆卡、伽兰达、哈提尼伽和希尼苏拉——逐出了国境。他们被流放后，在雪山脚下一个湖边的大娑罗树林中安住下来。因为害怕血统混杂，他们便与自己的亲姐妹过夫妻生活。”

那时，阿摩昼，甘蔗王对他的大臣与随从们说：“诸君，那些王子们如今住在何处?”他们回答：“大王，在雪山边一座湖的岸上，有一片大娑罗林，王子们如今就住在那里。因畏惧血统混杂，他们正与自己的亲姐妹过夫妻生活。”

闻此，阿摩昼，甘蔗王不禁发出感叹：“诸君，这些王子真有能！诸君，这些王子实有大能！”阿摩昼，自彼时起，他们便被称为释迦族。而甘蔗王就是他们的始祖。

“阿摩昼，甘蔗王那时有个女奴，名叫谛萨。她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康哈。这康哈刚一出生，便开口说道：“母亲，请为我洗涤，母亲，请为我沐浴，让我脱离这不净吧，我必将对你们有所助益。”阿摩昼，正如今天的人见到毕舍遮鬼，便认出那是“毕舍遮”一样，那时的人们见到毕舍遮鬼，也称之为“康哈”。他们都说：“这孩子一出生就会说话，真是生了个康哈，生了个毕舍遮鬼。”阿摩昼，从那时起，康哈亚那这个族名便出现了。而那位康哈，正是康哈亚那族的始祖。如此，阿摩昼，当你回溯父系与母系以往的姓氏族谱时，便会发现释迦族才是你主人的子嗣，而你，便是释迦族女奴之子。”

268 听了这话，那些年轻人便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尊者，请不要一味以‘婢女之子’之词，过分地贬斥阿摩昼。乔达摩尊者，阿摩昼这位青年出身尊贵，是良家子弟，博学多闻，善于言辞，且具足智慧。对于此番议题，阿摩昼青年是有能力与乔达摩尊者对答的。”

269 于是，世尊对这些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年轻人心里这样想：‘阿摩昼青年出身低劣，不是良家子弟，孤陋寡闻，不善言辞，智慧匮乏，没有能力与

沙门乔达摩在此议题上对答’，那么，就让阿摩昼青年一旁默然，你们来与我对此议题进行对答。不过，如果你们年轻人心里这样想：‘阿摩昼青年出身尊贵，是良家子弟，博学多闻，善于言辞，具足智慧，有能力与沙门乔达摩在此议题上对答’，那么，你们便一旁默然，让阿摩昼青年来与我对此议题进行对答。”

“乔达摩尊者，阿摩昼青年出身尊贵，是良家子弟，博学多闻，善于言辞，具足智慧，他完全有能力与乔达摩尊者就此议题进行对答。我们将保持沉默，让阿摩昼青年与乔达摩尊者就此议题进行对答。”

270 于是，世尊对阿摩昼青年说：“阿摩昼，现在有一个与你切身相关的如法问题提出来了，纵使你不情愿，也必须回答。如果你不回答，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加以回避，或者保持沉默，或者起身离去，你的脑袋当场就会碎成七块。阿摩昼，你意下如何？你可曾从那些年高德劭、师师相承的婆罗门长老处听闻，康哈亚那族从何而起？谁是康哈亚那族的远祖？”

听了这话，阿摩昼青年默然不语。世尊第二次对阿摩昼青年说道：“阿摩昼，你意下如何？你可曾从那些年长、德高望重、代代相传的婆罗门师长们那里听闻：康哈亚那族起源于何处，谁是康哈亚那族的先祖呢？”阿摩昼青年第二次依旧默然不语。于是，世尊对阿摩昼青年说：“现在回答吧，阿摩昼！如今已不是你沉默的时候。阿摩昼，任何人被如来第三次问及如法的问题却仍不回答，他的头当场就会裂为七瓣。”

271 那时，金刚手夜叉手执巨大铁杵——那铁杵喷着火焰、炽燃发光、光焰闪耀——立于阿摩昼青年上方的虚空，心中想道：“如果这个阿摩昼青年被世尊如法地追问三次仍不回答，我就在这里让他的脑袋碎成七块。”而那位金刚手夜叉，世尊看见了，阿摩昼青年也看见了。

272 那时，阿摩昼青年惊恐不安，毛发竖立，一心只求世尊作为他的庇护、依靠与皈依。他在世尊近前坐下，这样说道：“乔达摩尊者，您刚才说了什么？请乔达摩尊者再说一次。”

“阿摩昼，你认为如何？你曾听那些年长、年高、师祖辈的婆罗门说过：‘康哈亚那族源自何处？谁是康哈亚那族的先祖？’吗？”“乔达摩尊者，我正是这样听闻的，正如乔达摩尊者所说。那便是康哈亚那族的渊源，他便是康哈亚那族的先祖。”

阿摩昼种姓论 Ambaṭṭhavaṃsakathā

273 听了这话，随行的青年们高声喧嚷起来：“诸位，原来阿摩昼出身卑贱，并非良家子弟，是释迦族的婢女之子，而释迦族才是他主人的儿子！我们本想呵责那沙门乔达摩，哪知他正是持法者。”

274 那时，世尊心中思惟：“这些年轻人以‘婢女之子’一语将阿摩昼青年逼迫太甚，不如我为他解围。”于是，世尊对那些年轻人说：“诸位年轻人，你们切莫以‘婢女之子’一语过分羞辱阿摩昼青年。那位康哈仙人乃是卓越的大仙人。他前往南方国土，学习梵咒之后，便去觐见国王甘蔗王，求娶其女玛达鲁琵。国王甘蔗王一听，心生愤怒与不快，说道：‘这家伙算是什么，明明是我家婢女所生，竟敢来向我求娶我的女儿玛达鲁琵！’他便装上了一支飞箭。然而，他既无法将那支飞箭射出，也无法将它取下。”

“年轻人，于是大臣与侍从们来到康哈仙人跟前，对他说：‘尊者，恳请国王吉祥平安！尊者，恳请国王吉祥平安！’ 康哈仙人说：‘国王将会平安。但是，如果国王将那支箭向下射出，他所统领的全部国土将会大地崩裂。’大臣们说：‘尊者，愿国王平安，愿国土安宁！’康哈仙人说：‘国王将会平安，国土也将安宁。但是，如果国王将那支箭向上射出，他所统领的全部国土将会七年不雨。’ 大臣们说：‘尊者，愿国王平安，愿国土安宁，更愿天降雨水！’ 康哈仙人说：‘国王将会平安，国土也将安宁，天也会降雨。不过，让国王把箭固定在太子身上，这样太子便能平安无恙。’年轻人，于是大臣们向甘蔗王禀报：‘请甘蔗王将那支箭固定在太子身上，这样太子便能平安无恙。’ 于是甘蔗王把箭固定在了太子身上，太子果然平安无恙。那时，甘蔗

王身心战栗、毛发竖立，被梵天的惩罚所震慑，便将女儿玛达鲁琵献给了康哈仙人。所以，年轻人，你们不要再用‘婢女之子’这样的话来过分侮辱阿摩昼年轻人了，那位康哈仙人可是位了不起的大仙人啊。”

刹帝利殊胜 Khattiyaseṭṭhabhāvo

275 然后，世尊招呼年轻人阿摩昼说：“阿摩昼，你意如何？假如一位刹帝利青年与一位婆罗门少女同居，并生下一个儿子。这个由刹帝利青年与婆罗门少女所生的儿子，能在婆罗门中获得座位和水吗？”“能，乔达摩尊者。”“那么，婆罗门们会不会在祭祀亡者、供养乳饭、大祭祀及宴请宾客时招待他呢？”“会招待，乔达摩尊者。”“那么，婆罗门们会不会教授他咒语呢？”“会教授，乔达摩尊者。”“那么，他在女人方面是受限的，还是不受限的呢？”“不受限，乔达摩尊者。”“那么，刹帝利们会为他行刹帝利灌顶吗？”“不会，乔达摩尊者。”“是何原因呢？”“因为他的母系血统不合格，乔达摩尊者。”“阿摩昼，你意如何？假如一位婆罗门青年与一位刹帝利少女同居，并生下一个儿子。这个由婆罗门青年与刹帝利少女所生的儿子，能在婆罗门中获得座位和水吗？”“能，乔达摩尊者。”“那么，婆罗门们会不会在祭祀亡者、供养乳饭、大祭祀及宴请宾客时招待他呢？”“会招待，乔达摩尊者。”“那么，婆罗门们会不会教授他咒语呢？”“会教授，乔达摩尊者。”“那么，他在女人方面是受限的，还是不受限的呢？”“不受限，乔达摩尊者。”“那么，刹帝利们会为他行刹帝利灌顶吗？”“不会，乔达摩尊者。”“是何原因呢？”“因为他的父系血统不合格，乔达摩尊者。”

276 “阿摩昼，因此，无论是婆罗门女子嫁给刹帝利男子为妻，还是婆罗门男子娶刹帝利女子为妻，刹帝利皆更为尊贵，婆罗门皆更为低劣。阿摩昼，你如何思惟？假如此处的婆罗门们因某件事，将一个婆罗门剃光头顶，缚以灰袋，鞭笞之后，驱出国土或城镇，他还能在婆罗门当中获得座位与水吗？”“不能，乔达摩尊者。”

“那么，婆罗门们可会在祭祀、供饭、献祭或招待宾客的场合中让他进食吗?”

“不会，乔达摩尊者。”

“那么，婆罗门们可会教授他咒语吗?”

“不会，乔达摩尊者。”

“那么，他在女人那里，是被隔绝的，还是不被隔绝的呢?”

“他是被隔绝的，乔达摩尊者。”

“阿摩昼，你如何思惟？假如此处的刹帝利们因某件事，将一个刹帝利剃光头顶，缚以灰袋，鞭笞之后，驱出国土或城镇，他还能在婆罗门当中获得座位与水吗?”

“可以，乔达摩尊者。”

“那么，婆罗门们可会在祭祀、供饭、献祭或招待宾客的场合中让他进食吗?”

“会的，乔达摩尊者。”

“那么，婆罗门们可会教授他咒语吗?”

“会的，乔达摩尊者。”

“那么，他在女人那里，是被隔绝的，还是不被隔绝的呢?”

“他是不被隔绝的，乔达摩尊者。”

277 “阿摩昼，当一个刹帝利被剃光头顶，缚以灰袋，鞭笞之后，驱出国土或城镇，他便达到了最为卑贱的境地。然而，阿摩昼，即使刹帝利堕入如此卑贱的地步，刹帝利依然更为尊贵，婆罗门依然更为低劣。阿摩昼，梵天萨南库摩罗曾说过这样的偈颂——”

“刹帝利在人间最为尊胜，”
诸依氏族者；
明行具足者，
明行具足者，于人天中则为最胜。’”

阿摩昼，这首由梵天萨南库摩罗所唱的偈颂，唱得善妙，不是唱得不好；说得善妙，不是说得不好；有义利，非无义利，我也认可它。阿摩昼，我也这样说——

刹帝利是在人民中的人间最胜者，
在依氏族衡量的人中，刹帝利最胜；
然明行具足者，
于诸天与人中，则为最上。
诵品第一

明行论 Vijjācaraṇakathā

278 “乔达摩尊者，那么，什么是那‘行’，什么是那‘明’呢?”“阿摩昼，在无上的明行成就中，既不谈论种姓论，也不谈论家系论，更不谈论慢心论——诸如‘你配得上我’或‘你配不上我’这类的话语。阿摩昼，唯有在娶妻、嫁女、婚姻嫁娶的场合，才会涉及种姓论、家系论、慢心论，以及‘你配得上我’、‘你配不上我’这类话语。阿摩昼，那些被种姓论束缚、被家系论束缚、被慢心论束缚、被婚姻嫁娶所束缚的人，与无上的明行成就相去甚远。阿摩昼，唯有断除种姓论的束缚、家系论的束缚、慢心论的束缚、婚姻嫁娶的束缚，方能亲身证得无上的明行成就。”

279 “乔达摩尊者，什么又是行，什么又是明?”“阿摩昼，如来出现于世间，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以自己的证智，亲自证知了有天、魔、梵的世间，以及有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人的这一代，并为他们宣说。他演说初善、中善、后善，有义有理，文词具足，全然圆满清净的梵行之法。有居士、居士子，或生于别类家族之人前来听闻此法的内容。听闻之后，便对如来生起确信。他具足这确信之后，进而思虑……（广释时应如《沙门果经》等文段那样展开。）”“他远离感官欲乐，远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远离而生起的喜与乐，进入并安住于初禅……这便是他行的一部分。”

“再者，阿摩昼，比丘止息了寻与伺，内在寂静，心成一境，无寻无伺，由定而生起的喜与乐，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这便是他行的一部分。”

“再者，阿摩昼，比丘由离喜而安住于舍，正念正知，以身受乐——此即圣者所称的‘住于舍、具念、得乐’——成就并安住于第三禅……这属于他的‘行’。”

再者，阿摩昼，比丘舍断乐、舍断苦，随着先前喜与忧的消失，进入并安住于不苦不乐、舍念清净的第四禅……这属于他的‘行’。阿摩昼，这就是‘行’。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明净、无秽，远离诸随烦恼，柔软、堪任、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后，他便将心引向智见……这属于他的‘明’。……他了知：‘不再有后有。’这也属于他的‘明’。阿摩昼，这就是‘明’。”

阿摩昼，这样的比丘，可称为‘明成就者’，也可称为‘行成就者’，更可称为‘明行成就者’。阿摩昼，除此明成就、此行成就之外，更无其他更崇高、更殊胜的明成就与行成就。

四衰败门 Catuapāyamukhaṃ

280 “阿摩昼，于此无上明行成就中，有四种衰败之门。哪四种呢？阿摩昼，有一种沙门或婆罗门，未能证得这无上明行成就，便挑着担子进入林野深处，心想：‘我将以落果为食。’他其实只是这明行成就的仆役。阿摩昼，这便是无上明行成就的第一种衰败之门。”

再者，阿摩昼，或有沙门或婆罗门，既未能证得这无上明行成就，也无法以落果为食，便带着锄头与篮子，遁入荒野林中，心想：“我将靠根茎果实为食。”然而，他终究只能成为那明行成就者的侍者。阿摩昼，这便是于无上明行成就的第二种退失门。

再者，阿摩昼，或有沙门或婆罗门，既未能证得这无上明行成就，无法以落果为食，也无法以根茎果实为食，便在村边或镇旁搭建火舍，住于事火。他终究只能成为明行成就者的侍者。阿摩昼，这便是于无上明行成就的第三种退失门。

再者，阿摩昼，或有沙门或婆罗门，既未能证得这无上明行成就，无法以落果为食，无法以根茎果实为食，亦无法事火，便在四方大道的十字路口建造

四门之屋而住，心想：“凡从四方来的沙门或婆罗门，我将尽力供养。”他终究只能成为明行成就者的侍者。阿摩昼，这便是于无上明行成就的第四种退失门。阿摩昼，以上便是于无上明行成就的四种退失门。

281 阿摩昼，你意如何？你与你的师承，可曾具足这无上明行成就？”“不，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我与师承怎能与无上明行成就相提并论？我们离那无上明行成就，还差得太远了。”

“阿摩昼，你意如何？你与你的师承，既不能证得这无上明行成就，可曾担着行囊，深入旷野林中，心想：‘我当以落果为食’吗？”“不，乔达摩尊者。”

“阿摩昼，你意如何？你与你的师承，既不能证得这无上明行成就，也不能以落果为食，可曾手持锄篓，入于林野，心想：‘我当以根茎果实为食’吗？”“不，乔达摩尊者。”

“阿摩昼，你如何想？你与你的老师，既不能证得此无上明行具足，也未能依落果而食、依根茎果实而食，可曾在村落边或城镇边建起火堂，住在那里侍奉圣火？”“没有，乔达摩尊者。”

“阿摩昼，你如何想？你与你的老师，既不能证得此无上明行具足，也未能依落果而食、依根茎果实而食，且不能事火，可曾在十字路口起造四门之屋，住在那里心想：‘凡有沙门或婆罗门从四方来，我都将尽我所能供养他们’？”“没有，乔达摩尊者。”

282 “如此，阿摩昼，你与你的老师，不仅从此无上明行具足中退失，也从此无上明行具足的四项退失因中退失。阿摩昼，你的老师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曾出此言：‘那些秃头沙门、贱民、黑人、从梵天足下所生的低贱者，怎配与三明婆罗门交谈？’而他自己也同样未能圆满。阿摩昼，你看，你的老师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犯下了多大的过失！”

过去仙人状态之问 Pubbakaisibhāvānuyogo

283 “阿摩昼，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受用着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赐赠，而波斯匿王却不肯当面接见他。即使与他议事，也只是隔着帘幕相谈。阿摩昼，为

何一位接受如法供养食物的人，波斯匿王竟不肯当面接见呢？看看吧，阿摩昼，你的老师沸伽罗娑罗婆罗门造了多么大的过失！”

284 “阿摩昼，你意下如何？假设憍萨罗国的波斯匿王正坐在象颈上，或骑在马背上，或站于车舆的垫子上，与武将及王族商议某事。之后，他从彼处退下，站于一旁。此时，若有首陀罗或首陀罗奴仆前来，正立于该处，将方才的商议原样复述：‘波斯匿王这样说，波斯匿王那样说。’他所说的，可以称为王言吗？所议的，可以称为王议吗？他能因此而成为国王，或国王的大臣吗？”“乔达摩尊者，这不可。”

285 阿摩昼，同样的道理，那些古代的婆罗门仙人——他们是咒语的创作者、咒语的传承者，如今婆罗门所随诵、随说、复述、传诵的古老咒句，正是他们所唱诵、宣说、汇集的，即阿吒、婆摩、瓦马迭瓦、毗奢蜜多罗、夜婆提犍、鸯耆罗、婆罗堕阇、婆悉吒、迦叶、婆咎。你说：‘我随老师学习这些咒语。’然而，仅凭这一点，你就能成为仙人，或已走上成仙之道，这是不可能的。

286 “阿摩昼，你意下如何？你曾听闻年长、德高的婆罗门，乃至师辈相传所说：那些古代的婆罗门仙人——咒语的创作者、咒语的传承者，如今婆罗门随诵、随说、复述、传诵的咒语正是他们所出，即阿吒、婆摩、瓦马迭瓦、毗奢蜜多罗、夜婆提犍、鸯耆罗、婆罗堕阇、婆悉吒、迦叶、婆咎。他们可曾像你现在随老师一起这样：沐浴涂香，梳理须发，佩戴璎珞环钏，身着白衣，具足五欲，耽著欲乐呢？” “没有，乔达摩尊者。”

“……他们可曾像你现在随老师一起这样，享用精米饭，浇上洁净的肉汁，拣去黑粒，配以种种汤、种种菜肴呢？” “没有，乔达摩尊者。”

“……他们可曾像你今日与你的老师这般，由身着贴身束裙的女子环绕左右，服侍取乐呢？” “乔达摩尊者，并非如此。”

“……他们可曾像你今日与你的老师这般，驾着鬃毛编结的母马所拉的车，手握长长的刺棒，鞭策着马匹四处驰骋游乐呢？”“乔达摩尊者，并非如此。”

“……他们可曾像你今日与你的老师这般，令手持长刀的士兵，在掘好城壕、设下屏障的堡垒中巡逻守护呢?” “乔达摩尊者，并非如此。”

“阿摩昼，如此看来，你与你的老师既非仙人，亦未走上成就仙人之道。阿摩昼，若你对我尚有疑惑或犹豫，可向我发问，我当以解答为你释疑。”

二相之见 Dvelakkhaṇādassanaṃ

287 那时，世尊从精舍出来，开始经行。阿摩昼青年也从精舍出来，开始经行。阿摩昼青年随着世尊经行，仔细察看世尊身上的三十二大人相。他见到了其中多数，唯除两种。对此二相，他怀疑、犹豫，不得确信——这便是阴藏相与广长舌相。

288 那时，世尊心中思忖：“这位青年阿摩昼，除了其中二相之外，已经见到我身上三十二大人相的大部分。但对此二大人相，他疑而不决，犹豫未信，无法确信，不能喜足——即阴藏相与广长舌相。”于是，世尊施展如是神通变化，让青年阿摩昼清晰地看见了世尊的阴藏相。接着，世尊伸出舌头，以舌迴舐双耳的耳孔，迴舐双鼻的鼻孔，最终将舌头覆盖住整个额头。青年阿摩昼心想：“沙门乔达摩确实圆满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并非不圆满。”他便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我们还有许多事务要办。”“阿摩昼，你随意而行吧。”于是，青年阿摩昼登上马车离去。

289 那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出了伍咖达城，与一大群婆罗门众一同坐在自己的园中，正等候青年阿摩昼。此时，青年阿摩昼前往彼园。他乘车至车道所及之处，下车步行，来到沸伽罗娑罗婆罗门跟前，顶礼后坐在一旁。

290 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对坐在一旁的青年阿摩昼说：“亲爱的阿摩昼，你见到那位乔达摩尊者了吗?”“先生，我们见到那位乔达摩尊者了。”“亲爱的阿摩昼，那么，那位乔达摩尊者的名声确实名实相符，并无夸大吧? 那位乔达摩尊者，确实一如传闻，而非徒有虚名吧?”“先生，那位乔达摩尊者的名声的确名副其实，毫无夸大。那位乔达摩尊者确实一如传闻，并非虚名。而且，

那位乔达摩尊者圆满无缺地具足了三十二大人相。”“亲爱的阿摩昼，那么，你和沙门乔达摩之间有过什么对谈吗?”“先生，我与沙门乔达摩是有过一些对谈。”“是怎样的对谈呢?”于是，青年阿摩昼便将与世尊之间所发生的全部对话，从头到尾完整地告诉了沸伽罗娑罗婆罗门。

291 听后，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便对年轻人阿摩昼说：“哎呀，我们这位大智者！哎呀，我们这位多闻者！哎呀，我们这位通达三吠陀者！诸位，据说像这样造作恶行的人，在身坏命终之后，是要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的。阿摩昼，你方才一再地冒犯、顶撞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便也一再地驳斥、数落我们的过失。哎呀，我们这位大智者！哎呀，我们这位多闻者！哎呀，我们这位通达三吠陀者！诸位，据说像这样造作恶行的人，在身坏命终之后，是要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的。”他心生恼怒，一脚将阿摩昼踢倒在地，自己则当即想要去拜见世尊。

沸伽罗娑罗拜见世尊 Pokkharasātibuddhupasaṅkamanaṃ

292 于是，诸婆罗门对沸伽罗娑罗婆罗门说：“尊者，今日去拜见沙门乔达摩，为时太晚了。沸伽罗娑罗尊者，还是明天再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吧。”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便在自己的住处备办了精美的硬食与软食，装车之后，命人持着火炬，从伍咖达城出发，向伊车能伽罗林丛的方向而去。乘车到达不能再通行之处，他便下车，步行来到世尊面前。到了以后，他与世尊互相问候，说了一些亲切友善的话，然后在一边坐下。

293 坐在一旁的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我的弟子阿摩昼来过此处吗?”“婆罗门，你的弟子阿摩昼确已来过。”“乔达摩尊者，您与阿摩昼可有过交谈?”“婆罗门，我确与他有过一番交谈。”“那么，乔达摩尊者，您与阿摩昼究竟谈了些什么?”于是，世尊将所谈内容如实地告知了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听后，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阿摩

昼实在愚痴。恳请乔达摩尊者原谅阿摩昼。”“婆罗门，愿阿摩昼快乐。”世尊这样答道。

294 接着，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在世尊身上逐一观察三十二大人相。沸伽罗娑罗婆罗门见到了世尊身上大部分的三十二相，唯除二相未能分明。他对那两相——阴藏密隐相与广长舌相——心生疑惑，犹豫不定，不能确信，不得净信。

295 世尊心中思惟：“此婆罗门沸伽罗娑罗已见到我三十二相中的大部分，唯除二相。他于这二相——阴藏密隐相与广长舌相——仍存疑惑，犹豫不决，不能确信，不得净信。”于是，世尊施展神通变化，使婆罗门沸伽罗娑罗得以亲见世尊的阴藏密隐相。继而，世尊伸出舌头，舐触两耳孔，又遍拭两耳孔；舐触两鼻孔，又遍拭两鼻孔；并以舌覆满整个额头。

296 这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心中生起这样的想法：‘沙门乔达摩确实具足了三十二大人相，圆满无缺。’他便对世尊说：‘愿乔达摩尊者今日与比丘僧团一同接受我的饭食供养。’世尊默然应允。

297 那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知道世尊已经默许，便对世尊告知时辰：“时间到了，乔达摩尊者，饭食已备好。”于是，世尊在上午时分，穿好下衣，持钵与上衣，与比丘僧团一同前往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坐在敷设好的座位上。那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亲手以种种美味的嚼食和啖食供养世尊，令世尊饱足满意；其弟子们也供养了比丘僧团。那时，世尊食毕，放下钵，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便取了一张较低的座位，退坐一面。

298 沸伽罗娑罗婆罗门退坐一面后，世尊便为他次第说法，即：宣说布施论、持戒论、生天论；阐明诸欲的过患、卑污与杂染，以及出离的功德利益。当世尊了知这位婆罗门的心已堪任、柔软、离五盖、喜悦、具足净信时，便为他开示诸佛所独有的教法——苦、集、灭、道。犹如洁净无瑕的布料能圆满地吸收染料一般，正是在那一刻，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于座上生起离尘离垢的法眼，彻见：‘凡集起的法，皆是息灭法。’

沸伽罗娑罗宣说自己为近事男 Pokkharasātiupāsakattapaṭivedanā

299 那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已见法、得法、知法、深入法，超越疑惑，断除犹豫，达至无畏，于大师的教法不再依赖他人。他对世尊这样说：“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就好像有人把倒下的扶起来，把隐藏的揭开，为迷路的人指明道路，或在黑暗中持来油灯，让有眼者得见诸色；同样地，乔达摩尊者以种种方式阐明了法。乔达摩尊者，我与儿子们、妻子、随从、朋友一同皈依尊者和法与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者记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直至命终，尽形寿皈依。正如乔达摩尊者光临伍咖达其他近事男的家一样，也请乔达摩尊者光临沸伽罗娑罗的家。那时，那些年轻的儿女们若对乔达摩尊者礼敬、起迎、奉座、奉水，内心生起净信，那将为他们带来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婆罗门，你所说确实是善妙之语。”

《阿摩昼经》终 第三

种德经

DN 4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4. Soṇadaṇḍasuttaṃ

瞻波城的婆罗门居士众 Campeyyakabrāhmaṇagahapatikā

300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与大比丘僧众约五百人，在鸯伽国游行，抵达瞻波，住于伽伽拉莲花池畔。那时，种德婆罗门住在瞻波。此城人口稠密，草薪、水源丰足，谷物丰饶，是摩揭陀王斯尼亚·频婆娑罗赐予的王家封授、梵天供养地。

301 瞻波的婆罗门和在家居士们听闻：‘诸君，那位释迦族的出家人、释迦族之子——沙门乔达摩，正在鸯伽国游行教化，与大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众一起，已经抵达瞻波，住在伽伽拉莲花池岸边。而关于这位乔达摩大师，已经有这样的善美名声传扬开来："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亲自以证智证知、亲证之后，便向包括天、魔、梵在内的世间，向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与人等一切众生宣说。他所宣说的法，开头是善美的，中间是善美的，结尾也是善美的；他所开显的梵行，无论是意义还是文句，都圆满具足、完全清净。能得见这样的阿拉汉，实在是极大的善事。’于是，瞻波的婆罗门和在家居士们从城中出来，成群结队，三五成群，向伽伽拉莲花池的方向走去。

302 那时，种德婆罗门正在楼阁上层午休。他看见瞻波的婆罗门与在家居士们出城后，正一队队、一群群地朝伽伽拉莲花池的方向走去。见此情景，他便唤来差役，问道：“朋友差役，瞻波的婆罗门与居士们，为何出城后一队队、一群群地，都往伽伽拉莲花池那边去了？”差役回禀：“先生，那位释迦族出身的出家人——释迦之子沙门乔达摩，正游化于鸯伽国，他与约五百位

比丘的大僧团一同抵达了瞻波，现住在伽伽拉莲花池畔。关于那位乔达摩大师，这样美好的名声已流传开来：‘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这些人正是前去拜见那位乔达摩大师的。”种德说：“那么，差役，你去到那些瞻波的婆罗门与居士们跟前，这样告诉他们：‘诸位先生，种德婆罗门有言：请诸位稍候片刻，种德婆罗门也要前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差役应声：“好的，先生。”便前往那些婆罗门与居士们跟前，告知道：“诸位先生，种德婆罗门有言：‘请诸位稍候片刻，种德婆罗门也要前去拜见沙门乔达摩。’”

种德之功德 Soṇadaṇḍaguṇakathā

303 正当那时，约五百位从各地前来的婆罗门，为一些事务暂住在瞻波。他们听闻了这样的消息：“据说种德婆罗门也将去拜见沙门乔达摩。”于是，那些婆罗门便前往种德婆罗门处，到后对种德婆罗门这样说：“种德尊者，听说您将去拜见沙门乔达摩，这是真的吗?”“诸位，我确实有此意——‘我自己也要去拜见沙门乔达摩。’”

“种德大师，请您千万不要去拜见沙门乔达摩！您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并不合适。如果您去了，您的声誉将减损，而沙门乔达摩的声誉将增长。正因为您的声誉会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声誉会增长，所以您不应去拜见沙门乔达摩；相反，应当是沙门乔达摩来拜见您。”

“种德大师，您从母系和父系两边，上溯七代，血统纯正清白，在种姓之说上无可指摘、无有非难。正因为您血统高贵、出身清白，无可指摘、无有非难，所以您不应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应当是沙门乔达摩来拜见您。”

种德尊者，您是位富甲一方的人，拥有广大的财富与丰厚的资财……

种德尊者是位通晓圣典、善持咒语的人，通达三吠陀及其词汇、仪轨、音韵、语法，以及作为第五的古史传说；他是逐词明了文法的讲解者，于世间论与大人相之学亦无缺失……

种德尊者面貌端严，令人乐见，清净庄严，成就了最为殊胜的容色；他身具梵天之肤色、梵天之威仪，令人瞻仰不倦……

种德尊者持戒严谨，戒行成熟，具足成熟圆满的戒德……

种德尊者言辞优雅，善巧表达，具足如都城雅士般的谈吐，话语流畅明晰，无有瑕疵，足以阐明义趣……

种德尊者是众多学子的导师，乃至导师之师，教授三百位年轻婆罗门学生讽诵咒语。更有诸多来自各个地区、各个国度的年轻婆罗门，为求咒语、渴望通达咒语，远道来到种德尊者座前……

种德尊者年迈、年长、高龄，已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而沙门乔达摩年纪尚轻，且于年轻之时出家……

种德尊者为摩揭陀国色尼亚·频婆娑罗王所恭敬、尊重、尊崇、敬仰和礼遇……

种德尊者为婆罗门沸伽罗娑罗所恭敬、尊重、尊崇、敬仰和礼遇……

“种德尊者住于瞻波。此城人口稠密，水草、薪木、谷物丰饶，是摩揭陀国色尼亚·频婆娑罗王所赐的王室封地、梵天赠礼。种德尊者住在这样一座人口稠密，水草、薪木、谷物丰饶，由摩揭陀国色尼亚·频婆娑罗王赐予的王室封地、梵天赠礼——仅凭这一项，种德尊者便不应前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反倒是沙门乔达摩应当来拜访种德尊者。”

佛功德论 Buddhaguṇakathā

304 待他们说完，种德婆罗门便对众婆罗门说：

“那么，诸位，也请听我说。正是我们应当去拜见那位乔达摩尊者，而非让乔达摩尊者来见我们。诸位，沙门乔达摩从母系与父系两方面皆出身良善，血统纯正，七代祖系清净无染，在种姓上全无指摘与訾议。正因沙门乔达摩从母系与父系两方面皆出身良善，血统纯正，七代祖系清净无染，于种姓无可指摘、无可訾议，仅此一项，那位乔达摩尊者便不宜来见我们；相反，我们才应当去拜见那位乔达摩尊者。”

“诸位，沙门乔达摩确实舍离了庞大的亲族而出家……”

“诸位，沙门乔达摩确实舍弃了大量金银财宝而出家——无论地下的窖藏，还是高处的积聚……”

沙门乔达摩确实年少出家，那时他还年轻，头发乌黑亮泽，正值青春盛年，人生初度，便舍离家庭，过着无家的生活……

沙门乔达摩确实在父母心不情愿，泪流满面，哭泣之际，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舍家离俗，出家而过无家之生活……

沙门乔达摩确实容貌端正，相好庄严，具足最上等的容色光采，有梵天之容貌、梵天之威仪，身相无有局促，堪为瞻仰……

那位沙门乔达摩确实有戒行，具足圣者之戒与善戒，为善戒所成就。

那位沙门乔达摩确实辞令优美、演说善巧，具足文雅、流畅、清晰、无过失、能善达义理的语言。

那位沙门乔达摩确实是众多人的导师，也是导师们的导师。

那位沙门乔达摩啊，确已灭尽欲染，远离轻浮……

那位沙门乔达摩啊，确实是业论者、行为论者，对婆罗门族群，不以邪恶为先导……

那位沙门乔达摩啊，确是从高贵家族出家，从血统纯正的刹帝利家族出家……

“那位沙门乔达摩，确实是从富足豪贵、资财丰饶的家族出家的……”

“各位，这位沙门乔达摩，远方诸国、诸城的人们都前来向他请问……”

“各位，这位沙门乔达摩，有数以千计的天众，以生命皈依了他……”

朋友，这位沙门乔达摩有如此美名传扬：‘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朋友，这位沙门乔达摩具足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朋友，这位沙门乔达摩常以欢迎之语待人，和蔼可亲，令人欢喜，从不皱眉，面容舒展，主动先与人说话……

朋友，这位沙门乔达摩受到四众的恭敬、尊重、崇仰、尊崇与礼遇……

朋友，众多天神与众人对沙门乔达摩生起了深厚的净信……
朋友，沙门乔达摩所住的村落或城镇，非人便不会侵扰那里的人们……
朋友，沙门乔达摩统领僧团，为大众之师，被尊为众多宗派开创者中的最上者。而其他沙门、婆罗门的名声，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来的，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却并非如此得来。他的名声，是凭借无上的明行具足而获得的。
朋友，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率同其子、后妃、眷属及大臣，尽形寿皈依沙门乔达摩。
朋友，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亦率同其子、后妃、眷属及大臣，尽形寿皈依沙门乔达摩。
朋友，婆罗门沸伽罗娑罗也携同儿子、妻子、眷属与大臣，尽形寿皈依沙门乔达摩……
朋友，沙门乔达摩受到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恭敬、尊重、礼敬、供养与崇敬……
朋友，沙门乔达摩受到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恭敬、尊重、礼敬、供养与崇敬……
诸位，沙门乔达摩为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恭敬、尊重、礼敬、供养、敬奉……
诸位，沙门乔达摩已抵达瞻波，住在城外的伽伽拉莲花池畔。诸位当知，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但凡来到我们的村落范围，便是我们的客人。客人理应受到我们的恭敬、尊重、礼敬、供养与敬奉。沙门乔达摩既已来到瞻波，住在伽伽拉莲花池畔，这位沙门乔达摩就是我们的客人。身为客人，他应当受到我们的恭敬、尊重、礼敬、供养与敬奉。单凭此理，那位尊贵的乔达摩便不应来见我们，反倒是我们应当去拜见他。诸位，我所知道的那位乔达摩的功德，只有这些。然而那位乔达摩的功德绝非仅此，他的功德实是无量。
305 如此说罢，那些婆罗门便对种德婆罗门说道：“正如尊贵的种德所赞叹的那样，即使那位乔达摩尊者住于百由旬之外，也足以令有信心的善男子背上干粮前去拜见。”种德说：“那么，诸位，我们大家都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吧。”

种德之疑虑 Soṇadaṇḍaparivitakko

306 于是，种德婆罗门与一大群婆罗门一起，前往伽伽拉莲花池。当种德婆罗门走到树林那边时，他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思惟：“如果我去向沙门乔达摩提问，而沙门乔达摩这样对我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该这样问；婆罗门，这个问题应当这样问。’那么在场的大众就会轻视我，说：‘种德婆罗门既愚钝又不明事理，连如何适当向沙门乔达摩提问都不懂。’倘被大众轻视，我的名声便会受损；名声受损，我的财富也会减损，须知我们的财富是依名声而得。再者，如果沙门乔达摩反问我一个问题，我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他这样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该这样回答；婆罗门，这个问题应当这样回答。’那么在场的大众也会轻视我，说：‘种德婆罗门既愚钝又不明事理，竟没有能力回答沙门乔达摩的问题。’倘被大众轻视，我的名声便会受损；名声受损，我的财富也会减损，须知我们的财富是依名声而得。又或者，我已走到如此近的地方，却没有见到沙门乔达摩便转身返回，那么在场的大众就会轻视我，说：‘种德婆罗门既愚钝又不明事理，傲慢固执，胆小畏缩，竟不敢去见沙门乔达摩。哪有已经走到这么近的地方，却不看一眼沙门乔达摩就掉头返回的道理?’倘被大众轻视，名声便会受损；名声受损，财富也会减损，须知我们的财富是依名声而得。”

307 那时，种德婆罗门来到世尊面前。相见后，与世尊互相问候，彼此叙说亲切、值得忆念的话语后，退坐一旁。那些瞻波城的婆罗门与居士们，有的向世尊顶礼后退坐一旁；有的与世尊互相问候，互致亲切、值得忆念之语后退坐一旁；有的朝世尊合掌鞠躬后退坐一旁；有的通报姓名与族姓后退坐一旁；有的则默然退坐一旁。

308 那时，种德婆罗门坐在那里，心中仍被种种念头所困扰：'如果我先向沙门乔达摩提问，而沙门乔达摩却这样说我：“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问，婆罗门，这个问题应当这样问。”那么，在场的众人便会因此轻视我，说：

“这个种德婆罗门既愚笨又笨拙，连向沙门乔达摩恰当地提问都不会。”一旦遭到众人轻视，我的声望就会下降。谁的声望下降了，他的财富也会随之减损。毕竟，我们的财富是依凭声望得来的。如果沙门乔达摩先向我提问，而我的回答未能令他心满意，沙门乔达摩又这样说我：“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回答，婆罗门，这个问题应当这样回答。”那么，在场的众人便会因此轻视我，说：“这个种德婆罗门既愚笨又笨拙，连令沙门乔达摩心满意的回答都给不出来。”一旦遭到众人轻视，我的声望就会下降。谁的声望下降了，他的财富也会随之减损。毕竟，我们的财富是依凭声望得来的。唉，要是沙门乔达摩问及我自家师承的三吠陀学问就好了，那我定能给他的心一个满意的回答。'

婆罗门的建立 Brāhmaṇapaññatti

309 那时，世尊以自心了知种德婆罗门心中的种种思虑，便这样想：'这位种德婆罗门正受自心思虑所困。我何不就他自家师承的三吠陀学问，向他提个问题呢？'于是，世尊对种德婆罗门说：'婆罗门，成就几项条件后，婆罗门们才会认定一个人是婆罗门，而且当他说“我是婆罗门”时，能说得合乎道理，不犯妄语呢？'

310 那时，种德婆罗门心中思忖：“这正是我所期待、我所希求、我心所念、我志所向之事——啊，但愿沙门乔达摩能就我们自己的师传、三吠陀的学问向我提问，若能以对问题的解答令他的心完全满足，我必定能做到！”而今，沙门乔达摩果真问起了我们自己师传的三吠陀学问。我必能以对问题的解答，令他的心完全满足。”

311 于是，种德婆罗门挺直身体，环顾大众，对世尊说道：“乔达摩尊者，具足这五支的，婆罗门们便认定他为婆罗门；当他说‘我是婆罗门’时，既能说得如理，又不致犯下妄语。是哪五支呢？乔达摩尊者，在此，一位婆罗门从母方与父方两系皆是血统纯正，家世清净，向上追溯七代祖先，皆清白无

瑕，在种姓论议上无可指摘、无可非难；他通达经典、受持圣典，于三部吠陀——连同词汇详解、仪轨规则、音韵剖析及作为第五部的古史记传——悉皆究竟，他是知字明辨、精通文法的，并于世间学问与大人相无不晓了；他相貌端正，令人见即欣悦，肤色极为清净，具足梵天般的庄严威仪与光明，无少可讥；他戒行具足，且于戒久已修习，具备了为有德者所称叹的戒；他又聪敏，具智慧，是那些手持祭祀汤勺者中的第一或第二。乔达摩尊者，具足这五支的，婆罗门们便认定他为婆罗门；当他说‘我是婆罗门’时，既能说得如理，又不致犯下妄语。”

“那么，婆罗门，于这五种条件中，是否可舍去一种，仅以四种条件，婆罗门便认定其为婆罗门，且当他自称‘我是婆罗门’时，所说合理，不犯妄语呢?”“可以，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于这五种条件中，我们可将容貌舍去。容貌又能起何关键作用呢? 乔达摩尊者，只要一位婆罗门母系与父系双方血统纯正，上溯七代祖先，家世清白，于血统论中无可指责、无有非议；又是通晓经典、受持圣典者，通达三部吠陀，兼明其词汇解释、仪轨规则、音韵分说，以及作为第五部的古代史传，熟知字句，通晓文法，于世间论和大人相上无所不达；又具足戒行，久修戒行，戒行成熟；又具足智慧，聪慧明利，是持祭勺者中的第一或第二。乔达摩尊者，具足此四种条件的，婆罗门便认定其为婆罗门，且当他自称‘我是婆罗门’时，所说合理，不犯妄语。”

312 “那么，婆罗门，在这四项条件中，是否可能舍去其中一项，仅凭其余三项，婆罗门们便可认定他为婆罗门，他自称‘我是婆罗门’时，说得正当，又不会违犯妄语呢?”“可能的，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在这四项条件中，我们可舍去咒语。咒语又有什么用呢? 只要一位婆罗门从父母双方皆是善生，血统纯净，上溯七代皆无争议，不受种姓方面的非难；他又具戒行，成就了圆满的戒行；并且他有智慧，在那些手持祭勺的人中，堪称第一或第二聪慧者——乔达摩尊者，具足这三项条件，婆罗门们便认定他为婆罗门，他自称‘我是婆罗门’时，说得正当，又不会违犯妄语。”

“那么，婆罗门，在这三项条件中，是否可能再舍去一项，仅凭两项，婆罗门们便可认定他为婆罗门，他自称‘我是婆罗门’时，说得正当，又不会违犯妄语呢?”“可能的，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在这三项条件中，我们可舍去出身。出身又有什么用呢?只要一位婆罗门有戒行，成就了圆满的戒行；并且他有智慧，在那些手持祭勺的人中，堪称第一或第二聪慧者——乔达摩尊者，具足这两项条件，婆罗门们便认定他为婆罗门，他自称‘我是婆罗门’时，说得正当，又不会违犯妄语。”

313 听了这话，那些婆罗门便对种德婆罗门说：“尊贵的种德婆罗门莫这样说！尊贵的种德婆罗门莫这样说！您这是在诋毁容貌，诋毁咒语，彻底否弃出身。尊贵的种德婆罗门，您这是一边倒向沙门乔达摩的论调啊！”

314 这时，世尊对那些婆罗门这样说：“诸位婆罗门，若你们心里这样想：‘种德婆罗门学识浅薄，种德婆罗门口才不善，种德婆罗门智慧不足，种德婆罗门没有能力就这段话与沙门乔达摩对谈。’那么，就让种德婆罗门留下，你们来与我讨论这段话。但若你们心里这样想：‘种德婆罗门多闻广博，种德婆罗门口才出众，种德婆罗门智慧深妙，种德婆罗门有能力就这段话与沙门乔达摩对谈。’那么，就请你们留下，让种德婆罗门来与我讨论。”

315 听了这话，种德婆罗门对世尊这样说：“请乔达摩尊者暂且停下，请乔达摩尊者默然，我当以如法的方式亲自回应他们。”然后，种德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这样说：“诸位大人请不要这样说，诸位大人请不要这样说：‘种德大人这简直是在诋毁容貌，诋毁咒语，彻底诋毁出身。种德大人您只是一味地附和沙门乔达摩的论调。’诸位，我并没有诋毁容貌，也没有诋毁咒语，更没有诋毁出身。”

316 那时，种德婆罗门的外甥——一位名叫盎迦的青年，正坐在那集会中。于是，种德婆罗门对诸婆罗门这样说：“诸位，你们看见那位青年盎迦——我的外甥了吗?”“是的，尊者。”“诸位，青年盎迦英俊、好看、令人悦目，具足最上等的容貌与光彩，犹如梵天之容貌、梵天之威仪，相貌不凡，无有

琐碎之处。在这整个集会中，除了沙门乔达摩，没有人在容貌上能与他相提并论。青年盎迦通晓咒语，善于持诵，精通三部吠陀，连同它们的词汇、仪轨、音韵，以及作为第五支的历史传说；熟稔字句与文法，于顺世论及大人相方面亦无有不足。他正是由我教导咒语的。青年盎迦从父母双方皆是善生，血统纯净，上溯七代皆不受质疑，未受到种姓方面的非难。他的父母我都认识。然而，假如青年盎迦也杀生、偷盗、与他人妻子通奸、说谎、饮酒，诸位，到了这个地步，容貌又有何用？咒语又有何用？出身又有何用？因此，诸位，只要一位婆罗门具足戒行，成就圆满的戒行，并且拥有智慧，能在那些手持祭勺的人中，成为第一或第二聪慧者——诸位，只要具备此二法，婆罗门们便认定他为婆罗门，而当他自称‘我是婆罗门’时，此语正确，且不犯妄语。”

戒慧之论 Sīlapaññākathā

317 “婆罗门，在这两支之中，可否搁置其中一支，仅凭另一支，婆罗门便能安立某人为婆罗门；如此一来，当他声称‘我是婆罗门’时，所说即为如实，而不致犯下妄语呢?”“乔达摩尊者，这并不可行。乔达摩尊者，慧是由戒所清净的，戒是由慧所清净的。有戒之处即是有慧，有慧之处即是有戒。具戒者即具慧，具慧者即具戒。而且，戒与慧，在世间被尊为最上。乔达摩尊者，就譬如以手洗手，或以脚洗脚；同样地，乔达摩尊者，慧是由戒所清净的，戒是由慧所清净的。有戒之处即是有慧，有慧之处即是有戒。具戒者即具慧，具慧者即具戒。而且，戒与慧，在世间被尊为最上。”“正是如此，婆罗门，正是如此，婆罗门。慧的确是由戒所清净的，戒是由慧所清净的。有戒之处即是有慧，有慧之处即是有戒。具戒者即具慧，具慧者即具戒。而且，戒与慧，在世间被尊为最上。婆罗门，就譬如以手洗手，或以脚洗脚；同样地，婆罗门，慧是由戒所清净的，戒是由慧所清净的。有戒之处即是有

慧，有慧之处即是有戒。具戒者即具慧，具慧者即具戒。而且，戒与慧，在世间被尊为最上。”

318 “那么，婆罗门，什么是那‘戒’？什么是那‘慧’呢?”

“乔达摩尊者，关于这个道理，我们所知的仅有这些了。善哉，愿乔达摩尊者亲自为此所说的道理开显其义。”

“那么，婆罗门，你仔细谛听，善加用心思惟，我将宣说。”

“是的，尊者。”种德婆罗门回答世尊。世尊这样说道：

“婆罗门，于此，如来出现于世，是阿拉汉、正自觉者……（中间省略，广说可依照经文段落的详述展开）。婆罗门，如是，比丘便具足戒。婆罗门，此即是那‘戒’……（中间省略，广说可依经展开）他进入并安住于初禅……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进入并安住于第四禅……他引导心、转向于智见，这便成为他的慧……他彻知‘不再有后有’，这便成为他的慧。婆罗门，此即是那‘慧’。”

种德表明成为近事男 Soṇadaṇḍaupāsakattapaṭivedanā

319 听了这话，种德婆罗门对世尊这样说：“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就好像有人把倒下的扶起来，把隐藏的揭开，为迷路的人指明道路，又好像在黑暗中举着油灯，让有眼者能看见诸色；同样地，乔达摩尊者以种种方式把法讲得清清楚楚。我从今以后，尽形寿，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您忆持我为近事男。乔达摩尊者，请您答应我，明日与比丘僧团一同来我家中应供。”世尊默然应允。

320 那时，种德婆罗门知道世尊已经应允，便从座起身，向世尊行礼，右绕之后离去。当夜过后，种德婆罗门在自己家中备好了上等的嚼食和啖食，然后派人去禀告世尊：“乔达摩尊者，时间到了，饭食已经备好。”于是，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持钵与衣，与比丘僧团一同前往种德婆罗门的住处。

抵达后，在已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那时，种德婆罗门亲手以上等的嚼食和啖食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令他们饱足。

321 那时，种德婆罗门见世尊用餐已毕、手离钵盂，便取来一张矮座，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种德婆罗门对世尊这样说道：“乔达摩尊者，若我身在大众之中，从座起身向乔达摩尊者行礼，大众便会轻慢于我。若大众轻慢我，我的名望便会衰减；名望既衰，财富也会随之衰减。我们的财富实乃依名望所得。乔达摩尊者，若我身在大众之中，我双手合十，便请乔达摩尊者以此视为我已从座起身行礼。乔达摩尊者，若我身在大众之中，我解下头巾，便请乔达摩尊者以此视为我已行头顶礼。乔达摩尊者，若我乘于车驾，从车驾下来向乔达摩尊者行礼，大众便会轻慢于我。若大众轻慢我，我的名望便会衰减；名望既衰，财富也会随之衰减。我们的财富实乃依名望所得。乔达摩尊者，若我乘于车驾，我举起刺棒，便请乔达摩尊者以此视为我已从车驾下来。乔达摩尊者，若我乘于车驾，我压低伞盖，便请乔达摩尊者以此视为我已行头顶礼。”

322 那时，世尊以法语教导、策励、令种德婆罗门欢喜之后，从座而起，便离去了。

种德经第四终。

究罗檀头经

DN 5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5. Kūṭadantasuttaṃ

伽奴马达的婆罗门与居士众 Khāṇumatakabrāhmaṇagahapatikā

323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摩揭陀国游化，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同行，来到摩揭陀国一个名叫伽奴马达的婆罗门村庄。世尊便住在伽奴马达的庵婆罗树园。那时，究罗檀头婆罗门统领伽奴马达，那里人口繁盛，牧草、水源与粮食丰饶，是色尼亚·频婆娑罗王所赐的皇家领地，尊贵的婆罗门封地。当时，究罗檀头婆罗门正筹办一场盛大的牺牲祭祀。为此，已有七百头公牛、七百头小公牛、七百头小母牛、七百只山羊和七百只公羊被牵至祭柱前。

324 伽奴马达的婆罗门与居士们听闻了这样的消息：“诸位贤者，那位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正与大约五百位比丘的大僧团一起在摩揭陀国游行，现已抵达伽奴马达，住在庵婆罗树园。而那位乔达摩大师，有如此善好的名声传扬开来：‘这位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亲自觉悟并实证了这包含天神、魔罗、梵天的世界，以及沙门、婆罗门、人天众生在内的世间之后，将它宣说出来。他所教导的法，初善、中善、后善，义理与辞句皆圆满，他阐明的是全然圆满、全然清净的梵行。能够得见这样的阿拉汉，实为善好。’

325 于是，伽奴马达的婆罗门与居士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伽奴马达，向着庵婆罗树园的方向走去。

326 那时，究罗檀头婆罗门正在高楼上层午休。他望见伽奴马达的婆罗门与居士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伽奴马达，朝着庵婆罗树园走去。见后他便唤来守门

人，问道：‘守门人，这是何故？为什么伽奴马达的婆罗门与居士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伽奴马达，向着庵婆罗树园的方向去呢?’

327 “贤者，那位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正与五百位比丘的大僧团一起在摩揭陀国游化，现已抵达伽奴马达，住于庵婆罗树园。关于那位乔达摩大师，有如此善好之声名传扬开来：‘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这些人正是前去拜见那位乔达摩大师的。”

328 此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心中想道：‘我曾闻：沙门乔达摩了知三种祭祀成就与十六种资具。而我对此三种祭祀成就与十六种资具并不知晓，却又想举行一场大祭祀。既然如此，我何不前往沙门乔达摩处，向他请教这三种祭祀成就与十六种资具呢?’

329 于是，究罗檀头婆罗门唤来管家，说道：“那么，管家，请你前往伽奴马达村的婆罗门家主们那里。到后，请这样告诉伽奴马达村的婆罗门家主们：‘诸位贤者，究罗檀头婆罗门如是说：请诸位暂且等候，究罗檀头婆罗门也将前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好的，尊者。”那位管家应诺究罗檀头婆罗门后，便前往伽奴马达村的婆罗门家主们那里。到后，便对伽奴马达村的婆罗门家主们说道：“诸位贤者，究罗檀头婆罗门如是说：请诸位暂且等候，究罗檀头婆罗门也将前去拜见沙门乔达摩。”

论究罗檀头的功德 Kūṭadantaguṇakathā

330 那时，有数百位婆罗门住在伽奴马达村，准备参加究罗檀头婆罗门的大祭祀。他们听说究罗檀头婆罗门要去拜访沙门乔达摩，便一同前去见他。

331 他们来到究罗檀头婆罗门跟前，问道：“究罗檀头尊者，您真的要去见沙门乔达摩吗?”“是的，各位，我正有此意：‘我也要去见沙门乔达摩。’”

究罗檀头尊者，请勿去见沙门乔达摩。您并不适合前去。如果您去了，您的声望将会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声望则会增长。正是为此，您不宜前去见他；反倒是沙门乔达摩，才宜前来见您。

究罗檀头尊者，您父母双方皆是高贵出身，血统纯净，上溯七代祖辈无可指责、毫无缺失。仅凭您的门第无可挑剔这一点，您便不宜去见沙门乔达摩；应是沙门乔达摩来见您。

“究罗檀头尊者，您富有、大财、巨富，拥有众多的财物、资产，以及大量的金银钱财……（中略）……”

阁下究罗檀头，是一位学习者、读诵者，于三吠陀已达彼岸，兼通它们的词汇集、仪轨、音韵与分类，以及第五支的历史传说；他精通字句，善解语法，于世间学问和大人相学亦无缺失……

阁下究罗檀头，相貌端严，赏心悦目，仪态庄严，具足最为殊妙的容色与光彩。他身具梵天般的肤色，梵天般的祥光，形体高广，无可指摘，令人瞻仰……

阁下究罗檀头，持戒精严，戒行成熟，成就了成熟而高尚的戒德……

阁下究罗檀头，言语和雅，谈吐优雅，具足都市人的言辞风范，流畅清晰，毫无涩滞，能善巧地阐明义理……

阁下究罗檀头，是众多老师的老师，正教授着三百位青年学生诵习咒语。更有从各方、各国前来的众多青年，为求学咒语、欲晓真言，汇聚于阁下究罗檀头的座前……

阁下究罗檀头，已然年迈高寿，岁月已深，步入了人生的暮年。而沙门乔达摩年纪尚轻，出家时浅……

究罗檀头婆罗门大人，您备受摩揭陀国色尼亚·频婆娑罗王的尊敬、敬重、尊崇、敬奉与礼待。

究罗檀头婆罗门大人，您也为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尊敬、敬重、尊崇、敬奉与礼待。

究罗檀头婆罗门大人您住在伽奴马达，那里充满众生，草、木、水、谷丰足，是摩揭陀国森尼亚·频婆娑罗王所赐、封赐婆罗门享用的领地。正因为您住在如此富饶的、婆罗门封赐的领地，应是沙门乔达摩前来拜见您，而不是您前去拜见他。

佛陀功德之论述 Buddhaguṇakathā

332 听闻此言，究罗檀头婆罗门便对这些婆罗门说：

“既如此，诸位，请也听我所言，为何理当是我们前去拜见乔达摩尊者，而绝非乔达摩尊者前来见我们。诸位，乔达摩沙门于父母双方皆出身纯正，血统清净，上溯七代，其门第从未受过任何非议与指责。仅凭这一点——乔达摩沙门具有如此无可挑剔的出身——便应是我们去拜见他，而非他来见我们。

诸位，沙门乔达摩舍弃了庞大的亲族，出家而为无家者……

诸位，沙门乔达摩确实舍弃了堆积如山的黄金，不论埋藏于地下，还是贮存在高处，出家而为无家者……

诸位，沙门乔达摩确实年纪轻轻，正值青春，头发乌黑亮泽，具足青春的美好，处在人生的初年，便离家而出家，成为无家者……

各位，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在父母不愿、泪流满面之时，剃除须发，披上袈裟，从在家生活中出离，过着无家的修行生活。

各位，沙门乔达摩确实相貌端正，赏心悦目，令人爱敬，具足最上妙的容貌庄严，有梵天般的色泽与威光，体相端严，令人百看不厌。

各位，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具戒者，他拥有圣洁的戒、善巧的戒，具足善戒。

诸位，沙门乔达摩确实言语和善、表达优雅，具足文雅、流畅、无瑕而能善达义理的言辞。

诸位，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许多人的师长，乃至师长的师长。

诸位，沙门乔达摩确实已断除感官欲望，远离了一切浮躁。

朋友们，那位沙门乔达摩，是教导业与行之果报者，以无过失为前导，利益修习梵行的众人……

朋友们，那位沙门乔达摩，是从高贵、血统纯正的刹帝利家族出家的……

朋友们，那位沙门乔达摩，是从富足、拥有大财富与大受用的家族出家的……

朋友们，有人从远方的国土、异域他乡而来，特地前来向沙门乔达摩请问……

各位，沙门乔达摩有成千上万的天神，尽形寿皈依于他……

各位，沙门乔达摩的善美名声如此传扬开来：'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

诸位，沙门乔达摩具足三十二种大人相……

诸位，沙门乔达摩好客迎人、和善亲切、面带微笑、开怀坦诚、主动交谈……

诸位，沙门乔达摩为四众所尊敬、敬重、尊崇、供养及礼敬……

诸位，众多天神与人类对沙门乔达摩深怀净信……

诸位，沙门乔达摩所住的村庄或城镇，那里的非人便不扰害人类……

诸位，沙门乔达摩拥有僧团、拥有随众，为众人之师，被公认是各派外道导师中的最上者。诸位，那些沙门婆罗门的名声，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而获得，但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并非如此得来。沙门乔达摩的名声，是由无上的明行圆满所成就的……

朋友们，摩揭陀国的色尼亚·频婆娑罗王，已偕同儿子、妻子、随从及大臣，尽形寿皈依了沙门乔达摩……

朋友们，憍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已偕同儿子、妻子、随从及大臣，尽形寿皈依了沙门乔达摩……

朋友们，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已偕同儿子、妻子、随从及大臣，尽形寿皈依了沙门乔达摩……

诸友，沙门乔达摩受到摩揭陀国色尼亚·频婆娑罗王的恭敬、尊重、礼敬、供养与敬奉……

诸友，沙门乔达摩受到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恭敬、尊重、礼敬、供养与敬奉……

诸友，沙门乔达摩受到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的恭敬、尊重、礼敬、供养与敬奉……

诸位，沙门乔达摩已来到伽奴马达，正住在庵婆园。诸位，凡是来到我们村落领地的沙门或婆罗门，都是我们的客人。而客人，正是我们应当恭敬、尊重、推崇、礼敬与恭奉的对象。既然沙门乔达摩来到了伽奴马达、住在庵婆园，这位沙门乔达摩就是我们的客人。是客人，便正是我们应当恭敬、尊重、推崇、礼敬与恭奉的对象。仅以此点而言，那位乔达摩尊者尚不该来见我们，反而是我们应当前去拜见那位乔达摩尊者。诸位，我对那位乔达摩尊者的功德了解仅止于此，然而乔达摩尊者的功德远不止这些，他的功德是不可计量的。

333 听了这话，那些婆罗门便对究罗檀头婆罗门说：“依究罗檀头尊者您对沙门乔达摩功德的称赞，即使那位乔达摩尊者住在一百由旬之外，具足信心的善男子也完全应当前去拜见，哪怕要亲自背着口粮袋去。”他们说道：“既然如此，各位，我们大家就一同前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吧。”

大胜王设大祀事 Mahāvijitarājayaññakathā

334 于是，究罗檀头婆罗门与众多婆罗门一起，前往庵婆园拜见世尊。见面后，他与世尊互相问候，在亲切友善、令人回味的寒暄过后，便退坐一面。伽奴马达婆罗门和居士们，有的顶礼世尊后退坐一面；有的与世尊互相问候、亲切寒暄后退坐一面；有的向世尊合掌致意后退坐一面；有的报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后退坐一面；还有一些则默不作声地退坐一面。

335 坐于一旁的究罗檀头婆罗门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尊者，我听说过：‘沙门乔达摩了知三种成就的祭祀与十六项资具。’然而，我并不了解这三种成就的祭祀与十六项资具。我想举行一场大祭祀，祈请乔达摩尊者为我开示三种成就的祭祀与十六项资具。”

336 “那么，婆罗门，你仔细聆听，善加思惟，我要宣说了。”“好的，尊者。”究罗檀头婆罗门回答世尊。世尊便说：“很久以前，婆罗门，有一位名叫大胜的国王，他十分富有，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广大的产业——金、银、物资、谷物不计其数，国库、粮仓无不充溢。那时，婆罗门，大胜王在闲居静处独自思惟时，心中生起这样的想法：‘我已获得如此广大的人间财富，统御着这片辽阔的大地。我何不举办一场盛大的祭祀？这定能为我带来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337 “既然如此，婆罗门，那就请你仔细聆听，善加思惟，我将为你宣说。”“好的，尊者。”库塔丹塔应答道。佛陀这样说：“很久以前，婆罗门，有一位名叫大胜的国王。他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资产无数，财富丰饶。当时，大胜王召来国师婆罗门，对他说：‘婆罗门，我于独处静修之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思惟：我已获得广大的世间财富，征服并统御着这片辽阔的大地。我为何不举办一场盛大的祭祀，以带给我长远的利益与安乐？婆罗门，我想要举办一场盛大的祭祀，恳请尊者教导我，以此成就我长远的利益与安乐。’”

338 “听了这话，婆罗门，国师婆罗门便对大胜王这样说：‘大王，您的国土如今仍存有盗贼与压迫。乡村遭劫，市镇遭劫，都城遭劫，拦路行劫之事，皆可得见。倘若大王在这般仍存盗贼与压迫的国土上强行征取赋税，那大王您便未尽自己的责任。大王您或许会这样想：“我当以杀戮、监禁、没收财产、呵责、驱逐出境等方式，将此盗贼祸患彻底铲除。”然而，依此并不能真正根除盗贼祸患。那些侥幸逃脱、残存下来的人，日后仍会回来侵扰大王的国土。不过，依凭如下这一办法，却可正确根除这些盗贼祸患。既然如此，大王，请这样施行：在您的国土中，凡致力于农耕畜牧者，大王便给予他们种子与粮食作为资助；凡致力于经商贸易者，大王便给予他们资本；凡致力于承担公职者，大王便为他们发放薪俸与饮食。如是，那些众人便会专心于各自的业处，不再侵害大王的国土，而大王的税收收入也将大大增长。国土便得安泰稳定，无有盗贼，无有压迫。人民欢欣喜悦，怀抱幼子置诸膝上嬉

戏，可以说，家家夜不闭户，安然而居。’

“‘好的，尊者！’婆罗门，大胜王听从了国师婆罗门的建议。对于国土中那些致力于农耕畜牧者，大胜王给予了他们种子与粮食作为资助；对于致力于经商贸易者，大胜王给予了他们资本；对于致力于承担公职者，大胜王为他们订立了薪俸与饮食。那些人便专心于各自的业处，不再侵害大王的国土，大王的税收收入也大大增长了。国土安泰稳定，无有盗贼，无有压迫，人民欢欣喜悦，怀抱幼子置诸膝上嬉戏，可以说，家家夜不闭户，安然而居。于是，婆罗门，大胜王召见国师婆罗门，对他这样说：‘尊者，我的盗贼祸患已经根除。依凭尊者的办法，我的税收也大大增长。国土安泰稳定，无有盗贼，无有压迫。人民欢欣喜悦，怀抱幼子置诸膝上嬉戏，可以说，家家夜不闭户，安然而居。婆罗门，我想要举办一场盛大的祭祀。请尊者教导我，如何做才能为我带来长远的利益与安乐。’”

四资具 Catuparikkhāraṃ

339 “那么，大王，请您这样做：在您的国土中，无论是居住于城中与乡下的附属刹帝利，愿您传令给他们：‘诸位，我愿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请各位允准我，这必将长夜为我带来利益与安乐。’在您的国土中，无论是居住于城中与乡下的大臣及侍从……无论是居住于城中与乡下的大富婆罗门……无论是居住于城中与乡下的富有居士，愿您传令给他们：‘诸位，我愿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请各位允准我，这必将长夜为我带来利益与安乐。’”“婆罗门，于是大胜王回答国师婆罗门：‘好的，尊者！’，便听从了他的建议。随后，大胜王向他国土中无论是居住于城中与乡下的附属刹帝利传令：‘诸位，我愿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请各位允准我，这必将长夜为我带来利益与安乐。’他们答言：‘请大王举行祭祀吧，大王，这正是祭祀的时节。’他又向无论是居住于城中与乡下的大臣及侍从……向无论是居住于城中与乡下的大富婆罗门……向无论是居住于城中与乡下的富有居士传令：‘诸位，我愿举

行一场盛大的祭祀，请各位允准我，这必将长夜为我带来利益与安乐。’他们答言：‘请大王举行祭祀吧，大王，这正是祭祀的时节。’如此，这四种表示赞同的群体，便成为这场祭祀的资具。”

八资具 Aṭṭha parikkhārā

340 “大胜王具足八种德行：他母系与父系血统纯正，家世清白可追溯至第七代祖父辈，无有垢染，从未因出身而受到指责或轻视；他容貌俊美，悦目可亲，庄严殊胜，具足最上等的容仪，有梵天般的肤色，梵天般的威仪，其身相无可挑剔；他资财丰饶，拥有巨量财富与广大产业，金银无数，物资充盈，谷物钱财充足，国库粮仓悉皆满溢；他武力强盛，拥有训练有素、号令严明的四部军队，仅凭威名便能镇伏敌人；他具足信心，是一位施者、布施之主，家门长向沙门、婆罗门、穷困者、流浪者、乞食者敞开，犹如公共水井，广行福德；他博学多闻，于种种教说，深解其义，知此言为此义，彼言为彼义；他具足智慧，明敏、通达、锐利，能善巧思择过去、未来、现在的事务。大胜王便是如此具足八种德行。如是，这八种德行也成为本次祭祀的资具。”

四种资具 Catuparikkhāraṃ

341 “国师婆罗门具足四种德行。他于母系、父系双方皆血统纯正，上溯七代祖父辈，家世清白，从未因出身问题而受到指摘或轻视。他精通经典、铭记传承，是三部吠陀的专家，兼通词汇注解、祭祀仪轨、语音学、词源学，以及作为第五部分的古史传说；他既善读诵，又明语法，于顺世论和大人相等方面亦通达无碍。他持守戒律，具足圆满的戒行，安住其中。他拥有智慧，聪慧、明达、敏锐，在参与祭祀者中，第一位或第二位执持供勺。国师婆罗门正是具足此四种德行。由此，这四种德行便成为这场祭祀的资具。”

三种道理 Tisso vidhā

342 “婆罗门，那时，国师婆罗门在大胜王举行大祭祀之前，先为他说明了三种免于追悔的道理：‘尊贵的大王，当您想要举行大祭祀时，或会生起这样的追悔：“唉，我这一大笔财富就要散失了！”——尊贵的大王，您不应生起这样的追悔。尊贵的大王，当您正在举行大祭祀时，或会生起这样的追悔：“唉，我这一大笔财富正在散失！”——尊贵的大王，您也不应生起这样的追悔。尊贵的大王，当您举行完大祭祀之后，或会生起这样的追悔：“唉，我那大笔财富已经散失了！”——尊贵的大王，您仍不应生起这样的追悔。’婆罗门，这便是国师婆罗门在大胜王举行大祭祀之前，先为他说明的三种免于追悔的道理。”

十种行相 Dasa ākārā

343 “婆罗门，接着，国师婆罗门在大胜王举行大祭祀之前，以十种行相消除了国王对于受供者的追悔：‘尊贵的大王，来赴您祭祀者，会有杀生之人，也会有戒除杀生之人。于诸杀生者，唯其自受；于诸戒除杀生者，便请为了他们而祭祀，为了他们而欣然，为了他们而喜悦，令心依他们而得净信。尊贵的大王，来赴您祭祀者，会有不与取之人，也会有戒除不与取之人……会有于欲乐邪行之人，也会有戒除欲乐邪行之人……会有说妄语之人，也会有戒除妄语之人……会有说离间语之人，也会有戒除离间语之人……会有说粗恶语之人，也会有戒除粗恶语之人……会有说绮语之人，也会有戒除绮语之人……会有心怀贪婪之人，也会有不怀贪婪之人……会有心怀嗔恚之人，也会有心无嗔恚之人……会有持邪见之人，也会有持正见之人。于诸持邪见者，唯其自受；于诸持正见者，便请为了他们而祭祀，为了他们而欣然，为了他们而喜悦，令心依他们而得净信。’婆罗门，国师婆罗门便是这样在大胜王举行大祭祀之前，以十种行相消除了他对于受供者的追悔。”

十六行相 Soḷasa ākārā

344 婆罗门，接着，在大胜王正举行大祭祀时，国师婆罗门以十六种方式启发、激励、策励、鼓舞他的心：‘尊贵的大王，当您正举行大祭祀时，或许会有人这样说：“大胜王确实在举行大祭祀，但是那些身为他随从的、住在城中和乡村的王族成员并未受到邀请。然而尊贵的大王却举行了这样的大祭祀。”即便有人这样议论尊贵的大王，在法理上也不成立。因为尊贵的大王您，确实邀请了那些身为随从的、住在城中和乡村的王族成员。就此而言，也让尊者大王您知晓：请您祭祀，请您欣然，请您喜悦，让内心就此净信吧。’

‘尊者大王，当您举行如此大祭祀时，或许会有人这样说：“大胜王确实正在举行大祭祀，但那些居住于城中和乡村、作为他随从的大臣与朝臣，却并未受到邀请……那些居住于城中和乡村的富豪婆罗门，却并未受到邀请……那些居住于城中和乡村的富裕居士，却并未受到邀请。然而，大王您却举行了这样的大祭祀。”——如果有人这样议论大王您，这在法理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尊者大王您，确实邀请了那些居住于城中和乡村的富裕居士。以此因缘，也请尊者大王了知：请您祭祀吧，请您欣然吧，请您喜悦吧，让内心由此净信吧。’

尊贵的大王，当您举行大祭祀时，或许有人会这样说：‘大胜王确实在举行大祭祀，但他并非父母双方家世清净、血统纯正，上溯七代祖先从未在出身上被质疑或非议的人。然而，大王您却举行了这样的大祭祀。’若有人这样议论大王，这在法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尊贵的国王您，正是父母双方家世清净、血统纯正，上溯七代祖先从未在出身上被质疑或非议的人。大王，凭此也请您了知：请祭祀，请欣然，请欢喜，令心净信。

“‘尊贵的大王，当您举行大祭祀之时，或许会有人如此说：“大胜王确实在举行大祭祀，然而他并非相貌端严、令人悦目、仪态庄重，具足最殊胜的容貌光彩，有如梵天之貌、梵天之姿，令人目不暂舍……他并非富有，不具备巨大的财富与产业，金、银的储备极为充裕，物资与日用品极为丰足，金钱

与谷物极为丰足，国库与粮仓悉皆充满……他并非强大有力，不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听从教令的四兵军队，不足以靠威名摧伏敌人……他并非有净信、乐于布施的施主，门户不闭，犹如公共饮水亭，向沙门、婆罗门、穷困者、流浪者、乞丐广行布施，积集种种福德……他并非博学多闻，于种种经教无不精通……对于那句所说的道理，他并不知晓‘这是此句的含义，这是此句的含义’……他并非贤明、干练、具足智慧，有能力思惟过去、未来与现在的事理。然而，大王您却举行了这样的大祭祀。”若有人如此议论大王您，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尊贵的国王您，确实是贤明、干练、具足智慧，有能力思惟过去、未来与现在事理的人。以此之故，也让大王您了知：请您祭祀吧，请您欣悦吧，请您欢喜吧，内心即此而净信吧。’”

“大王，当您举行大祭祀时，或许有人会这样说：‘大胜王确实在举行大祭祀，但他的国师婆罗门，并非父母双方家世清净、血统纯正，上溯七代祖先从未在出身上被质疑或非议的人。然而，大王您却举行了这样的大祭祀。’若有人这样议论，这在法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尊贵的大王的国师婆罗门，正是父母双方家世清净、血统纯正，上溯七代祖先从未在出身上被质疑或非议的人。大王，请您了知：请祭祀，请欣然，请欢喜，令心净信。”

大王，当大胜王举行大祭祀时，或许会有这样的议论者：‘大胜王确实在举行大祭祀，然而他的国师婆罗门，并非诵习者，并非持咒者，并非通达三部吠陀及其词汇、仪轨、音韵、词源，以及作为第五的历史传说的人；不是通达经教、善解语法之人；于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亦有所不足……乃至非戒行圆满、戒德成熟、善具戒德者……也并非能在祭祀中第一或第二执取供养勺的智者、堪能、敏锐之人。大王却在这样的情况举行如此大的祭祀。’然而，大王，这样的议论在法上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大王的国师婆罗门，正是能在祭祀中第一或第二执取供养勺的智者、堪能、敏锐之人。大王，当知此理：请您祭祀，施舍，内心欢喜，让信心于此得以净信吧。’究罗檀头，正是以此十

六种方式，国师婆罗门对正在举行大祭祀的大胜王予以开示、劝勉、鼓舞，令其欢喜。

345 “究罗檀头，在那场祭祀中，牛未曾被杀，羊未曾被杀，鸡与猪未曾被杀；种种众生未曾遭受杀戮。为祭柱故，未有树木被砍伐；为铺祭场故，未有吉祥草被割取。那时，被称为奴仆、佣人或劳工的人们，并非在棍棒威吓下，并非在恐惧逼迫下，并非流着泪、哭丧着脸去做准备。谁愿意做便去做，谁不愿意做便不去做；想做的事物便去做，不想做的便不去做。那场祭祀，是以酥油、油、生酥、酪、蜜与糖浆来完成的。”

346 “那时，究罗檀头，跟随国王的刹帝利们——无论是住在城中还是住在乡间，大臣与侍从们——无论是住在城中还是住在乡间，家财丰厚的婆罗门们——无论是住在城中还是住在乡间，拥有大量财富的长者们——无论是住在城中还是住在乡间，都带着丰厚的财物，来到大胜王面前，这样说道：“陛下，这是我们专为陛下带来的丰厚财物，请陛下收下。”大胜王回答：“诸位，不必了。我也有通过如法赋税积聚的丰厚财物。这些财物你们留下，再从我这里多拿些回去吧。”他们被国王拒绝后，退到一旁，这样想道：“我们若将这些丰厚的财物再带回各自的家中，实在不太妥当。大胜王正在举行大祭祀，我们不如就随同他一起布施供养吧。”

347 “那时，婆罗门，城里的刹帝利从属与乡间的刹帝利从属，在祭祀场东面设立了布施品；城里的辅相与朝臣、乡间的辅相与朝臣，在祭祀场南面设立了布施品；城里的巨富婆罗门与乡间的巨富婆罗门，在祭祀场西面设立了布施品；城里的富豪长者与乡间的富豪长者，在祭祀场北面设立了布施品。”“究罗檀头，在他们举行的这些布施供养中，同样没有牛被杀害，没有羊被杀害，没有鸡与猪被杀害，也没有各种众生遭受杀害；没有树木为作祭祀柱而遭砍伐，没有吉祥草为敷设场地而被割取。那些被称为奴仆、工人或劳工的人，不是在棍棒的威逼下，不是在恐惧的胁迫下，也不是流着眼泪、哭丧着脸去做准备的。而是，谁愿意做，便去做；谁不愿意，便不做。他们想做

的，便去做；不想做的，便不做。他们的这些布施供养，最终皆以酥油、油、生酥、酪、蜜与糖浆来完成。”

“如此，有四方赞同者，大胜王圆满具足八支，辅相婆罗门圆满具足四支；又有三种方式。婆罗门，这便名为以三种成就、十六项资具庄严所成的祭祀。”

348 闻此语后，那些婆罗门顿时喧噪起来，高声大呼：“善哉，祭礼！善哉，祭礼成就！”究罗檀头婆罗门却默然端坐。于是，那些婆罗门对他说道：“究罗檀头尊者，您为何不随喜沙门乔达摩的善说呢？”“诸位，我并非不随喜沙门乔达摩的善说。凡有不随喜沙门乔达摩善说者，其首当裂。然而，诸位，我内心如此思惟：‘沙门乔达摩并没有说“如是我闻”，也没有说“应当如是”；沙门乔达摩只宣说“彼时如是，彼时如是”。因此，诸位，我便想：沙门乔达摩那时必是那位大胜王、那位祭主，或是那位主持祭祀的辅相婆罗门。’乔达摩大师可忆念，自己曾亲历或主持这样的祭祀，并于身坏命终之后往生善趣、天界吗？”“婆罗门，我忆念：我确曾亲自主持过这样的祭祀，身坏命终后往生善趣、天界。当时，我正是那位主持祭祀的辅相婆罗门。”

常施随顺之祀 Niccadānaanukulayaññaṃ

349 “乔达摩大师，那么，是否有比这种具足三种成就和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更为简便、更为省事，而果报与利益却更为广大的其他祭祀呢？”

“婆罗门，确实有另一种祭祀，比起这具足三法、十六项资具的祭法，准备更少、劳役更轻，而果报与利益却更为广大。”

“乔达摩大师，那么，比这具足三法、十六项资具的祭法准备更少、劳役更微，果报与利益却更大的祭祀，究竟是哪一种呢？”

“婆罗门，那些常行的布施与随顺的供养，正是特为持戒的出家修行人所施设。婆罗门，正是这种祭祀，比起这具足三法、十六项资具的祭法，准备更少、劳役更轻，而果报与利益却更为广大。”

乔达摩尊者，是何缘故，是何原因，使得常供、随顺的祭祀，比起具足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更为简易、更少劳费，却有更大的果报和更大的利益呢?

婆罗门，阿拉汉或正行于阿拉汉道者，不会参与那样的祭祀。何以故? 婆罗门，因为在那种祭祀里，可以看见杖击、扼颈等行为。因此，阿拉汉或正行于阿拉汉道者，不会参与那种祭祀。然而，婆罗门，那常供、随顺的祭祀，是专为持戒的出家者所作的供养——婆罗门，对于这样的祭祀，阿拉汉或正行于阿拉汉道者便会参与。何以故? 婆罗门，因为在这种祭祀里，看不见杖击、扼颈等行为。因此，阿拉汉或正行于阿拉汉道者，会参与这样的祭祀。婆罗门，这便是因、这便是缘，使得这种常供、随顺的祭祀，比起具足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更为简易、更少劳费，却有更大的果报和更大的利益。

350 乔达摩尊者，那么，是否有另一种祭祀，比起具足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以及这常供、随顺的祭祀，更为简易、更少劳费，却有更大的果报和更大的利益呢?

婆罗门，有的。另有一种祭祀，它比具足这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也比这种常施、随顺的祭祀，更为简便、更少劳费，却有更大的果报与更大的利益。

乔达摩尊者，那么，哪一种祭祀，比具足这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以及这种常施、随顺的祭祀，更为简便、更少劳费，却又拥有更大的果报与更大的利益呢?

婆罗门，若有人为四方僧团建造精舍，婆罗门，这种祭祀，就比具足这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以及这种常施、随顺的祭祀，更为简便、更少劳费，却有更大的果报与更大的利益。

351 “乔达摩尊者，是否有另一种祭祀，比起这三种成就、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起恒常布施的随顺祭祀，比起建造寺院的布施，更为简便、更少劳苦，而果报更大、利益更殊胜呢?”

“婆罗门，确有另一种祭祀，比起这三种成就、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起恒常布施的随顺祭祀，比起建造寺院的布施，更为简便、更少劳苦，而果报更大、利益更殊胜。”

“乔达摩尊者，那么，那种比这三种成就、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恒常布施的随顺祭祀，比建造寺院的布施，更为简便、更少劳苦，且果报更大、利益更殊胜的祭祀，究竟是什么呢?”

婆罗门，当一个人以净信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婆罗门，这种皈依的祭祀，比之那具备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之那恒常布施的随顺祭祀、比之那建造寺院的布施，更少筹备、更少劳役，却能带来更大的果报与更大的利益。

352 乔达摩尊者，是否还有另一种祭祀，比这具备三种成就和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这恒常布施的随顺祭祀、比这建造寺院的布施、比这些皈依，更少筹备、更少劳役，却能带来更大果报、更大利益呢?

婆罗门，还有另一种祭祀，比这具备三种成就和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这恒常布施的随顺祭祀、比这建造寺院的布施、比这些皈依，更少筹备、更少劳役，却能带来更大的果报与更大的利益。

“乔达摩尊者，那么，哪一种祭祀，比起这具足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起这日常的供养、随顺的祭祀，比起这建造寺院的布施，比起这些皈依，准备更少、操办更简，而果报更大、利益更胜呢?”

“婆罗门，当一个人心怀净信，受持学处——离杀生、离不与取、离邪淫、离妄语、离导致放逸的谷酒、果酒等麻醉品——婆罗门，这样的祭祀，比起那具足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起那日常的供养、随顺的祭祀，比起

那建造寺院的布施，比起那些皈依，准备更少、操办更简，而果报更大、利益更胜。”

353 “乔达摩尊者，那么，是否还有另一种祭祀，比起这具足三种成就与十六项资具的祭祀，比起这日常的供养、随顺的祭祀，比起这建造寺院的布施，比起这些皈依，比起这些学处，准备更少、操办更简，而果报更大、利益更胜呢?”

“婆罗门，确实有另一种祭祀，它比这三种成就具足、十六资具完备的祭祀，比这日常供养、随顺的祭祀，比这建造寺院的布施，比这些皈依，比这些戒条，所需准备更少、劳役更少，而果报更大、利益更大。”

“乔达摩尊者，那么，那种比三种成就具足、十六资具完备的祭祀，比日常供养、随顺的祭祀，比建造寺院的布施，比皈依，比受持戒条，所需准备更少、劳役更少，而果报更大、利益更大的祭祀，究竟是什么呢?”

“婆罗门，当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出现于世间……（应如 190-212 段未断部分那样详细展开）。如是，婆罗门，比丘具足戒行……进入并安住于初禅。婆罗门，这种祭祀，较先前那些祭祀所需准备更少、劳役更少，而果报更大、利益更大。……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婆罗门，这种祭祀，较先前那些祭祀所需准备更少、劳役更少，而果报更大、利益更大。他将心导向智见……婆罗门，这种祭祀，较先前那些祭祀所需准备更少、劳役更少，而果报更大、利益更大……他彻知：‘不再有后有。’婆罗门，这种祭祀，较先前那些祭祀所需准备更少、劳役更少，而果报更大、利益更大。婆罗门，在此祭祀成就之上，更无超越、更殊胜的祭祀成就了。”

究罗檀头表白近事男 Kūṭadantaupāsakattapaṭivedanā

354 如是说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对世尊说道：“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正如有人把倒下的扶正，把隐藏的揭开，为迷途的人指出道路，于黑暗中执持灯明，使具眼者得见诸色；乔达摩尊者也同样以

种种方式阐明了法。我从今日起，尽形寿，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愿乔达摩尊者纳受我为近事男，从今至命终，终身皈依。乔达摩尊者，我释放那七百头公牛、七百头小公牛、七百头小母牛、七百头山羊、七百头公羊，让它们重获生命，食青草，饮清凉之水，任凉风吹拂其身。”

现证入流果 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

355 于是，世尊便为究罗檀头婆罗门次第说法：先说布施法、持戒法、生天法；接着揭示感官欲乐的过患，其卑微、杂染与出离的功德。当世尊了知究罗檀头婆罗门的心已堪任调柔、离盖踊跃、净信安住时，便为他开示诸佛最殊胜的教法——苦、集、灭、道。就像一块干净无垢的布，能够完美地吸收染料一样，究罗檀头婆罗门就在他坐着的座位上，生起了远离尘垢的法眼，证悟到：“凡是具有生起性质的事物，全都是具有灭尽性质的。”

356 这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已见法、得法、知法、深入法，超越疑惑，断除犹豫，于导师教法中得无畏自信，不再依止他人。他向世尊禀白：“乔达摩尊者，明日请与比丘僧团一道，接受我的饭食。”世尊默然应允。

357 究罗檀头婆罗门了知世尊应允后，便从座起身，向世尊敬礼，作右绕礼而后离去。那夜过后，究罗檀头婆罗门在自己的祭场准备了上妙的嚼食与啖食，随即派人告知世尊：“时间到了，乔达摩尊者，饭食已备。”

358 是时，世尊于午前时分披好袈裟，持衣钵，与比丘僧众一同前往婆罗门究罗檀头的祭祀场。至已，于所敷之座而坐。

时，婆罗门究罗檀头亲手以上好嚼食、啖食供奉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令得饱满。世尊食毕，钵已离手后，婆罗门究罗檀头取一卑座，退坐一面。世尊即为退坐一面之婆罗门究罗檀头说法、开示、激励、令欢喜，然后从座起身离去。

《究罗檀头经》第五。

摩诃梨经

DN 6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6. Mahālisuttaṃ

婆罗门使者事 Brāhmaṇadūtavatthu

359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的重阁讲堂。那时，众多从憍萨罗国和摩揭陀国来的婆罗门使者，因事正住在毗舍离。那些憍萨罗与摩揭陀的婆罗门使者听说：“那位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现正住在毗舍离大林的重阁讲堂。关于这位乔达摩大师，有这样美好的声誉传扬开来：‘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亲身证悟了这个包含天、魔、梵的世间，以及其中的沙门、婆罗门、天与人等众生，然后向人宣说。他所宣说的法，初善、中善、后善，义理与言辞圆满无缺地阐明了完全清净的梵行。’能见到这样的阿拉汉，确实是件善事。”

360 于是，这些憍萨罗和摩揭陀的婆罗门使者们便前往大林的重阁讲堂。那时，那耆多尊者是世尊的侍者。这些憍萨罗和摩揭陀的婆罗门使者们来到那耆多尊者跟前，对他说：“那耆多尊者，乔达摩尊者现在何处？我们想拜见他。”那耆多尊者回答：“各位贤友，现在不是见世尊的时候，世尊正在独自禅修。”于是，这些憍萨罗和摩揭陀的婆罗门使者便在一旁坐下，心里想：“我们拜见了那位乔达摩尊者之后才离开。”

奥塔达离车维事 Oṭṭhaddhalicchavīvatthu

361 这时，奥塔达离车维（即摩诃梨）也带着众多离车族眷属，一同前往大林的重阁讲堂，来到那耆多尊者跟前；到了之后，便向那耆多尊者礼敬，站

在一旁。站在一旁的奥塔达离车维对那耆多尊者这样说：“那耆多尊者，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现在在哪里呢？我们想拜见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那耆多尊者回答：“摩诃梨，现在不是见世尊的时候，世尊正在独自禅修。”于是，奥塔达离车维也在那里一旁坐下，心里想：“待我拜见了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后再离去。”

362 那时，沙弥狮子来到尊者那耆多跟前，礼敬尊者后，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沙弥狮子对尊者那耆多说：“尊者迦叶，这众多来自憍萨罗与摩揭陀的婆罗门使者，以及离车维奥塔达连同大批离车族人，都来到了这里，想拜见世尊。善哉，尊者迦叶，请让这些人得以拜见世尊。”

那耆多尊者说：“既然如此，狮子，就由你亲自向世尊禀报吧。”“是，尊者。”沙弥狮子应诺那耆多尊者后，便来到世尊跟前，礼敬世尊，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沙弥狮子对世尊这样说：“世尊，这众多来自憍萨罗与摩揭陀的婆罗门使者，以及离车维奥塔达带领的大批离车族随从，都来到了这里，想拜见世尊。世尊，愿您慈悲，让这些大众都能拜见世尊。”世尊这么说：“既然如此，狮子，你就在讲堂后方的阴凉处铺设座位吧。”“是，世尊。”沙弥狮子应诺世尊后，便在讲堂后方的阴凉处敷设了座位。

363 于是，世尊从住处出来，在讲堂后方阴凉处已敷好的座位上坐了下来。那时，那些憍萨罗与摩揭陀的婆罗门使者们便来到世尊面前，与世尊互相问候，进行了亲切友善的寒暄交谈后，坐在一旁。离车维奥塔达也带领着大批离车族随从来到世尊面前，礼敬世尊后，坐在一旁。

364 奥塔达离车维坐在一旁，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前些日子，离车族之子善星来到我处，对我说：‘摩诃梨，自从我依止世尊而住，至今已近三年，我能见到那些可爱的、与欲乐相应的、令人欢喜的天色，却听不到那些可爱的、与欲乐相应的、令人欢喜的天声。’尊者，那位离车族之子善星所未能听到的、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欢喜的天声，究竟是确实存在，还是并不存在呢？”

一向修习之定 Ekaṃsabhāvitasamādhi

365 “摩诃梨，那些可爱的、与欲乐相应、令人染著的天声确实存在，只是离车族之子善星未能听到它们，并非它们不存在。”“尊者，那么，是什么原因、什么缘故，使离车族之子善星虽有却未能听到那些可爱的、与欲乐相应、令人染著的天声，而非它们不存在呢?”

366 摩诃梨，在此，比丘向东方修习单向之定，是为了见到那些可爱、与欲相应、染著的天色，而不是为了听闻那些可爱、与欲相应、染著的天声。当他于东方修习那种只为了见到可爱、与欲相应、染著的天色，而不是为了听闻可爱、与欲相应、染著的天声的单向定时，他在东方得见那些可爱、与欲相应、染著的天色，却不得听闻那些可爱、与欲相应、染著的天声。那是什么缘故呢? 摩诃梨，因为比丘向东方修习单向定，正是为了见到可爱、与欲相应、染著的天色，而不是为了听闻可爱、与欲相应、染著的天声。正因如此，便是这样。

367 再者，摩诃梨，比丘对南方……西方……北方……乃至上方、下方、横向修习单向定，为见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的天色，而不为闻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的天声。当他于上方、下方、横向等处，成就了那种为见天色、不为闻天声的单向定时，便于那些方向得见天色而不得闻天声。这是什么原因呢? 摩诃梨，正因为比丘对上方、下方、横向修习单向定，就是为了见天色、不为闻天声，所以结果如此。

368 摩诃梨，于此，比丘于东方修习单向定，为听闻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的天声，而非为得见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的天色。当他安住于东方所修习的这种单向定——为闻天声而非见天色，那些天声与天色皆为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时，他便在东方得闻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的天声，却不得见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的天色。这是什么缘故呢? 摩诃梨，正因为比丘于东方修习单向定，即是为了听闻那

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的天声，而非为了得见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染著的天色，所以，正是如此。

369 摩诃梨，再者，有比丘向南方……向西方……向北方……进而向上、向下、横向修习一面定。此定旨在听闻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愉悦的天界音声，而非为见到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愉悦的天界色貌。当他经由向上、向下、横向修习一面定后，便听闻到来自上方、下方与横方的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愉悦的天界音声，却见不到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愉悦的天界色貌。这是什么原因呢？摩诃梨，这是因为比丘向上、向下、横向修习一面定，只为听闻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愉悦的天界音声，而不是为见到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愉悦的天界色貌。

370 “摩诃梨，在此，有比丘于东方修习了“双俱定”——此定既为得见可爱、与欲相应、令人贪染的天界之色，也为得闻可爱、与欲相应、令人贪染的天界之声。当他住于东方所修的双俱定时——此定既为得见可爱、与欲相应、令人贪染的天界之色，也为得闻可爱、与欲相应、令人贪染的天界之声——他便能于东方看见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贪染的天界之色，也能听闻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贪染的天界之声。这是什么原因呢？摩诃梨，正是因为如此：当这位比丘于东方修习双俱定时，此定既为看见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贪染的天界之色，也为听闻那些可爱、与欲相应、令人贪染的天界之声。”

371 “再者，摩诃梨，比丘向南方……向西方……向北方……于上方、下方、横向修习两面定，为了见到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悦意的天色，也为听到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悦意的天声。当他于上方、下方、横向修习了两面定后，便见到了上方、下方、横向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悦意的天色，也听到了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悦意的天声。这是什么原因呢？摩诃梨，这是因为比丘于上方、下方、横向修习两面定，正是为了见到那些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悦意的天色，也为听到那些可爱、与欲乐相

应、令人悦意的天声。摩诃梨，这便是那原因、那因缘，使得离车族之子善星未能听到那确实存在、可爱、与欲乐相应、令人悦意的天声，而非天声不存在。”

372 “尊者，想来比丘们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正是为了亲证这些定的修习吧?”“不，摩诃梨，比丘们在我座下修习梵行，并非为了亲证这些定的修习。摩诃梨，还有其他诸法更为殊胜、更为微妙，比丘们正是为了亲证那些法，才在我座下修习梵行。”

四圣果 Catuariyaphalaṃ

373 “那么，尊者，那些比丘们为了亲证它们而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的、更为殊胜、更为微妙的法，又有哪些呢?”“摩诃梨，于此，一位比丘以断尽三结，成为入流者，不再堕于恶道，决定趣向正觉。摩诃梨，这一法便是更为殊胜、更为微妙的法，比丘们正是为了亲证这一法，而在我座下修习梵行。”

“再者，摩诃梨，比丘断尽三结，贪、嗔、痴转薄，成为一来者，只一次还来此世间，便令苦尽。摩诃梨，此亦是更为殊胜、更为微妙之法，诸比丘正是为了亲证此法，而于我座下修习梵行。”

“再者，摩诃梨，比丘断尽五下分结，成为化生者，于彼处般涅槃，不来此世间。摩诃梨，此亦是更为殊胜、更为微妙之法，诸比丘正是为了亲证此法，而于我座下修习梵行。”

再者，摩诃梨，比丘灭尽诸漏，于现法中以证智自作证，具足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摩诃梨，此亦是更为殊胜、更为微妙之法，诸比丘正是为了亲证此法，而于我座下修习梵行。摩诃梨，这些即是更为殊胜、更为微妙之法，诸比丘正是为了亲证这些法，而于我座下修习梵行。

八支圣道 Ariyaaṭṭhaṅgikamaggo

374 “尊者，证得这些法，可有道、有行道吗?”“摩诃梨，确实有道，有行道。”

375 “尊者，那么，什么是证得这些法的道，什么是行道呢?”“正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摩诃梨，这便是证得这些法的道与行道。”

二位出家者事 Dvepabbajitavatthu

376 摩诃梨，一时，我住在憍赏弥的瞿师罗。那时，有两位出家者——游方者文荼与木钵弟子阇利，来到我处。他们与我互相问候，说过了让人欢喜、可铭记的客套话后，便站在一边。站定之后，那两位出家者对我这样说：“乔达摩贤友，究竟命即是身，还是命与身相异?”

377 「『那么，贤友们，请谛听，善作意，我将宣说。』

『是的，贤友。』那两位出家人应答道。

我这样说道：『贤友们，于此世间，如来出现，彼是阿拉汉、正自觉者……（应如第 190 至 212 段所广说）贤友们，就这样，比丘具足戒……成就并安住于初禅那。贤友们，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适合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身是另一”吗? 贤友们，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适合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身是另一”。然而，贤友们，我如此知、如此见，却既不说“命即是身”，也不说“命是一，身是另一”……第二禅那……第三禅那……成就并安住于第四禅那。贤友们，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适合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身是另一”吗? 贤友们，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适合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身是另一”。然而，贤友们，我如此知、如此见，却既不说“命即是身”，也不说“命是一，身是另一”……其心导向、转向智见……贤友们，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适合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身是另一”吗? 贤友们，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适合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身是另一”。然而，贤友们，我如此知、如此见，却既不说“命即是身”，也不说“命是一，身是另一”……了知“不再有此生”。贤友们，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适合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身是另一”吗? 贤友们，如

此知、如此见的比丘，不适合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身是另一”。然而，贤友们，我如此知、如此见，却既不说“命即是身”，也不说“命是一，身是另一”。』」

世尊这样说。奥塔达离车维对世尊所说随喜赞叹。

《摩诃梨经》第六终

阇利经

DN 7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7. Jāliyasuttaṃ

二出家者事 Dvepabbajitavatthu

378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憍赏弥的瞿师罗。那时，有两位出家人——游方者文荼，以及木钵师的门徒阇利——来到世尊的住处，与世尊彼此问候。在说完亲切且值得忆念的寒暄语后，他们站到一旁。立定之后，这两位出家人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贤友，请问，命就是此身呢？还是命是一物，身是另一物呢？”

379 “既然如此，贤友们，请善聆听，善作意思惟，我当为你们解说。”“好的，贤友。”那两位出家人回应世尊。世尊这样说道：“贤友们，在此世间，如来出现于世，他是阿拉汉、正自觉者……（如同经文 190 至 212 段所详述）。贤友们，如此便是比丘成就于戒……成就并安住于初禅。贤友们，当一位比丘如此了知、如此观照时，对他而言，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是否恰当？”贤友们，当一位比丘如此了知、如此观照时，对他而言，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是恰当的。然而，贤友们，我对此虽如此了知、如此观照，却不说‘命即是身’，也不说‘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成就并安住于第二禅那……第三禅那……第四禅那。贤友们，当一位比丘如此了知、如此观照时，对他而言，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是否恰当？贤友们，当一位比丘如此了知、如此观照时，对他而言，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是恰当的。可是，贤友们，我对此虽如此了知、如此观照，却不说‘命即是身’，也不说‘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他将心引导、转向于智见……贤友们，当一位比

丘如此了知、如此观照时，对他而言，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是否恰当？贤友们，当一位比丘如此了知、如此观照时，对他而言，说‘命即是身’或‘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是恰当的。然而，贤友们，我对此虽如此了知、如此观照，却不说‘命即是身’，也不说‘命是一者、身是另一者’……

380 ……了知“不受后有”。贤友们，一位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可适合说“命即是身”，或者“命异身异”吗？贤友们，如此知、如此见的比丘，不适合说“命即是身”，也不适合说“命异身异”。然而，贤友们，我虽如此知、如此见，却既不说“命即是身”，也不说“命异身异”。世尊这样说了。那两位出家人对世尊所说随喜赞叹。

《阇利经》终，第七。

迦叶狮子吼经

DN 8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8. Mahāsīhanādasuttaṃ

裸形迦叶事 Acelakassapavatthu

38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优楼若的迦那迦塔拉鹿野苑中。那时，裸形者迦叶来到世尊处，与世尊相互问候。彼此论及该说、能令欢喜亲近的善语之后，便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裸形者迦叶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尊者，我听闻有这样的传言：‘沙门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不加分别地辱骂、指责一切陋劣而活命的苦行者。’乔达摩尊者，那些说‘沙门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不加分别地辱骂、指责一切陋劣而活命的苦行者’的人，他们的话是否如实地转述了乔达摩尊者的意思，不以不实之辞毁谤您呢？他们的解说是否符合您教法的意趣？是否有合乎法理的言论可以被人拿来指责呢？我们确实不愿毁谤乔达摩尊者您啊。”

382 “迦叶，那些说‘沙门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对一切陋劣而活命的苦行者不加分别地辱骂、指责’的人，并非在转述我的话，他们是以虚妄不实的话来毁谤我。迦叶，在此，我以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见有某位以陋劣方式活命的苦行者，于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苦界、恶道、堕落之处、地狱。而迦叶，在此，我以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也见有某位以陋劣方式活命的苦行者，于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善道、天界。”

383 “迦叶，在此，我以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见有某位虽少受苦恼的苦行者，于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苦界、恶道、堕落之处、地狱。而迦叶，在此，我以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也见有某位虽少受苦恼的苦行者，于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善道、天界。迦叶，我既对这些苦行者的来处、去处、死亡与再

生如实了知，又怎会呵责一切苦行，或对一切陋劣而活命的苦行者不加分别地辱骂、指责呢?”

384 “迦叶，有些沙门和婆罗门是具足智慧、敏锐而老练的，善于破斥他宗，犹如箭无虚发的人。他们依其智慧所见，似乎在处处击破各种成见而行。即使与他们，我在某些观点上也是一致的，在某些观点上则不一致。他们称某物为‘善’，我们也可能称某物为‘善’。他们称某物为‘不善’，我们也可能称某物为‘不善’。他们称某物为‘善’，我们却可能称某物为‘不善’。他们称某物为‘不善’，我们却可能称某物为‘善’。”

“我们说是‘善’的，他人也说是‘善’；我们说是‘不善’的，他人也说是‘不善’。我们说是‘不善’的，他人却说是‘善’；我们说是‘善’的，他人却说是‘不善’。”

征问论 Samanuyuñjāpanakathā

385 “我会去接近他们，然后这样说：‘朋友们，那些我们不认同之处，且先搁置一旁。而在那些我们认同之处，便有智慧的人，以导师对导师、僧团对僧团的方式，共同审查、共同追问、共同商讨：“在诸位尊者看来，有那些法是不善的、被认定为不善的，有罪过的、被认定为有罪过的，不应修习的、被认定为不应修习的，不配称为圣的、被认定为不配称为圣的，黑暗的、被认定为黑暗的。是谁，完全无余地舍断这些法而安住？是沙门乔达摩，还是其他那些尊贵的众师领袖呢?”’ ”

386 迦叶，这是有可能的。那些智者经过审问、追究、讨论，或许会这样说：‘这些尊者所视为不善、称为不善，有罪、称为有罪，不应修习、称为不应修习，不配称圣、称为不配称圣，黑暗、称为黑暗的法——沙门乔达摩已完全舍断、全然远离而住；其他教派的导师们又如何呢?’迦叶，如是，智者审问、追究、讨论时，多半会于此点称赞我们。

387 迦叶，再者，智者审问、追究、讨论，以导师对导师、僧团对僧团作比较：‘这些尊者所认定为善、称为善，无过、称为无过，应修习、称为应修习，配称圣、称为配称圣，光明、称为光明的法——是谁无余受持、全然遵行而住？是沙门乔达摩，还是其他诸派导师呢？’

388 迦叶，这是有可能的：那些有智慧的人，在仔细提问、反复探询、深入讨论后，或许会这样说——‘这些尊者们所认定的法是善的，是堪称善的；是无过错的，是堪称无过错的；是应当亲近的，是堪称应当亲近的；是配得上圣者的，是堪称配得上圣者的；是光明的，是堪称光明的。沙门乔达摩便是圆满受持、奉行这些法而生活，相较之下，其他教派的导师们则不是这样。’迦叶，正是如此，那些有智慧的人在提问、探询、讨论时，多半会在这点上称赞我们。

389 迦叶，再者，那些有智慧的人在提问、探询、讨论时，或许会将一位导师与另一位导师，或将一个僧团与另一个僧团拿来比较，这样问道：‘这些尊者们所认定的法是不善的，是堪称不善的；是有过错的，是堪称有过错的；是不应亲近的，是堪称不应亲近的；是配不上圣者的，是堪称配不上圣者的；是黑暗的，是堪称黑暗的。究竟是谁在彻底舍弃这些法而生活呢？是乔达摩的声闻僧团，还是其他那些教派导师的声闻僧团？’

390 迦叶，这是有可能的：那些有智慧的人，在仔细提问、反复探询、深入讨论后，或许会这样说——‘这些尊者们所认定的法是不善的，是堪称不善的；是有过错的，是堪称有过错的；是不应亲近的，是堪称不应亲近的；是配不上圣者的，是堪称配不上圣者的；是黑暗的，是堪称黑暗的。乔达摩的声闻僧团便是彻底舍弃这些法而生活，相较之下，其他那些教派导师的声闻僧团则不是这样。’迦叶，正是如此，那些有智慧的人在提问、探询、讨论时，多半会在这点上称赞我们。

391 迦叶，再者，有智者在追问、深究、论议时，会将导师与导师、僧团与僧团作比较，这样问道：“对于这些被尊者们共许为善、无过失、应亲近、堪

配圣、属光明的法，是谁毫无保留地受持而行呢？是乔达摩的声闻僧团，还是其他教派导师的声闻僧团？”

392 迦叶，然而，当有智者们前来追问、探究、讨论时，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说：“这些尊者们所认定的善法、被视为善的，无过失、被视为无过失的，应修习、被视为应修习的，堪称圣洁、被视为堪称圣洁的，清净、被视为清净的法——乔达摩的声闻僧团对这些诸法完全受持而行。至于其他那些教团领袖尊者的声闻僧团呢？”迦叶，当智者们如此追问、探究、讨论时，多半会就这一点而这样称赞我们。

八支圣道 Ariyo aṭṭhaṅgiko maggo

393 迦叶，有道路、有行道，依此行持，便能自证自知：‘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应时而说者、真实而说者、有义利而说者、法说者、律说者。’迦叶，那样的道路、那样的行道是什么呢？依此而行，便能自证自知：‘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应时而说者、真实而说者、有义利而说者、法说者、律说者。’那就是这圣八支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迦叶，这就是那条道路、那种行道，依此行持，便能自证自知：‘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应时而说者、真实而说者、有义利而说者、法说者、律说者。’

苦行精勤论 Tapopakkamakathā

394 如此说后，裸形者迦叶对世尊说道：‘贤友乔达摩，这些沙门婆罗门所行的苦行精勤，也算作沙门性，也算作婆罗门性。他成为裸行者，行仪放逸，以手舔食；他不接受“尊者，请来”的邀请，不接受“尊者，请停”的邀请，不接受直接递来的食物，不接受特地为他备办的食物，不受宴请。他不从罐口处接受，不从锅口处接受，不接受隔着门槛递来的食物，不接受隔着棍棒递来的食物，不接受隔着杵臼递来的食物，不在两人共同进食时接受，不从孕妇处接受，不从正在哺乳的妇女处接受，不从与男子共处的妇女处接受，不在施食聚集处接受，不在有狗伫立处接受，不在苍蝇群飞处接受。他不吃

鱼，不吃肉，不饮烈酒，不饮果酒，不饮米糠粥。他或只在一家乞食，仅受一口食；或在两家乞食，仅受两口食……乃至在七家乞食，仅受七口食。他依一次施食维生，或依两次施食维生……乃至依七次施食维生。他隔一日进食，隔两日进食……乃至隔七日进食。如此，他甚至实行长达半个月才轮次进食一餐的苦行。’

395 贤友乔达摩，这些苦行方法，也是那些沙门婆罗门所算作沙门性、亦算作婆罗门性者：有人以野菜为食，以稗子为食，以野生稻为食，以制革废屑为食，以树脂或藻类为食，以米糠为食，以煮米浮渣为食，以芝麻粉渣为食，以草为食，以牛粪为食。他们以森林中的根与果实维生，捡食掉落的果子充饥。

396 贤友乔达摩，那些沙门与婆罗门也将这些苦行法门，视作沙门性的标志与婆罗门性的标志。他穿麻衣、杂布衣、裹尸布衣、粪扫衣、树皮衣、兽皮、带蹄兽皮、吉祥草衣、树皮纤维衣、木片衣、人发毯、马鬃毯、猫头鹰羽毛衣。他拔除须发，精勤于拔除须发之行；他常站立，拒绝入座；他保持蹲姿，精勤于蹲坐的修习；他以荆棘为床，就卧于荆棘铺上；他也铺木板为床，亦卧于露地之上；他唯作一侧而卧，身沾尘土；他露地而居，随处安住；他食污秽之物，精勤于污秽食的修习；他不饮水，精勤于不饮水的誓言；他一日三次入水沐浴，乃至傍晚，精勤修习浴水之法而住。

苦行精勤无义论 Tapopakkamaniratthakathā

397 “迦叶，即使一个人成为裸行者、行为放逸者、用手舔食者……乃至奉行每半月才轮转一餐的进食方式而住，倘若他没有修习、没有证悟这戒成就、心成就、慧成就，那么他离沙门性还很远，离婆罗门性还很远。然而，迦叶，当一位比丘修习无嗔恨、无害的慈心，又因灭尽诸漏，于现法中亲自以证智证知、作证、具足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迦叶，这位比丘才可称为沙门，也可称为婆罗门。”

迦叶，即使他以菜为食，以稗子为食……乃至靠森林里的根茎和野果维生，只食用自然掉落的果实，倘若他没有修习、没有证悟这戒成就、心成就、慧成就，那么他离沙门性还很远，离婆罗门性还很远。然而，迦叶，当一位比丘修习无嗔恨、无害的慈心，并由于灭尽诸漏，于现法中亲自以殊胜智慧证知、具足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迦叶，这样的比丘才可称为沙门，也可称为婆罗门。

迦叶，即使他穿着麻布衣，穿着冢间衣……乃至奉行每日三次入水沐浴的修行，倘若他没有修习、没有证悟这戒成就、心成就、慧成就，那么他离沙门性还很远，离婆罗门性还很远。然而，迦叶，当一位比丘修习无嗔恨、无害的慈心，并由于灭尽诸漏，于现法中亲自以殊胜智慧证知、具足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迦叶，这样的比丘才可称为沙门，也可称为婆罗门。

398 闻此语后，裸形者迦叶对世尊说道：“乔达摩尊者，这沙门性着实难成，这婆罗门性着实难成啊。”世尊答道：“迦叶，世间常言正是如此：‘沙门性难成，婆罗门性难成。’然而，迦叶，假使有人做裸形者，行为放逸，用手舔食……乃至依循半月一食、轮次取食的修行，若仅仅凭这点程度、凭这种苦行的行持，就会是那极难的沙门性或婆罗门性，那说出‘沙门性难成，婆罗门性难成’这句话，便不妥当了。

而且，这件事，在家人或在家的儿子本来也能做到，就连担水的婢女也能做到，他们同样会说：‘来，我就做个裸形者，行为放逸，用手舔食……乃至依循半月一食、轮次取食的修行而住。’

然而，迦叶，正因沙门性或婆罗门性，完全不在这种程度中，也不在这种苦行的勤修中，它才是难成、极难成的——所以，‘沙门性难成，婆罗门性难成’这句话才称得上恰当。迦叶，自从比丘修习无嗔、无害的慈心，更由灭尽诸漏，于现法中以胜智自证，具足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而住；这样的比丘，迦叶，才可称为沙门，亦可称为婆罗门。

迦叶，假如有人以菜叶为食、以稗子为食……以林中的根果为生，只食用自然落下的果实——仅仅凭这样的程度、这样的苦行，沙门性或婆罗门性便是难成、极难成的，那么说“沙门性难成，婆罗门性难成”就不合适了。

这件事，即便是在家居士或居士之子也能做到，甚至连汲水的婢女也能做到——“来吧，我就吃野菜，或吃稗子……以林中的根果维生，只吃自然落下的果实。”

“迦叶，正因为只有超越了这种程度、超越了这种苦行作法，沙门性与婆罗门性才极为困难、极其艰难，所以说“沙门性难成，婆罗门性难成”才是恰当的。迦叶，然而，若比丘修习无瞋、无害的慈心，并透过诸漏的灭尽，就在现世中以证智亲自证知、现证而具足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安住其中，迦叶，这样的比丘才可称为“沙门”，也可称为“婆罗门”。”

迦叶，即使他穿着麻衣，或穿着尸衣……乃至一日三次精勤于入水修行。迦叶，如果仅凭这种程度、这样的苦行，沙门性或婆罗门性便是难成、极难成的，那么说‘沙门性是困难的，婆罗门性是困难的’这句话，便不妥当了。而且，这件事在家居士或居士之子也能做到，乃至一个打水的奴婢也能做到：‘来，我穿麻衣，我也穿尸衣……乃至一日三次，修持入水之行而住。’迦叶，正因为在超越这种程度、超越这种苦行之外，沙门性与婆罗门性才极其困难、太过艰难，所以说‘沙门性是困难的，婆罗门性是困难的’才恰当。迦叶，然而，当一位比丘修习无瞋、无害的慈心，并因诸漏灭尽，于现法中，以证智自作证，具足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而住，这样的比丘，迦叶，才配称为‘沙门’，也配称为‘婆罗门’。

399 听了这话，裸形者迦叶便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沙门实难辨，婆罗门亦实难辨。”“迦叶，世间之中，‘沙门难辨，婆罗门难辨’本是常情。迦叶，即便有人身为裸形者，行仪不拘，以手舔食……乃至恪守每半月一食的轮次供养而住。迦叶，若仅凭这些程度、这些苦行，便足以令沙门或婆罗门成为极难辨识、甚难辨识，那么，‘沙门难辨，婆罗门难辨’这句话便不妥当。”

迦叶，这是可能的：即使一位居士、居士子，乃至提水罐的婢女，也能了知此人：‘这是裸形者，行为无拘，用手舔食……他正过着每半月一食轮食的生活。’

然而，迦叶，正因超越了这程度、超越了这种苦行修法，沙门与婆罗门才极难了知、彻难了知，所以这样说才恰当：'沙门难了知，婆罗门难了知。'迦叶，只有当比丘修习无嗔、无害的慈心，并因诸漏灭尽，于现法中亲自觉证、具足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而安住时，这位比丘才可称为沙门，也可称为婆罗门。

迦叶，即使有人食菜、食稗……乃至靠林野的根果维生，唯食自落的果实。迦叶，若仅凭这种程度、这种苦行，沙门或婆罗门便成为极难了知、甚难了知，那么说‘沙门难知，婆罗门难知’便不妥当了。

迦叶，这样的事，就连一位居士、居士之子，乃至一个端水的婢女，也都能认出他：“此人或以蔬菜为食，或以稗子为食……乃至以林野的根果维生，只吃自然落下的果实。”

然而，迦叶，正因超越了这程度、超越了这种苦行修法，沙门与婆罗门才极难了知、彻难了知，所以这样说才恰当：'沙门难了知，婆罗门难了知。'迦叶，只有当比丘修习无嗔、无害的慈心，并因诸漏灭尽，于现法中亲自觉证、具足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而安住时，这位比丘才可称为沙门，也可称为婆罗门。

迦叶，纵使他穿着麻衣、穿着杂色衣……乃至奉行每日三次入水沐浴的修习，然而，迦叶，若仅仅凭这种程度、这种苦行，沙门或婆罗门便极难了知、彻难了知，那么说“沙门难了知，婆罗门难了知”这不可能适合说。

“迦叶，而且，这人是可能被一位居士、居士之子，乃至一个端水的婢女所知道的：“此人穿着麻衣、穿着杂色衣……乃至奉行每日三次入水沐浴的修习。”

“迦叶，正因为在这样的标准与这样的苦行方法之外，一个人是沙门还是婆罗门，极难了知、极难判断，因此这么说方为恰当：‘沙门难知，婆罗门难知。’迦叶，当一位比丘修习无瞋恨、无害的慈心，并因诸漏灭尽，于现法中，亲自以证智证得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具足而安住时，迦叶，这位比丘即可称为沙门，亦可称为婆罗门。”

戒定慧成就 Sīlasamādhipaññāsampadā

400 听闻此言，裸形者迦叶问世尊：“乔达摩尊者，什么是戒成就？什么是心成就？什么是慧成就？”“迦叶，在此，如来出现于世间，是阿拉汉、正自觉者……（中略）……他见到过患而受持学习诸学处，具足善的身业与语业，依清净活命，戒行成就，善加守护根门，具足正念正知，并且知足。”

401 迦叶，比丘如何成就戒行呢？迦叶，在此，有比丘舍断杀生、远离杀生，放下棍棒与刀杖，常怀惭愧，为利益与哀愍一切有情众生而安住。这是他戒成就的一部分。……（中略）……

“又如某些受人尊敬的沙门与婆罗门，享用信施的食物之后，却以种种畜生明、以邪命过活。譬如：行祈福的仪式、还愿的仪式……（中略）……乃至配制药物以求灵验等。他则远离以这般畜生明的邪命而谋生。这也是他戒成就的一部分。”

“迦叶，那位如是成就戒行的比丘，由于防护于戒行的缘故，于任何处都不见恐惧。迦叶，犹如一位灌顶的刹帝利王，已经击败了所有敌人，于任何处都不会因敌对者而见恐惧。同样地，迦叶，如是成就戒行的比丘，由于防护于戒行的缘故，于任何处都不见恐惧。他具足此圣洁的戒蕴，内心体验到无可指摘的喜乐。迦叶，就是这样，一位比丘成就了戒行。迦叶，这就是戒成就。……（中略）……他具足初禅而住。这是他心成就的一部分。……（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他具足第四禅而住。这是他心成就的一部分。迦叶，这就是心成就。”

当他的心如此入定后……他将心导向并引向智见……这便是他的慧成就……他了知：‘不受后有’……这便是他的慧成就。迦叶，这就是慧成就。迦叶，在这戒成就、心成就、慧成就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戒成就、心成就、慧成就比这更超越、更殊胜的了。

作狮子吼之论 Sīhanādakathā

402 迦叶，有一些沙门和婆罗门以戒为宗。他们以种种方式赞叹戒德。然而，迦叶，无论那圣洁的、最上的戒如何殊胜，在其中我见不到有与我等同者，更遑论超胜者。在这方面，反而是我最为超胜，这便是增上戒。

迦叶，有一些沙门和婆罗门以苦行厌离为宗。他们以种种方式赞叹苦行厌离。然而，迦叶，无论那圣洁的、最上的苦行厌离如何殊胜，在其中我见不到有与我等同者，更遑论超胜者。在这方面，反而是我最为超胜，这便是增上厌离。

迦叶，有一些沙门和婆罗门以慧为宗。他们以种种方式赞叹智慧。然而，迦叶，无论那圣洁的、最上的智慧如何殊胜，在其中我见不到有与我等同者，更遑论超胜者。在这方面，反而是我最为超胜，这便是增上慧。

迦叶，有些沙门与婆罗门以解脱为教说，以种种方便赞叹解脱。然而，迦叶，说到那最上的圣解脱，我于此中不见有与我相等者，更遑论超出者。正是在这方面，我更为超胜，也就是说，增上解脱。

403 迦叶，这确是可能发生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也许会这样说——‘沙门乔达摩作狮子吼，却只于空屋中作，而非于大众中。’对这些人，应如此说：‘莫作是说。沙门乔达摩作狮子吼，亦于大众中作。’迦叶，应当这样告诉他们。

迦叶，这确是可能发生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也许会这样说——‘沙门乔达摩作狮子吼，亦于大众中作，然非无畏而作。’对这些人，应如此说：‘莫作是说。沙门乔达摩作狮子吼，亦于大众中作，且无畏而作。’迦叶，应当这样告诉他们。

迦叶，这确是可能的：其他外道游行者或许会这样说：‘沙门乔达摩作狮子吼，于大众中宣说，毫无怯惧，却无人向他发问……人们也向他发问；他却不回答那些问题……他回答了那些问题；但他的回答不能令人心满意足……他的回答能令人心满意足；但人们不觉得他的话值得听……人们觉得他的话值得听；但听了之后不生信心……听了之后生起信心；但生信之后却不表示净信……生信之后也表示净信；但不依之修行……也依之修行；但修行不能成就。’对于这些人，你应当这样告诉他们：‘不应这样说。沙门乔达摩作狮子吼，于大众中宣说，毫无怯惧；人们向他发问，他也回答；他的回答令人心满意足；人们觉得他的话值得听；听了之后生起信心；生信之后表示净信；依之修行；修行也能成就。’迦叶，应当这样告诉他们。

外道游方者别住论 Titthiyaparivāsakathā

404 “迦叶，有一次我住在王舍城的鹫峰山。那时，有一位修习厌离行的梵行者，名叫尼拘律，来向我提问关于厌离行的问题。我被他问到，便给了他关于厌离行的解答。而他对我的回答感到心满意足，欢喜到了极点。”“尊者啊，有谁听了世尊的法，会不心满意足、欢喜到极点呢？尊者啊，我听了世尊的法，也一样心满意足、欢喜到了极点。太殊胜了，尊者，太殊胜了，尊者。就像把翻倒的东西扶正，把遮盖的东西揭开，给迷路的人指明道路，在黑暗中举起油灯，让人说：‘有眼睛的人能看到东西了’；同样地，世尊用了种种方式把法阐明了。尊者，我从此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愿我能在世尊座下出家，愿我能受具足戒。”

405 “迦叶，若有人先前是外道，想在此法和律中出家、受具足戒，需别住四个月。四个月满后，如果诸比丘心生满意，便为他出家，授予具足戒，成为比丘。不过，我也了知这其中人各有别。”“既然如此，尊者，若先前是外道者，想在此法和律中出家、受具足戒，需别住四个月，四个月满后，如果诸

比丘心生满意，便为他出家，授予具足戒，成为比丘，那么我愿别住四年。四年满后，愿诸比丘心生满意，为我出家，授予具足戒，使我成为比丘。”裸形者迦叶在世尊座下得以出家，得以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后不久，尊者迦叶便独自隐居，精勤、不放逸、热忱而坚定地修行。未久，他便在现法中，以胜智亲自证悟、安住于无上梵行的究竟——这正是良家子弟正确出家、走向无家生活的目标。他彻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毕，不受后有。’尊者迦叶成为了一位阿拉汉。

《迦叶狮子吼经》第八 终

布咤婆楼经

DN 9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9. Poṭṭhapādasuttaṃ

游方者布吒婆楼事 Poṭṭhapādaparibbājakavatthu

406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游方者布吒婆楼与约三百位游方者一起，住在末利迦园中一座围有树篱的单厅论议精舍。那天，世尊于午前穿好下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

407 那时，世尊心想：“现在进舍卫城托钵还为时过早。不妨我前往玛莉咖园那间单堂的论议堂，去造访游方者布吒婆楼吧。”于是，世尊便朝玛莉咖园的单堂论议堂走去。

408 当时，游方者布吒婆楼正与一大群游方众坐在一起，他们喧哗嘈杂，高谈阔论着种种低俗的话题。即所谓：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恐怖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床铺论、花鬘论、香熏论、亲戚论、车乘论、村庄论、镇集论、城市论、国土论、妇女论、勇士论、街巷论、井边论、先祖论、种种杂论、世间传说、海洋传说，以及有或无之类的谈论。

409 游方者布吒婆楼远远望见世尊正朝这边走来，见后便使自己的团体安静下来说：“各位，请静下来，请不要做声。这位沙门乔达摩来了。这位尊者喜爱寂静，也赞叹寂静。或许他看到我们这群寂静的大众，会愿意移步前来。”

410 世尊便朝游方者布吒婆楼走去。游方者布吒婆楼对世尊说：“尊者世尊，请过来。尊者世尊，欢迎您来。尊者世尊，真是好久不见您作这样的安排，今天竟能来到这里。世尊，请坐，这里已备好座位。”

世尊在备好的座位上坐下。游方者布吒婆楼则取了一张低座，坐在一旁。世尊对坐在一旁的游方者布吒婆楼说："布吒婆楼，你们刚才聚在一起谈论什么呢？你们中断的谈话又是什么？"

想灭论 Abhisaññānirodhakathā

411 听到这里，游方者布吒婆楼对世尊这样说道："尊者，我们刚才聚在一起谈论的那些话，就先搁在一边吧。尊者，那样的谈话，世尊以后要听到也并非难事。尊者，在前几天以及更早些日子，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聚集在辩论堂中，同坐一处，谈起了想的灭尽——他们问道：'诸位，想的灭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当时，其中有一些人这样说：'人的想，无因无缘而生，无因无缘而灭。当想生起时，此人便有想；当想灭去时，此人便无想。'他们便是如此解说想的灭尽的。"

"另有一人这样说：'诸位，并非如此。诸位，想即是人的自我。而这个想，一时来，一时去。当它来时，此人便有想；当它去时，此人便无想。'他们便是这样解说想的灭尽的。"

"又有一人这样说：'诸位，并非如此。诸位，世间确有具大神通、大威力的沙门与婆罗门。他们将想引入此人的身心，又将想从此人的身心引出。当他们将想引入时，此人便有想；当他们将想引出时，此人便无想。'他们便是这样解说想的灭尽的。"

"还有另一个人这样说：'诸位，并非如此。诸位，确实有具大神通、大威力的天神。他们对此人的想加以引入，又加以抽出。当他们引入时，此人便有想；当他们抽出时，此人便无想。'他们就是这样解说想的灭尽的。"

"尊者，那时我便忆念起世尊：'啊，这必定是世尊！啊，这必定是善逝！唯有他能于这些法如此善巧通达。'尊者，世尊对于想的灭尽，确是善巧、了知的。尊者，想的灭尽究竟如何发生呢？"

有因之想生灭论 Sahetukasaññuppādanirodhakathā

412 “布吒婆楼，有些沙门、婆罗门这样说：‘人的想无因无缘而生灭。’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布吒婆楼，人的想有因有缘，才生起又灭去。由某一种修学，一种想生起；由某一种修学，一种想灭尽。”

413 什么是修学呢？世尊说：‘布吒婆楼，如来出现于世间，是阿拉汉、正自觉者……（如第 190-212 段所详述）。布吒婆楼，如此，比丘具足戒……当他见到自己已舍断此五盖后，内心生起欢喜；欢喜者，喜便生起；意喜者，身得轻安；身轻安者，感受乐；有乐者，心得定。他远离欲、远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远离而生起喜与乐，证入初禅那而住。他先前所有的欲想，那时便灭尽了。在那一刻，有由远离而生的喜乐微细真实想，他正是住于那由远离而生的喜乐微细真实想。布吒婆楼，这样，由修学，一种想生起；由修学，一种想灭尽。这就是修学。’

再者，布吒婆楼，比丘息止寻与伺，内心澄净，心成统一，无寻无伺，由定而生起喜与乐，证入第二禅那而住。先前所有由远离而生的喜乐微细真实想，那时便灭尽了。在那一刻，有由定而生的喜乐微细真实想，他正是住于那由定而生的喜乐微细真实想。布吒婆楼，这样，由修学，一种想生起；由修学，一种想灭尽。这也是修学。

再者，布吒婆楼，比丘随着喜的消退，安住于舍，具足正念与正知，并且亲身体验乐——如圣者们所称说的：‘舍、具念、乐于住者’，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他此前所有的由定生起的喜乐微细真实想，那种想便灭尽。那时，有舍乐微细真实想，他在那时正是具有舍乐微细真实想。布吒婆楼，如此，通过修习，一种想生起；通过修习，一种想灭尽。这同样是修习。

再者，布吒婆楼，比丘由舍断乐、由舍断苦，并且先前的喜悦与忧伤皆已消逝，进入并安住于不苦不乐、舍念清净的第四禅。他此前所有的舍乐微细真实想，那种想便灭尽。那时，有不苦不乐的微细真实想，他在那时正是具有不苦不乐的微细真实想。布吒婆楼，如此，通过修习，一种想生起；通过修习，一种想灭尽。这同样是修习。

“再者，布吒婆楼，比丘完全超越色想，灭尽有对想，不再关注种种想，具念‘虚空无边’，进入并安住于空无边处。他此前所有的色想，那种想便灭尽。那时，有空无边处的微细真实想，他在那时正是具有空无边处的微细真实想。布吒婆楼，如此，通过修习，一种想生起；通过修习，一种想灭尽。这同样是修习。”

“再者，布吒婆楼，比丘完全超越空无边处，了知‘识无边际’，证入识无边处而住。他先前安住的空无边处微细真实想，那种想便灭尽了。在那一刻，他有识无边处的微细真实想，彼时正是安住于识无边处微细真实想。布吒婆楼，如此，透过修学，一种想生起；透过修学，一种想灭尽。这也是修学。”

再者，布吒婆楼，比丘完全超越识无边处，了知‘一无所有’，证入无所有处而住。他先前安住的识无边处微细真实想，那种想便灭尽了。在那一刻，他有无所有处的微细真实想，彼时正是安住于无所有处微细真实想。布吒婆楼，如此，透过修学，一种想生起；透过修学，一种想灭尽。这也是修学。世尊这样说道。

414 “布吒婆楼，当比丘于此成为自主想者，他便从此处至彼处，渐次触及想的顶点。当他安住于想的顶点时，心里会这样想：‘思虑、造作于我不利，不思虑、不造作则于我更为有益。若我再思虑、造作，我这些微细真实想便会灭尽，而其他粗重的想又会生起。既然如此，我何不既不思虑，也不造作呢?’于是他既不思虑，也不造作。当他不再思虑、不再造作时，那些微细真实想便灭尽了，而其他粗重的想也不再生起。他便触证了灭。布吒婆楼，这就是渐次止息想且具足正知的等至。”

“布吒婆楼，你意下如何? 你过去可曾听闻过这种——次第止息想并能了知的等至?”“世尊，从未听闻。世尊，我是这样理解您所说：布吒婆楼，比丘于此处把握自心的想，从此处到彼处，次第触及想的顶点。当他安住于想的顶点时，心中便这样思惟：‘我若思虑、造作，于我愈不利；不思虑、不造作，于我愈善。倘若我继续思虑、造作，这些微细的真实想便会灭尽，而其

他粗重的想又会生起。既然如此，我不如不思虑、不造作。’他便不思虑、不造作。当他不思虑、不造作时，那些微细的真实想便灭尽，而其他粗重的想也不生起。他如此触及灭。世尊，这就是次第止息想并能了知的等至。”“正是如此，布吒婆楼。”

415 “世尊，您是施设一个想的顶点，还是施设多个想的顶点呢?”“布吒婆楼，我既施设一个想的顶点，也施设多个想的顶点。”“那么，世尊，如何既施设一个想的顶点，又施设多个想的顶点呢?”“布吒婆楼，比丘以何种方式触及灭，我便依那种方式施设想的顶点。布吒婆楼，如此，我既施设一个想的顶点，也施设多个想的顶点。”

416 “尊者，是想先生起，而后才有智？还是智先生起，而后才有想？又或者想与智同时生起，不分先后呢?”“布吒婆楼，是想先生起，而后才有智。而智的生起，是依赖于想的生起的。他这样了知：‘我的这个智，确实是凭借此缘而生起的。’布吒婆楼，从这一义理上应当这样理解：想如何先生起，而后才有智，而智的生起，是依赖于想的生起的。”

想与我 Saññāattakathā

417 “世尊，想是一个人的‘我’吗？还是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布吒婆楼，你所认定的‘我’是什么样呢?”

“世尊，我所认定的‘我’是粗糙的、有物质形体的，由四大所构成，以段食为食。”

“布吒婆楼，如果你所认定的‘我’真是粗糙、有物质形体、由四大所构成、以段食为食的，那么正因如此，想便是一回事，‘我’便是另一回事。布吒婆楼，即使这个粗糙、有物质形体、由四大所构成、以段食为食的‘我’依然存在，这个人身上仍会有某些想生起，某些想灭去。布吒婆楼，依此道理便应当了知：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

418 “尊者，我认为有这样一个意所成的‘我’，肢体具足，诸根无缺。”“布吒婆楼，如果你所认定的那个‘我’是意所成、肢体具足、诸根无缺的，即便如此，布吒婆楼，想还是一回事，‘我’还是另一回事。布吒婆楼，应以此理来了解：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就算那个意所成、肢体具足、诸根无缺的‘我’依然存在，这个人身上依然会有一些想生起，另一些想灭去。布吒婆楼，由此理也应当了解：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

419 “尊者，我认许这样的我：无色，唯想所成。”“布吒婆楼，若是如此，你便有一个无色、唯想所成的我。即便在那种情形下，布吒婆楼，想仍然是一回事，我又是另一回事。布吒婆楼，你当依这法门来了知：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纵使这个无色、唯想所成的我持续安住，此人身上仍会有一些想生起，另一些想灭去。布吒婆楼，由此法门也当知：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

420 “尊者，那么我能否了知：‘想就是人的我’，或是‘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呢?”“布吒婆楼，你依不同的见解，受持不同的法教，有不同的意乐，修不同的瑜伽，依止不同的师长，这实难了知——‘想就是人的我’，或‘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

“尊者，既然我依不同的见解，受持不同的法教，有不同的意乐，修不同的瑜伽，依止不同的师长，此事于我实难了知：‘想就是人的我’，还是‘想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那么，尊者，您是否记说：‘世界是常住的，惟此是真实，余皆虚妄’?”“布吒婆楼，此事我不记说：‘世界是常住的，惟此是真实，余皆虚妄。’”

“尊者，‘世界非恒常，唯此为真，余皆虚妄’是吗?”“布吒婆楼，此事我亦未记说：‘世界非恒常，唯此为真，余皆虚妄。’”

“尊者，那么‘世界有边’……‘世界无边’……‘命即是身’……‘命异身’……‘如来死后存在’……‘如来死后不存在’……‘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实，余皆虚妄’，

您如何看呢?”“布吒婆楼，对此我同样未曾记说：‘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实，余皆虚妄。’”

“尊者，世尊为何不记说这些事呢?”“布吒婆楼，因为这些事不具利益、不具法义，非梵行之根本，不能导向厌离、离欲、灭尽、寂静、证智、正觉、涅槃，故此我不记说。”

“那么，尊者，世尊宣说了什么呢?”“布吒婆楼，我宣说了‘这是苦’、‘这是苦的集起’、‘这是苦的灭尽’、‘这是导向苦灭的道路’。”

“尊者，世尊为何宣说这些呢?”“布吒婆楼，因为这些与义相应、与法相应，是梵行的根本，能导向厌离、离欲、灭尽、寂静、证智、正觉、涅槃，所以我宣说它们。”“正是如此，世尊，正是如此，善逝。尊者，若世尊觉得合适，现在便可离去。”于是世尊从座起身，离开了。

421 世尊离去不久，那些游方者便从四面围住布吒婆楼，用讥刺的言语对他冷嘲热讽道：“瞧，这位布吒婆楼尊者就是如此——沙门乔达摩说什么，他便随喜什么：‘正是如此，世尊，正是如此，善逝。’可我们呢，压根没从沙门乔达摩那里听到任何决定性的说法。他既未说‘世界是常住的’，也未说‘世界是非常住的’；既未说‘世界有边际’，也未说‘世界无边际’；既未说‘命即是身’，也未说‘命与身异’；既未说‘如来死后存在’，也未说‘如来死后不存在’；既未说‘如来死后亦存在亦不存在’，也未说‘如来死后非存在非不存在’。”

听了他们的话，布吒婆楼游方者便对那些游方者说：“朋友们，我确实也不知道，沙门乔达摩可曾开示过任何决定性的说法——无论是‘世界是常’，还是‘世界是无常’……乃至无论是‘如来死后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还是别的什么。然而，沙门乔达摩所教导的修行之道，是真实的、正确的、如实的，它确立了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一位教导如此真实、正确、如实的修行之道，确立了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的人，像我这样有智慧的人，又怎能不赞叹他所说的善说呢?”

第二品 质多哈提舍利弗与布吒婆楼事 Cittahatthisāriputtapoṭṭhapādavatthu

422 两三天过后，质多·哈提舍利弗与游方者布吒婆楼一同前来谒见世尊。抵达之后，质多·哈提舍利弗向世尊顶礼，退坐一面。游方者布吒婆楼则与世尊互相问候，交谈了亲切友善的话语，随后也退坐一面。坐定之后，游方者布吒婆楼对世尊这样说道："尊者，那天世尊离开后不久，那些游方者就以刺耳之言从四面围剿我：'看吧，这位布吒婆楼尊者便是如此：沙门乔达摩说什么，他就随喜什么——"正是如此，世尊！正是如此，善逝！"然而我们，却未从沙门乔达摩那里听闻任何明确的宣说——他既未说"世界是常住的"，也未说"世界是无常的"；既未说"世界有边际"，也未说"世界无边际"；既未说"灵魂与身体是同一回事"，也未说"灵魂是一回事，身体是另一回事"；既未说"如来死后存在"，也未说"如来死后不存在"；既未说"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也未说"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尊者，听他们那样说，我便对他们说：'朋友们，我确实也未从沙门乔达摩那里听闻任何明确的宣说——他既未说"世界是常住的"，也未说"世界是无常的"……（中略）……既未说"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可是，沙门乔达摩确实教导了一条真实、正确、如实的修行道路，确立了法的稳定性与必然性。既然他教导的是真实、正确、如实的修行道路，确立了法的稳定性与必然性，像我这样的智者，怎会不随喜沙门乔达摩的善说为善说呢？'"

423 布吒婆楼，所有这些游方者，都是盲人、无眼目者，唯独你一人具足眼目。布吒婆楼，有些法是我以决定说宣说、建立的；也有些法，布吒婆楼，是我以非决定说宣说、建立的。

布吒婆楼，哪些法是我并非只从一个角度、并非决定唯一地宣说与安立的呢？布吒婆楼，'世间是常恒的'这一说法，即是我并非只从一个角度、并非决定唯一地宣说与安立的法；布吒婆楼，'世间非常恒'这一说法，也是我并非只从一个角度、并非决定唯一地宣说与安立的法；布吒婆楼，'世间

有边际’……‘世间无边际’……‘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死后存在’……‘如来死后不存在’……‘如来死后亦存在亦不存在’……布吒婆楼，‘如来死后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这一说法，也都是我并非只从一个角度、并非决定唯一地宣说与安立的法。

布吒婆楼，为何这些法我以非决定说宣说、建立呢？布吒婆楼，因为这些法不具义利，不关法义，不能成为梵行的基础，不能导向厌离、离欲、灭尽、寂静、证智、觉悟、涅槃。因此，这些法我以非决定说宣说、建立。

一向法 Ekaṃsikadhammo

424 布吒婆楼，哪些法又是我所明确宣说、确立的一向法呢？布吒婆楼，‘这是苦’，这是我所明确宣说、确立的一向法。布吒婆楼，‘这是苦的集起’，这是我所明确宣说、确立的一向法。布吒婆楼，‘这是苦的灭尽’，这是我所明确宣说、确立的一向法。布吒婆楼，‘这是通向苦灭的道路’，这是我所明确宣说、确立的一向法。

布吒婆楼，我又为何将这些法作为明确宣说、确立的一向法呢？布吒婆楼，因为这些与义利相应，与正法相连，是清净修行的基础，能导向厌离、离欲、灭尽、寂静、胜智、正觉、涅槃。因此，这些法我便作为明确宣说、确立的一向法。

425 布吒婆楼，有些沙门与婆罗门持这样的说法、抱这样的见解：“自我在死后是完全乐的、没有病患的。”我前往他们那里，问道：“听说诸位尊者确实持这样的说法、抱这样的见解：‘自我在死后是完全乐的、没有病患的。’这是真的吗？”他们被我问后，便承认说：“是的。”我接着问他们：“那么，诸位尊者，你们是否住于已见已知完全乐的世界呢？”如此被问时，他们回答：“没有。”

我便这样对他们说：‘各位尊者，那么你们可曾在某一个夜晚、某一个白昼，或者半个夜晚、半个白昼，亲身觉知过这样一个纯粹快乐的自我？’被这样

问，他们回答：‘没有。’我又这样对他们说：‘各位尊者，那么你们可知道——“这是道路，这是修行方法，为的是亲证那纯粹快乐的世界”?’被这样问，他们回答：‘不知道。’

我又对他们说：“那么，诸位尊者，你们可曾听闻那些生于完全乐世界的天人们这样说道：‘善来，贤者！你们善修行、正行道，为证得完全乐世界；我等亦因如此修行，得生完全乐世界。’”如此被问时，他们答：“不曾听到。”“布吒婆楼，你意如何？既然如此，那些沙门婆罗门的言论，岂非毫无根据、了无实证?”“世尊，确实如是。既然如此，那些沙门婆罗门的言论即是毫无根据、了无实证的。”

426 布吒婆楼，就好比有个男子这样说：‘我贪恋爱慕这国中最美丽的女子。’于是有人问他：‘喂，朋友，你所贪恋爱慕的那个最美丽的女子，你可知道她是刹帝利、婆罗门、吠舍，还是首陀罗种姓?’被这样一问，他回答：‘不知道。’他们又问他：‘喂，朋友，你所贪恋爱慕的那个最美丽的女子，你可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她是高个子、矮个子，还是中等身材？她的肤色是黝黑、棕色，还是金黄色？她住在哪个村、哪个镇、哪座城?’被这样一问，他回答：‘不知道。’他们便对他说：‘喂，朋友，你一心贪恋爱慕的，其实是一个你既不知晓、也未曾见过的女人。’被这样一说，他只好回答：‘是的。’“布吒婆楼，你怎么看？事情既然如此，那个人的话岂不就成了毫无实据的言论吗?”“世尊，确实如此。事情既然如此，那个人的话就是毫无实据的。”同样地，布吒婆楼，那些持这样主张、这样见解的沙门与婆罗门，他们宣说：‘自我于死后是纯粹快乐、没有病痛的。’我前往他们那里，这样问道：‘闻说各位尊者持这样主张、这样见解——“自我于死后是纯粹快乐、没有病痛”，可是事实?’当他们被这样问而承认‘是的’之后，我便这样对他们说：‘那么，各位尊者是否真正了知、真正见到了那个纯粹快乐的世界，并安住其中呢?’被这样问，他们回答：‘没有。’

我便这样对他们说：‘各位尊者，那么你们可曾在某一个夜晚、某一个白昼，或者半个夜晚、半个白昼，亲身觉知过这样一个纯粹快乐的自我?’被这样问，他们回答：‘没有。’我又这样对他们说：‘各位尊者，那么你们可知道——“这是道路，这是修行方法，为的是亲证那纯粹快乐的世界”?’被这样问，他们回答：‘不知道。’

我便这样对他们说：‘各位尊者，那些已经投生到纯粹快乐世界的天神，你们可曾听过他们开口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已善修行，贤者们！你们已正直修行，贤者们！为了亲证那纯粹快乐的世界；贤者们，我们也正是因为这样修行，才投生到纯粹快乐的世界”?’被这样问，他们回答：‘不曾听过。’“布吒婆楼，你意如何？既然如此，那些沙门婆罗门的言论，岂非毫无根据、了无实证?”“世尊，确实如是。既然如此，那些沙门婆罗门的言论即是毫无根据、了无实证的。”

427 布吒婆楼，譬如有人在十字路口搭建梯子，说是为了登上高楼。有人问他：‘仁者，你为了登楼而造梯子的那座高楼，你知道它是在东方、南方、西方，还是北方？它是高、是矮，还是中等?’当他被这样询问时，回答：‘不知道。’那人又问：‘仁者，你既不知道、也未见过那座高楼，为何要为它造梯子呢?’被这样问时，他却回答：‘是的。’

“布吒婆楼，你怎么看?事情到了这一步，这个人的言论岂不就成了毫无实据的吗?”“世尊，确实如此。到了这一步，那个人的言论就成了毫无实据的。”

布吒婆楼，正是如此。那些持如是说、如是见的沙门婆罗门，宣称：‘死后，自我是全然快乐的、无病的。’我前往他们那里，如此问道：‘我听说贤友们持如是说、如是见：死后，自我是全然快乐的、无病的。这是真的吗?’经我这样询问，他们承认说：‘是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贤友们，那么你们是否在今生亲身了知、亲眼见到那个全然快乐的世界呢?’如此询问后，他们回答：‘没有。’

我便这样对他们说：‘各位尊者，那么你们可曾在某一个夜晚、某一个白昼，或者半个夜晚、半个白昼，亲身觉知过这样一个纯粹快乐的自我?’被这样问，他们回答：‘没有。’我又这样对他们说：‘各位尊者，那么你们可知道——“这是道路，这是修行方法，为的是亲证那纯粹快乐的世界”?’被这样问，他们回答：‘不知道。’

我这样对他们说：‘诸尊者，你们可曾听闻那些投生于纯然快乐天界的天神说法之音？他们是否这般言说：“诸贤者，你们善行其道，正直而行，为的是亲证这纯然快乐之世界。诸贤者，我们也正是因这般修行，方得转生此纯然快乐的世界。”’被如此询问时，他们却回答：‘未曾听过。’

“布吒婆楼，你意如何？既然如此，那些沙门婆罗门的言论，岂非毫无根据、了无实证?”“世尊，确实如是。既然如此，那些沙门婆罗门的言论即是毫无根据、了无实证的。”

三种个体的获得 Tayo attapaṭilābhā

428 布吒婆楼，有三种“个体的获得”：粗的个体获得、意所成的个体获得、无色的个体获得。布吒婆楼，何谓粗的个体获得？即有色身、由四大种所构成、以段食为食者，这就是粗的个体获得。何谓意所成的个体获得？即有色身、由心意所成、四肢诸肢节完整无缺、诸根具足者，这就是意所成的个体获得。何谓无色的个体获得？即无色、纯粹由想所成者，这就是无色的个体获得。

429 布吒婆楼，我正是为了断除粗的自体获得而说法。如果你们如是修行，杂染法便会断除，清净法便会增长；于现法中，凭自己的证智亲证之后，将进入并安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然而，布吒婆楼，你可能会这样想：‘杂染法断除了，清净法增长了，在现法中凭证智亲证、成就慧的圆满与广大而安住，那样的安住，想必是苦的吧?’布吒婆楼，不应这样看待。当杂染法断除、

清净法增长，并于现法中凭证智亲证、进入并安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时，随之生起的正是喜、乐、轻安、念、正知与乐住。

430 布吒婆楼，我正是为了断除意所成自体获得而说法。如果你们如是修行，杂染法便会断除，清净法便会增长；于现法中，凭自己的证智亲证之后，将进入并安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然而，布吒婆楼，你可能会这样想：‘杂染法断除了，清净法增长了，在现法中凭证智亲证、成就慧的圆满与广大而安住，那样的安住，想必是苦的吧?’布吒婆楼，不应这样看待。当杂染法断除、清净法增长，并于现法中凭证智亲证、进入并安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时，随之生起的正是喜、乐、轻安、念、正知与乐住。

431 布吒婆楼，我正是为了断除无色自体获得而说法。如果你们如是修行，杂染法便会断除，清净法便会增长；于现法中，凭自己的证智亲证之后，将进入并安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然而，布吒婆楼，你可能会这样想：‘杂染法断除了，清净法增长了，在现法中凭证智亲证、成就慧的圆满与广大而安住，那样的安住，想必是苦的吧?’布吒婆楼，不应这样看待。当杂染法断除、清净法增长，并于现法中凭证智亲证、进入并安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时，随之生起的正是喜、乐、轻安、念、正知与乐住。

432 布吒婆楼，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朋友，你们为了断除哪一种粗的自我获得而说法，使你们依此修学之后，杂染法得以断除，清净法得以增长，在现法中能以证智自证、圆满成就而安住?’若被这样问，我们会这样回答：‘朋友，我们正是为了断除这个粗的自我获得而说法，使你们依此修学之后，杂染法得以断除，清净法得以增长，在现法中能以证智自证、圆满成就而安住。’

433 布吒婆楼，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朋友，你们为了断除哪一种意所成的自我获得而说法，使你们依此修学之后，杂染法得以断除，清净法得以增长，在现法中能以证智自证、圆满成就而安住?’若被这样问，我们会这样回答：‘朋友，我们正是为了断除这个意所成的自我获得而说法，使你们依

此修学之后，杂染法得以断除，清净法得以增长，在现法中能以证智自证、圆满成就而安住。’

434 布吒婆楼，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朋友，你们为了断除哪一种无色的自我获得而说法，使你们依此修学之后，杂染法得以断除，清净法得以增长，在现法中能以证智自证、圆满成就而安住?’若被这样问，我们会这样回答：‘朋友，我们正是为了断除这个无色的自我获得而说法，使你们依此修学之后，杂染法得以断除，清净法得以增长，在现法中能以证智自证、圆满成就而安住。’

“布吒婆楼，你意下如何? 若如此，这番话不就成为有根据的言说吗?”“尊者，确是如此。若如此，这番话便是有根据的言说。”

435 “布吒婆楼，犹如有人为了登上一座殿堂，便在那座殿堂的正下方制作梯子，用以登上那座殿堂。有人这样问他：‘贤友，你为了登上那座殿堂而制作梯子，你可知道那座殿堂位于东方、南方、西方，还是北方? 是高，是低，还是中等?’他会这样回答：‘贤友，就是这座殿堂，我正是为了登上它而制作梯子，这梯子就在它的正下方。’”

“布吒婆楼，你意下如何? 若如此，那个人的话不就成为有根据的言说吗?”“尊者，确是如此。若如此，那个人的话便是有根据的言说。”

436 “布吒婆楼，同样地，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贤友，什么是粗的个体获得? ……贤友，什么是意所成的个体获得? ……贤友，什么是无色的个体获得，你们是为了断除它而宣说法义，当你们依此修行时，杂染法便会得以断除，清净法得以增长，而你们就在现世之中，以自身的胜智亲自证悟、体证，并安住于智慧的圆满与广大呢?’若被这样问及，我们会这样回答：‘贤友，我们正是为了断除这个无色的个体获得而宣说法义。当你们依此修行时，杂染法便会得以断除，清净法得以增长，你们就在现世之中，以自身的胜智亲自证悟、体证，并安住于智慧的圆满与广大。’”

“布吒婆楼，你如何思惟？既然如此，这番话岂不是言之有据、确凿可信了吗？”“的确如此，尊者，既然如此，这番话便言之有据、确凿可信了。”

437 世尊说完后，吉德·哈提舍利弗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当处于粗的自我所得时，意所成的自我所得便是虚妄，无色的自我所得也是虚妄；此时，唯有这粗的自我所得是真实的。尊者，当处于意所成的自我所得时，粗的自我所得便是虚妄，无色的自我所得也是虚妄；此时，唯有这意所成的自我所得是真实的。尊者，当处于无色的自我所得时，粗的自我所得便是虚妄，意所成的自我所得也是虚妄；此时，唯有这无色的自我所得是真实的。”

“质多，当获得粗身自体时，那时既不可称之为意所成身自体，也不可称之为无色身自体；那时只可称之为粗身自体。当获得意所成身自体时，那时既不可称之为粗身自体，也不可称之为无色身自体；那时只可称之为意所成身自体。当获得无色身自体时，那时既不可称之为粗身自体，也不可称之为意所成身自体；那时只可称之为无色身自体。”

438 “质多，若有人这样问你：‘你于过去世存在，非不存在吗？你于未来世将存在，非将不存在吗？你于现在存在，非不存在吗？’被这样问时，你会如何回答呢？”

“尊者，若有人这样问我：‘你可曾于过去时中存在，而非未曾存在？你将于未来时中存在，而非将不存在？你今于现在时中存在，而非不存在？’尊者，若被如是问，我便会如是回答：‘我曾于过去时中存在，而非未曾存在；我将于未来时中存在，而非将不存在；我今于现在时中存在，而非不存在。’尊者，若被如是问，我便会如是回答。”

“然而，质多，若有人这样问你：‘你过去曾获得的自体，那便是你唯一真实的自体，而未来的虚妄、现在的也虚妄吗？你未来将获得的自体，那便是你唯一真实的自体，而过去的虚妄、现在的也虚妄吗？你现在当下获得的自体，那便是你唯一真实的自体，而过去的虚妄、未来的也虚妄吗？’质多，若被如此问起，你会怎样回答？”

“尊者，若有人这般问我：‘你过去曾有的那个个体获得，便是你真实的个体获得，未来的则虚妄，现在的也虚妄；你未来将有的那个个体获得，便是你真实的个体获得，过去的则虚妄，现在的也虚妄；你现在当下有的那个个体获得，便是你真实的个体获得，过去的则虚妄，未来的也虚妄。’尊者，若被如此问，我会这样回答：‘我过去曾有的那个个体获得，在那个时候，它便是我真实的个体获得，未来的则虚妄，现在的也虚妄；我未来将有的那个个体获得，在那个时候，它将是我真实的个体获得，过去的则虚妄，现在的也虚妄；我现在当下有的那个个体获得，它便是我真实的个体获得，过去的则虚妄，未来的也虚妄。’尊者，若被如此问，我就会如此回答。”

439 “正是如此，质多。当某个时刻，有粗重的自体时，在那一刻，它既不被称为意所成的自体，也不被称为无色的自体；在那一刻，它唯被称为粗重的自体。质多，当某个时刻，有意所成的自体时……质多，当某个时刻，有无色的自体时，在那一刻，它既不被称为粗重的自体，也不被称为意所成的自体；在那一刻，它唯被称为无色的自体。”

440 “譬如，质多，从母牛出牛乳，从牛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当牛乳存在时，此时它不被称为酪，不被称为生酥，不被称为熟酥，亦不被称为醍醐；此时它只被称为牛乳。当酪存在时……当生酥存在时……当熟酥存在时……当醍醐存在时，此时它不被称为牛乳，不被称为酪，不被称为生酥，亦不被称为熟酥；此时它只被称为醍醐。正是如此，质多。当有粗的个体获得时……质多，当有意所成的个体获得时……质多，当有无色的个体获得时，此时它不被称为粗的个体获得，亦不被称为意所成的个体获得；此时它只被称为无色的个体获得。质多，这些是世间的共称、世间的言说、世间的表达、世间的施设，如来使用它们，却无执取。”

441 听了这话，游方者布吒婆楼对世尊这样说：“真是殊胜啊，尊者！真是殊胜啊，尊者！尊者，就如有人将倒下的扶正，将隐藏的揭开，为迷路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擎起油灯，令有眼者得见诸色。正是这样，世尊以种种方

便阐明了法。尊者，我从今日起，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愿世尊摄受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直至命终，至心皈依。”

哈提舍利弗受具足戒 Cittahatthisāriputtaupasampadā

442 质多象舍利弗便对世尊这样说：“妙哉，尊者！妙哉，尊者！犹如扶正倾倒之物，揭开隐藏之物，为迷途者指示道路，又如在黑暗中擎持油灯，令明眼之人得见诸色。正是如此，世尊以种种方式，将法阐发分明。尊者，我从此皈依世尊，皈依法与比丘僧团。尊者，愿我在世尊座下出家，得受具足戒！”

443 质多象舍利弗便在世尊座下出家，并受了具足戒。受具足戒后不久，质多象舍利弗尊者独自远离，住于不放逸、精勤、热忱与决意之中。不久，他即于此生，凭自己的胜智现证、体证并安住于梵行的究竟圆满——那正是族姓子们如法从在家走向出家的无上目标。他确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不受后有。”质多象舍利弗尊者遂成为一位阿拉汉。

《布吒婆楼经》第九终。

须婆经

DN 10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10. Subhasuttaṃ

须婆学童事 Subhamāṇavavatthu

444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阿难住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距世尊入灭未久。那时，多德耶之子须婆学童因有事住在舍卫城。

445 于是，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便对一位学童说：“来，学童，你前往沙门阿难那里。到后，以我的名义向沙门阿难问安，问他是否无病无恼、轻安有力、安乐而住。你要这样说：‘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向具寿阿难请安，问您是否无病无恼、轻安有力、安乐而住。’然后又这样说：‘若具寿阿难出于慈悯，屈驾光临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的住处，那真是太好了。’”

446 “是，先生。”那位学童应答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后，便往诣具寿阿难处。既至，与具寿阿难共相问讯，互致欣悦、令人铭记的言语后，退坐一面。坐定，那位学童便对具寿阿难说：“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向具寿阿难请安，问您是否无病无恼、轻安有力、安乐而住。他还这样说：‘若具寿阿难出于慈悯，屈驾光临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的住处，那真是太好了。’”

447 闻言，具寿阿难便对那学童说：“学童，此刻不宜。我今日刚服了药。待明日，若时机适宜，我们再去拜访吧。”

“好的，先生。”那位学童答应了具寿阿难，便从座而起，往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处去。到后，对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说：“先生，我依您所说，对具寿阿难讲：‘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问候具寿阿难，问他是否少病、少恼、安稳、安乐。他还这样说：若具寿阿难出于慈悯，愿屈尊光临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的住处，那就太好了。’我说了这些之后，那位沙门阿难回答：‘学童，

现在去并不相宜。我今日服了药，身体有些影响。也许明天，等到合适的时间，我们再去拜访。’先生，事情到此，其实已经办成了，因为具寿阿难已应允明日会来拜访。”

448 那一夜过后，晨早时分，具寿阿难着下衣，持衣钵，以吉德咖比丘为随行沙门，来到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的住处。到达后，便在已铺好的座位上坐下。

那时，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来到具寿阿难跟前，彼此问候。进行了令人欢喜的问候与会心交谈之后，他坐在一旁。坐定后，学童须婆·都提耶之子对具寿阿难这样说：“阿难尊者，您长久以来做那位乔达摩大师的侍者，常近惯熟、随侍左右。阿难尊者，您应知那位乔达摩大师赞叹哪些法，又用哪些法引导人、安住人、确立人。阿难尊者，乔达摩大师究竟赞叹哪些法，又用哪些法引导人、安住人、确立人呢?”

449 “学童，彼世尊曾赞叹三类蕴，他正是以此引导、安立、稳固了众人。哪三类呢? 即圣戒蕴、圣定蕴、圣慧蕴。学童，世尊正是赞叹这三类蕴，并以此引导、安立、稳固众人。”

戒蕴 Sīlakkhandho

450 “阿难尊者，那么，乔达摩大师所称叹的圣戒蕴——他正是以此引导、安立、稳固众人——具体是指什么呢?”

学童，于此，如来出现于世间，为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亲自以证智证得了此世界——包含天神、魔罗与梵天的世界，以及包含沙门、婆罗门、天神与人类的众生——而后宣说。他宣说初善、中善、后善，义理与言辞俱足的法，并开示那全然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那时，一位居士，或居士之子，或生于其他家族的人，听闻此法。听闻此法后，他对如来生起信心。他具足此信心，就这样思惟：‘居家生活是逼仄的，是尘垢之道；出家则如旷野般开阔。留在家

中，去过那十全十美、清净无瑕——如打磨过的贝壳一般——的梵行生活，实非易事。我何不剃除须发，穿上袈裟，离家而出家呢?’过后某一时，他或舍弃了微小的财富聚集，或舍弃了庞大的财富聚集；或告别了微小的亲属圈子，或告别了庞大的亲属圈子；剃除须发，穿上袈裟，离家而出家。如此出家之后，他安住于巴帝摩卡的防护中，具足行处与境界，于最微细的罪过也能看见危险，受持而修习众学处，以身、语的善业为伴，活命绝对清净，戒行圆满，守护诸根门，具足正念与正知，并且知足常乐。

451 学童，比丘云何戒行圆满？学童，于此，比丘舍离杀生，远离杀生，舍置棍棒与刀杖，有惭耻，具悲悯，为利益与哀愍一切有命、有生之类而住。学童，比丘如是——舍离杀生，远离杀生，舍置棍棒与刀杖，有惭耻，具悲悯，为利益与哀愍一切有命、有生之类而住——这也是他的戒。

复次，学童，或有沙门、婆罗门，受用净信所施食已，仍依诸般畜生之明、邪命而活，即如：祭祀禳灾、许诺还愿、驱鬼赶邪、地母祭、求雨术、安宅术、合婚术、漱口浴身、献牺供、催吐药、泻下药、泻上药、泻下泻上药、治头痛、搽耳油、洗眼法、除膜药、鼻灌药、敷眼膏、涂擦药、眼科、外科、小儿科、敷根药、研合诸药等。他远离这等畜生之明、邪命。学童，比丘如是——远离如彼沙门、婆罗门，受用净信所施食已，仍依诸般畜生之明——即如祭祀禳灾、许诺还愿……乃至研合诸药等——以邪命而活——这也是他的戒。

452 “学童，如是，戒行具足的比丘，因戒律的防护，于任何处所都不见怖畏。学童，犹如一位已灌顶的刹帝利王，摧伏了一切怨敌，因怨敌已除，于任何处所都不见怖畏。同样地，学童，戒行具足的比丘，因戒律的防护，于任何处所都不见怖畏。他具足这圣戒蕴，便在内心体验到无过失的快乐。学童，比丘便是如此戒行具足。”

453 学童，这就是世尊所称叹的圣戒蕴，世尊依此教导、引导、安立众生。然而，在此之上，尚有应作之事。

“真是稀有，阿难尊者！真是不可思议，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此圣戒蕴是圆满的，并非不圆满。阿难尊者，如此圆满的圣戒蕴，除这里之外，我在其他沙门、婆罗门中不曾得见。阿难尊者，如果其他沙门、婆罗门能在自己身上见到如此圆满的圣戒蕴，他们单凭此便心满意足，便会这样想：‘此已足够，此已成办，我们沙门的目标已得成就，于我们再无其余应作之事。’然而，阿难尊者您却这样说：‘在此之上，尚有应作之事。’”

定蕴 Samādhikkhandho

454 “那么，阿难尊者，乔达摩大师所赞叹、并以此教导、引导、安立众生的圣定蕴，又是怎样的呢?”

“学童，比丘如何守护根门?学童，在此，比丘以眼看到色后，不执取整体相，不执取细部特征；若眼根不加以防护而安住，贪欲、忧恼等恶不善法便会侵袭他。为此，他修习防护，守护眼根，于眼根成就防护。以耳听到声后……以鼻嗅到香后……以舌尝到味后……以身触到触后……以意了别法后，不执取整体相，不执取细部特征；若意根不加以防护而安住，贪欲、忧恼等恶不善法便会侵袭他。为此，他修习防护，守护意根，于意根成就防护。他成就了这圣根律仪，便能在内心体验到无染之乐。学童，比丘正是这样守护根门的。”

455 “学童，比丘又如何具念与正知呢? 学童，在此，比丘在前进、返回时，正知而行；在前看、侧看时，正知而行；在屈伸肢体时，正知而行；在穿着僧伽梨、持钵、着衣时，正知而行；在吃、喝、咀嚼、品尝时，正知而行；在大小便利时，正知而行；在行走、站立、坐着、睡眠、醒来、说话、沉默时，正知而行。学童，比丘正是这样具念与正知的。”

456 学童，比丘又如何知足呢? 学童，在此，比丘满足于足以蔽身的僧衣和足以果腹的乞食。无论前往何处，他仅带着这些便出发。学童，犹如鸟儿，无论飞往何处，唯以双翼为负荷，展翅飞翔。正是如此，学童，比丘满足于

足以蔽身的僧衣与足以果腹的乞食，无论前往何处，仅带着这些便出发。学童，比丘正是这样知足的。

457 他具足此圣戒蕴，具足此圣根律仪，具足此圣念与正知，具足此圣知足之后，便亲近寂静的坐卧处——林野、树下、山丘、岩壑、山窟、冢间、密林、露地、草堆。他在食后，从乞食处返回，便结跏趺坐，端正身体，安立正念在前。

458 他舍断世间的贪欲，安住于离贪欲之心，从贪欲中净化其心。舍断嗔恨恼害，安住于无嗔恨之心，利益悲悯一切众生，从嗔恨恼害中净化其心。舍断昏沉睡眠，安住于离昏沉睡眠之心，有光明想，具念正知，从昏沉睡眠中净化其心。舍断掉举与追悔，安住于无掉举之心，内心寂静，从掉举追悔中净化其心。舍断疑惑，安住于度脱疑惑之心，对善法不再犹豫，从疑惑中净化其心。

459 学童，犹如有人借债经营事业。他的事业获得成功，不仅还清了原先的旧债，还有余钱可以养家。那时他便这样思惟：‘我先前借债经营事业，如今事业成功，我还清了旧债，尚有资财养家。’以此因缘，他得到欢喜，获得喜悦。

460 学童，譬如有一个人身患重病，痛苦难耐，病情危笃。他毫无胃口，身体也虚弱无力。后来，过了一段时日，他从那场病中康复，恢复了胃口，体力也回到了身上。这时，他心中便会这样想：‘先前，我曾身患重病，痛苦难耐，病情危笃；我毫无胃口，身体也虚弱无力。如今，我已从那场病中解脱，恢复了胃口，体力也回到了身上。’以此因缘，他获得了欢喜，生起了喜悦。

461 “学童，譬如有个人被囚于牢狱。过了一段时间，他平安地从牢狱获释，财物亦无损失。那时他会这样想：‘我先前被囚于牢狱，如今平安获释，财物亦无损失。’由此因缘，他便得欢喜，生起喜悦。”

462 学童，就譬如有人原为奴隶，不得自作主宰，须依于他人，不能随心所欲而行。后来，过了一些时日，他从那种奴役中解脱出来，得以自作主宰，不依于他人，成为自由人，能随心所欲而行。那时，他会这样想：‘我从前是奴隶，不得自作主宰，须依于他人，不能随心所欲而行。如今我已从那种奴役中解脱，自作主宰，不依于他人，是自由人，能随心所欲而行。’ 以此因缘，他便获得欢喜，生起喜悦。

463 「学童，譬如有人带着财物与货物，行经一条穿越荒野的道路，那里粮食短缺、险恶重重。后来，过了一段时日，他平安穿越了那片荒野，顺利抵达村庄边缘安稳无险的安全之地。此时他心中便会这样思惟：'从前我带着财物与货物，行经一条穿越荒野的道路，那里粮食短缺、险恶重重。如今我已成功穿越那片荒野，平安抵达村庄边缘安稳无险的安全之地。' 由此因缘，他会感到欢喜，生起喜悦。

464 “学童，同样地，比丘观察自身这五种盖障尚未断除时，便视之为债务、疾病、牢狱、奴役与荒漠险途。”

465 “学童，正如无债、无病、出离牢狱、得自在、抵达安稳之地，同样地，比丘观察自身这五种盖障已断除时，亦如此见。”

466 当他观察自身这五种盖障已断除时，便生起欢喜；欢喜则生喜悦；心喜悦则身得轻安；身轻安则感受乐；得乐则心入定。

467 他舍离欲乐、舍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远离而生喜与乐，进入并安住于初禅。他以由远离所生的喜与乐，灌注、浸润、充满、遍满此身，他身体的任何部分，无不为由远离所生的喜与乐所遍满。

学童，犹如一位熟练的浴师或他的徒弟，在铜盆中撒入沐浴粉，一边洒水一边揉和，令那沐浴粉团饱含水分，内外浸润，却不滴落。同样地，学童，比丘以由远离所生的喜与乐，灌注、浸润、充满、遍满此身，他身体的任何部分，无不为由远离所生的喜与乐所遍满。学童，比丘就是如此舍离欲乐、舍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远离而生喜与乐，进入并安住于初禅。他以由远离

所生的喜与乐，灌注、浸润、充满、遍满此身，他身体的任何部分，无不为由远离所生的喜与乐所遍满。这便是他于禅定上的成就。

468 再者，学童，随着寻与伺的止息，比丘内心澄净，心念专一，无寻无伺，由定而生喜与乐，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他以由定所生的喜与乐，灌注、浸润、充满、遍满此身，他身体的任何部分，无不为由定所生的喜与乐所遍满。学童，譬如有一个深邃的湖泊，湖水由底部的泉眼涌出。它没有东面的入水口，没有南面的入水口，没有西面的入水口，没有北面的入水口，天空也不时时降下充沛的雨水。然而，从那湖底涌出的清凉泉水，灌注、遍注、填满、遍满整个湖泊，湖中没有一处不被清凉的泉水所遍及。同样的道理，学童，比丘由于寻与伺的止息，内心平静，心住一境，无寻无伺，由定而生喜与乐，成就并安住于第二禅那。他以由定所生的喜与乐，灌注、遍注、填满、遍满此身，他身体的任何一处，没有不被由定所生的喜与乐所遍及。这便是他禅那上的成就。

469 复次，学童，比丘因喜的离贪，安住于舍，具念、正知，以身受乐，此即圣者们所称说的：‘舍念具足，安住于乐。’成就并安住于第三禅那。他以离喜之乐，灌注、遍注、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无一处不被这离喜之乐所遍及。学童，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或白莲池中，有一些青莲、红莲或白莲，生于水中，长于水中，沉浸水下，不伸出水面，在水下繁茂地生长。它们从顶至根，悉被清凉的池水所浸润、所渗透、所充满、所周遍，那些青莲、红莲或白莲，没有任何一分不被清凉池水所遍及。学童，同样的道理，比丘……（中略）……学童，比丘因对喜的离贪……（中略）……成就并安住于第三禅那。他以这无喜之乐，灌注、浸润、充满、周遍此身，他身体的任何一处，没有不被这无喜之乐所遍及的。这便是他于禅那上的成就。

470 再者，学童，比丘由舍断乐、舍断苦，并依先前喜与忧的灭没，无苦无乐，舍念清净，成就并安住于第四禅那。他以清净、明净的心遍满全身而安住，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被这清净、明净的心所遍满。

学童，犹如有人用白布从头到脚将自己裹起而坐，他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白布所覆盖。同样地，学童，一位比丘……学童，一位比丘由于舍断了乐与苦，也由于先前喜与忧的消失，无苦无乐，舍念清净，成就并安住于第四禅那。他以全然清净、完全明净的心遍满此身而坐，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这全然清净、完全明净的心所遍满。这便是他在定上的成就。

471 学童，这便是彼世尊所赞叹的圣定蕴，世尊也正是依此引导、安立、令众人坚固于此。然而，于此之上，更有应作之事。

阿难尊者，这真是不可思议！阿难尊者，这真是未曾有啊！阿难尊者，由此看来，这圣定蕴是圆满的，并非不圆满。阿难尊者，如此圆满的圣定蕴，我在其他教派的沙门与婆罗门中，皆未见到。阿难尊者，即便其他教派的沙门与婆罗门，见到自身有如此圆满的圣定蕴，他们也会仅以此便心满意足，心想：‘仅此便足，所作已办，我们的沙门修行目的已达，更无余事当办。’然而，阿难尊者您却说：‘于上尚有应作之事。’

慧蕴 Paññākkhandho

472 那么，阿难尊者，乔达摩尊者所称叹、并于此引导、安立众人、令其坚固的圣慧蕴，究竟是什么呢?

当他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时，他便将心导向并引入智与见。他如此了知：‘我这身体是色法所成、四大所造，由父母所生，靠饭粥维持，是无常、须涂抹按摩、会破裂、会坏灭之法。而我的这个识，即依附于此，系缚于此。’

学童，就像一颗美丽的、天然的、八面切割、精工琢磨的琉璃宝珠，清澈、透明、毫无混浊，具足一切美好的特质。其中穿有一条线，或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色。明眼人将它拿在手中仔细观察，便会知道：‘这是一颗美丽的、天然的、八面切割、精工琢磨的琉璃宝珠，清澈、透明、毫无混浊，具足一切美好的特质。其中穿有一条线，或蓝、或黄、或红、或白、或

淡黄色。’同样地，学童，当比丘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不动时，他将心导向并引向智与见。他如此了知：‘我这个身体，是由色法构成，四大所成，父母所生，靠米饭和粥食长养，是无常的，需要涂抹按摩，是破裂、坏灭之法。而我的这个意识，就依附于此，系缚于此。’学童，当比丘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不动时，他将心导向并引向智与见。他如此了知……（中略）……这，便是他慧上的成就。

473 学童，当他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不动时，他便将心导向并引向意生身的创造。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出另一个身体，有形有态，由意所成，具足所有肢节，诸根无缺。学童，譬如有人从芦苇中抽出其芯。他会这样想：‘这是芦苇，这是芯；芦苇是芦苇，芯是芯；这芯正是从芦苇中抽出来的。’学童，又譬如有人将剑从剑鞘中拔出。他会这样想：‘这是剑，这是鞘；剑是剑，鞘是鞘；这剑正是从剑鞘中拔出来的。’学童，又譬如有人将蛇从蛇篓中取出。他会这样想：‘这是蛇，这是篓；蛇是蛇，篓是篓；这蛇正是从蛇篓中取出来的。’同样地，学童，当一位比丘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澈、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运作，安住不动时，他便引导心朝向意生身的创造……这便成为他的智慧展现。

474 当他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澈、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运作，安住不动时，他便引导心朝向神通变化。他体验种种神通：由一身化为多身，由多身合为一身；显现、隐没；穿过墙壁、城墙、山岳，通行无碍，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沉浮，如同在水里；在水上行走而不沉没，如同在地上；在虚空中结跏趺坐而行，恰如有翼之鸟；他以手触摸、抚摩如此有大威力的日月；乃至以身体自在而行，远至梵天世界。

学童，譬如一位善巧的陶师或其学徒，用充分揉制的黏土，随心所欲，想做成什么容器，便能做成什么容器。学童，又譬如一位善巧的象牙匠或其学徒，

在充分处理的象牙上，随心所欲，想雕成什么象牙制品，便能雕成什么象牙制品。学童，又譬如一位善巧的金匠或其学徒，在充分处理的黄金上，随心所欲，想打造成什么金器，便能打造成什么金器。同样地，学童，当一位比丘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澈、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运作，安住不动时，他便引导心朝向神通变化。他体验种种神通：由一身化为多身……乃至以身体自在而行，远至梵天世界。这便成为他的智慧展现。

475 当他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不动后，便将心导向天耳界并转向。他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听到两类声音——天界与人间的声音，无论远近。学童，好比有人走在远路上，听到鼓声、小鼓声、海螺声、铙钹声和铜锣声，他会想：‘这是鼓声，这是小鼓声，这是海螺声、铙钹声、铜锣声。’同样地，学童，比丘的心如此入定……安住不动时，他将心导向天耳界并转向。以那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他听到两类声音——天界与人间的声音，无论远近。这便成为他智慧的显现。

476 当他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不动后，便将心导向他心智并转向。他以自己的心遍知其他众生、其他人的心，如实了知：有贪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他如实了知为离贪的心；有嗔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有嗔的心；离嗔的心，他如实了知为离嗔的心；有痴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他如实了知为离痴的心；收缩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收缩的心；散乱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他如实了知为广大的心；非广大的心，他如实了知为非广大的心；有上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有上的心；无上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无上的心；入定的心，他如实了知为入定的心；未入定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未入定的心；解脱的心，他如实了知为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未解脱的心。

学童，犹如一位年轻爱美的女子或男子，在清净明亮的镜子中，或在一盆清澈的水中，端详自己的面容：如果有污点，便知道有污点；如果没有污点，便知道没有污点。同样地，学童，比丘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不动后，便将心导向他心智并转向。他以自己的心遍知其他众生、其他人的心，如实了知：‘有贪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有贪的心’……‘未解脱的心，他如实了知为未解脱的心’。这便成为他智慧的显现。

477 当他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了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后，他将心导向宿命随念智。他能忆念起种种过去世的生命形态：一生、两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以及许多坏劫、成劫、坏成劫。他忆念：‘在那里，我有如此的名、如此的族、如此的貌、如此的食、如此经历苦乐、如此的寿。从那里命终，我再生于某处；在那里，我又有如此的名、如此的族、如此的貌、如此的食、如此经历苦乐、如此的寿；从那里命终，我才再生到这里。’如此，他能忆念起种种过去世的生命形态，以及其中的细节与特征。

学童，譬如有人从自己的村庄去到另一村庄，又从那个村庄去到别的村庄，再从那个村庄回到自己的村庄。他会这样想：‘我从自己的村庄去了那个村庄，在那里，我如此站立，如此安坐，如此言语，如此默然。我从那个村庄又去了另一村庄，在那里，我也如此站立，如此安坐，如此言语，如此默然。如今，我从那个村庄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学童，同样地，一位比丘……学童，当比丘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了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后，他将心导向宿命随念智。他能忆念起种种过去世的生命形态，例如一生……如此，他能忆念起种种过去世的生命形态及其细节与特征。这便成就了他的智慧。

478 当他的心如此入定，清净、明亮、无瑕，远离了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后，他将心导向众生死生智。他以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见众生死去、再生，知他们卑下、高贵，美丽、丑陋，生于善趣、恶趣，了知众生各随其业而流转：‘唉，这些众生，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诽谤圣者，怀有邪见，造作邪见之业，身坏命终之后，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这些众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诽谤圣者，怀有正见，造作正见之业，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善趣、天界。’如此，他以清净、超越凡夫的天眼，见众生死去、再生，知他们卑下、高贵，美丽、丑陋，生于善趣、恶趣，了知众生各随其业而流转。

学童，犹如在十字路口中央有一座高楼，有个眼力清明的人站在上面，能看见人们走进房舍、走出房舍，能看见人们在车道和街巷间穿行，也能看见人们坐在十字路口中央。他心里会明了：‘这些人正走进屋舍，那些人正走出屋舍，这些人在车道和街巷间穿行，那些人正坐在十字路口中央。’同样地，学童，一位比丘……学童，当一位比丘的心这样入定……达到不动摇的状态时，他就将心导向并转向众生死生智。他凭借清净的、超越凡人的天眼，看见众生死亡、投生，看见他们卑贱的、高贵的，美丽的、丑陋的，善趣的、恶趣的，了知众生是如何依照自己的业而流转的。这便成就了他的智慧。

479 当他的心如此进入定境，清净、明澈、无瑕，远离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稳固、安住于不动摇的状态后，他便将心导向并转向漏尽智。他如实地了知：‘这是苦’；如实地了知：‘这是苦的集’；如实地了知：‘这是苦的灭’；如实地了知：‘这是导向苦灭之道’。他如实地了知：‘这些是漏’；如实地了知：‘这是漏的集’；如实地了知：‘这是漏的灭’；如实地了知：‘这是导向漏灭之道’。当他如此了知、如此照见时，心便从欲漏解脱，从有漏解脱，从无明漏解脱。于解脱中，生起‘已解脱’之智。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不受后有。’

学童，譬如在山间洼地有一口湖泊，湖水清澈、明净，没有浑浊。有个眼力清净的人站在岸边，会看见水中的蚌蛤、螺贝，还有砂砾和碎石，以及成群的鱼，或游动或静止。他心里会明白：‘这湖水果真清澈、明净，没有浑浊。水中有蚌蛤、螺贝，有砂砾和碎石，还有成群的鱼游来游去或静止不动。’同样地，学童，当比丘的心如此进入定境……达到不动摇的状态后，他便将心导向并转向漏尽智。他如实地了知：‘这是苦’……如实地了知：‘这是导向漏灭之道’。当他如此了知、如此看见时，心便从欲漏解脱，从有漏解脱，从无明漏解脱。于解脱中，生起‘已解脱’之智。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不受后有。’这便是他所证得的智慧。

480 “学童，这便是彼世尊所赞叹的圣慧蕴，他也正是以如此圣慧蕴引导、教导、安立众人，令其安住其中。在此之上，更无余事可作。”

“真是稀有啊，阿难尊者！真是不可思议，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这圣慧蕴是圆满的，并非不圆满。阿难尊者，像这样圆满的圣慧蕴，我在外界其他沙门与婆罗门之中，从未曾见过。此处，确实已没有更高要做的了。善哉，阿难尊者！善哉，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这就如同一个倒覆之物被翻正，一个隐藏之物被显露，一个迷途之人得指引方向，又或在黑暗中有人擎起油灯，令有眼之人得见诸色。正是如此，阿难尊者以种种方式将法阐明得明明白白。阿难尊者，从今日起，我要皈依乔达摩尊者、法以及比丘僧团。愿阿难尊者铭记，我从今日起，直至命终，都是一位已皈依的近事男了。”

《须婆经》第十终。

坚固经

DN 11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11. Kevaṭṭasuttaṃ

坚固居士子事 Kevaṭṭagahapatiputtavatthu

48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那烂陀的波婆利咖庵园中。那时，坚固居士子来到世尊面前，顶礼世尊后，退坐一面。坐定后，坚固居士子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那烂陀城繁荣富庶，人口众多，人群密集，人们对世尊深怀净信。尊者，若能请世尊指派一位比丘，为白衣在家信众示现超越常人的上人法、神通神变，那就太好了。这样一来，那烂陀的人们对世尊的信心必会更加增长。”闻此，世尊对坚固居士子说：“坚固，我从不这样教导比丘们：‘来吧，比丘们，你们去为白衣在家众示现超越常人的上人法、神通神变吧。’”

482 第二次，坚固居士之子又对世尊说：“尊者，我并非有意冒犯世尊，但我还是要说：尊者，那烂陀如此繁荣、富庶，人口众多，人群稠密，人们对世尊深具信心。尊者，若能派一位比丘，示现超越常人境界的神通神变，那就太好了。这样一来，那烂陀的人们对世尊的信心必定更加增长。”

世尊第二次仍这样对坚固居士之子说：“坚固，我并非这样教导比丘们：‘来吧，比丘们，你们去为白衣在家信众示现超越常人境界的神通神变吧。’”

第三次，坚固居士之子又对世尊说：“尊者，我并非有意冒犯世尊，但我还是要说：尊者，那烂陀如此繁荣、富庶，人口稠密，人们对世尊深具信心。尊者，恳请世尊派一位比丘，示现超越常人境界的神通神变。如此，那烂陀的人们对世尊的信心定会更加增长。”

神变示现 Iddhipāṭihāriyaṃ

483 世尊说：“坚固，有三种神变，是我以证智亲证之后所宣说的。哪三种呢？即：神通神变、记说神变和教诫神变。”

484 “坚固，什么是神通神变？坚固，于此法中，有比丘能现起种种神通变化：他一身化为多身，多身合为一身；或显或隐，穿墙、越壁、越山而过，无有障碍，犹如行于虚空；于大地涌出、潜入，如在水中；行于水面而不坏散，如履大地；于虚空结跏趺坐而行，犹如飞鸟；他以手触摸、轻抚如此具大威力、大神通的日月；乃至以自身于梵天界自在转行。”

“这时，一位具足信心与净信的人，看见那位比丘正现起种种神通变化：他或一身化多身，或多身合为一身；或显或隐；穿墙、越城、穿山，无碍而行，犹如行于虚空；在陆地如于水中，涌出、潜入；行于水上而不沉没，犹如行走于大地；于虚空结跏趺坐而行，恰似有翼之飞鸟；更以手触摸、抚摩那有大威力、大威神的日月；乃至以身自在转行于梵天界。”

“那位有信心、有净信的人，便去向一位没有信心、没有净信的人说：‘朋友，真是稀有，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位沙门竟有如此大神通、大威力。我亲眼见到那位比丘施展种种神变：他一身化作多身，多身合为一身……乃至以自身自在游行于梵天界。’”

“那位没有信心、没有净信的人，便对那位有信心、有净信的人这样说：‘朋友，世间有一种名叫犍陀罗的明咒。那位比丘正是依凭此咒，才得以体验种种神变：一身化作多身，多身合为一身……乃至以自身自在游行于梵天界。’”

“坚固，你意下如何？那位没有信心、不净信的人，是否会这样对那位有信心、有净信的人说呢？”“会的，尊者。”“坚固，我正是因为看见了此神通神变中的过患，才对示现神通神变感到忧恼、羞愧和厌恶。”

记说神变 Ādesanāpāṭihāriyaṃ

485 “坚固，什么是记说神变？坚固，在此，有比丘能记说其他众生、其他人的心，记说他们的心所，记说他们的寻，记说他们的伺：‘你的意如此，你的意如彼，你的心如此。’”

“一位有信心、具净信者见到这位比丘能记说其他众生、其他人的心，记说其心所，记说其寻思，记说其伺察：‘你的意是这样，你的意是那样，你的心是这样。’那位有信心、具净信者便去告诉另一位无信心、无净信者：‘奇哉，尊者！希有哉，尊者！那位沙门真是具足大神力、大威力啊！我亲眼见到那位比丘记说其他众生、其他人的心，记说其心所，记说其寻思，记说其伺察：“你的意是这样，你的意是那样，你的心是这样。”’”

“无信心、无净信者可能会对有信心、具净信者这样说：‘尊者，有一种名为摩尼咖的明咒。借着此明咒，那位比丘能记说其他众生、其他人的心与心所，以及所寻与所伺：“你的意是如此，你的意是那样，你的心是这般。”’”

“坚固，你认为如何？那无信心、无净信者会不会对有信心、具净信者如此说？”“他们会这么说，尊者。”“坚固，正是见到记说神变有这种过患，我对记说神变才感到忧恼、羞愧与厌恶。”

教诫神变 Anusāsanīpāṭihāriyaṃ

486 “坚固，什么是教诫神变？坚固，在此有比丘这样教导：‘应当这样寻思，勿那样寻思；应当这样作意，勿那样作意；应舍断此，应成就此而安住。’坚固，这便称为教诫神变。”

复次，坚固，于此世间，如来出现，为阿拉汉、正自觉者……（中略）（如本母第 190-212 段所广说）。坚固，如是，比丘具足戒行……（中略）……证得并安住于初禅那。坚固，此亦名为教诫神变。……（中略）……第二禅那……（中略）……第三禅那……（中略）……证得并安住于第四禅那。坚固，此亦名为教诫神变。……（中略）……他将心导引并转向于智见……（中

略）……坚固，此亦名为教诫神变。……（中略）……他了知：‘不再有此后世的状态’ ……（中略）……坚固，此亦名为教诫神变。

“坚固，这三种神变，是我以证智亲自证得之后所宣说的。”

追寻存在灭尽的比丘事 Bhūtanirodhesakabhikkhuvatthu

487 “坚固，往昔时，就在这比丘僧团中，有一位比丘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思惟：‘这四大种，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于何处无余灭尽呢?’ ”

488 “那时，坚固，那位比丘进入了这样的定境：心入定后，一条通往天界之道便显现出来。于是，坚固，那位比丘便前往四天王天。到了之后，对四天王天的诸天这样说：‘诸位尊者，这四大种，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于何处无余灭尽呢?’ ”

“听闻之后，坚固，四大王天的天众便告诉那位比丘：“比丘，我们也不知这四大种究竟于何处灭尽无余。不过，比丘，有四大天王，比我们更殊胜、更崇高，他们或许知道这四大种于何处灭尽无余。””

489 “于是，坚固，那位比丘便前往四大天王处。到达后，他对四大天王这样说：“诸位贤友，此四大种——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究竟于何处无余灭尽呢?” 听了这话，坚固，四大天王便对那位比丘说：“比丘，我们也不知此四大种——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于何处无余灭尽。然而，比丘，有名为三十三天的天众，比我们更为殊胜、更为崇高。他们应知此四大种——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于何处无余灭尽。””

490 “于是，坚固，那位比丘便前往三十三天众所在之处。到了之后，他对三十三天众说道：“诸位贤友，这些地、水、火、风四大种，究竟在何处彻底灭尽呢?” 听了此话，坚固，三十三天众便对那位比丘说：“比丘，我等也不知这些地、水、火、风四大种于何处彻底灭尽。然而，比丘，有一位名为帝释天的天主，较我等更为殊胜、崇高，他应知这些地、水、火、风四大种在何处彻底灭尽。””

491 于是，坚固，那位比丘便前往帝释天处。到了之后，他对帝释天这样说：“贤友，地、水、火、风这四大种，究竟在何处无余灭尽呢?”闻此，坚固，帝释天便对那位比丘这样说：“比丘，我亦不知地、水、火、风四大种在何处无余灭尽。然而，比丘，有名为夜摩天的天众……有位名为苏夜摩的天子……有名为兜率天的天众……有位名为珊都西达的天子……有名为化乐天的天众……有位名为苏宁密达的天子……有名为他化自在天的天众……有位名为自在的天子，比我等更殊胜、更崇高。他应当知晓地、水、火、风四大种在何处无余灭尽。”

492 那时，坚固，那位比丘前往自在天子处。到了以后，他对自在天子如此说道：“朋友，这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四大种，究竟在何处无余灭尽呢?”听了这话，坚固，自在天子对比丘这样说道：“比丘，我也不知道这些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四大种在何处无余灭尽。不过，比丘，有一类名为梵众天的天众，比我等更殊胜、更崇高。他们应当知道这些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四大种在何处无余灭尽。”

493 于是，坚固，那位比丘入于如是定，心得定后，通往梵天的道路便显现出来。于是，坚固，那位比丘来到梵众天处，到了之后，便对那些梵众天说：“贤友们，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四大种，究竟在何处无余灭尽呢?”听了这话，坚固，梵众天便对那位比丘说：“比丘，我们亦不知这四大种在何处无余灭尽。然而，比丘，有梵天、大梵天，是胜者、不败者、遍见者、自在者、主宰者、造作者、化作者、最胜者、生者、得自在者、一切已生与当生者之父，比我们更为殊胜、更为妙胜。他应当知道这四大种在何处无余灭尽。”“那么，朋友，那位大梵天现在在哪里呢?”梵众天的天人们回答说：“比丘，我们也不知晓大梵天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存在。不过，比丘，依所见的征兆——光明生起、辉耀显现——大梵天即将出现。光明生起、辉耀显现，这正是大梵天将要出现的前兆。”坚固，果然不久之后，那位大梵天便现身了。

494 于是，坚固，那位比丘便前往大梵天处。到了之后，他对那位大梵天这样说：“朋友，这四大种，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何处毫无剩余地灭尽呢?”听了这话，坚固，那位大梵天却这样回答那位比丘：“比丘，我就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遍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创造者、化现者、最胜者、生者、得自在者、已生与当生者的父亲。”

坚固，那位比丘第二次对那位大梵天说：“朋友，我并非如此问你：‘你是不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遍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创造者、化现者、最胜者、生者、得自在者、已生与当生者的父亲?’朋友，我是这样问你的：‘朋友，这四大种，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何处毫无剩余地灭尽呢?’”

坚固，那位大梵天第二次仍这样回答那位比丘：“比丘，我就是梵天，是大梵天，是征服者、不被征服者、遍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创造者、化现者、最胜者、生者、得自在者、已生与当生者的父亲。”那位比丘第三次对那位大梵天说：“朋友，我不是这样问你的：‘你是不是梵天，是大梵天，是征服者、不被征服者、遍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创造者、化现者、最胜者、生者、得自在者、已生与当生者的父亲?’朋友，我是这样问的：‘朋友，这四大种——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是在何处无余灭尽的呢?’”

495 于是，坚固，那位大梵天握住那位比丘的手臂，将他带到一旁，对他说：“比丘，这些梵身天众是这样想我的：‘大梵天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解，无所不证。’所以我才不当着他们的面回答你。比丘，我也不知道这四大种——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是在何处无余灭尽的。因此，比丘，你真是做错了，你真是有了过失，竟然绕开彼世尊，跑到外面去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去吧，比丘，回到彼世尊面前，去问这件事。世尊如何为你解答，你就那样把它记在心里。”

496 于是，坚固，那位比丘——正如一位强壮的男子弯曲伸展的手臂，或是伸展弯曲的手臂那样——瞬间从梵天界消失，在我面前出现。他向我行礼后，

坐在一旁。坐定之后，那位比丘这样问我：“尊者，这四大种——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是在何处无余灭尽的呢?”

寻岸鸟喻 Tīradassisakuṇupamā

497 听了这话，坚固，我便对那位比丘说：“比丘，久远以前，航海的商人们带着一只寻岸鸟，乘船驶入大海。当船航行到看不见陆地的地方，他们便放出那只寻岸鸟。那鸟儿便向东飞去、向南飞去、向西飞去、向北飞去，向上方飞去，向各方的夹角飞去。如果环顾四周发现了陆地，它便一去不回。如果环顾四周不见陆地，它便飞回这条船上来。正是如此，比丘，你一路向上追寻，从人间直至梵天界，都未能为此问寻得答案，最终还是回到我的面前。比丘，这个问题，不该这样问：‘尊者，这四大种——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究竟在何处无余灭尽?’”

498 “比丘，这个问题，应当这样问——”

「何处水与地，火与风，不得立足?
长与短、细与粗、净与不净，于何处?
何处名与色，无余灭尽?」

499 “对此，有如是解答:”

「识无形相，无有边际，遍一切处光明;
于此，水与地、火与风，皆不得立足。
于此，长与短、细与粗、净与不净;
于此，名与色无余灭尽;
由于识的息灭，这一切便就此止息。

500 世尊如此说。坚固居士子心生欢喜，对世尊所说随喜赞叹。

《坚固经》第十一终

露遮经

DN 12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12. Lohiccasuttaṃ

露遮婆罗门事 Lohiccabrāhmaṇavatthu

50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方行脚，抵达了萨拉瓦帝咖。那时，露遮婆罗门正住在萨拉瓦帝咖——那是一处人口兴盛、草薪丰足、谷物充裕之地，是憍萨罗王波斯匿赐予他的王家封地、梵天赠礼。

502 那时，露遮婆罗门心中生起了这样一种邪恶的见解：“若有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之后，也不应对他人宣说。因为，一个人能为别人做什么呢？正如有人砍断了旧的束缚，却又去制造一个新的束缚。我说，正是这种与贪欲相应的低劣之法。因为，一个人又能为他人做什么呢？”

503 露遮婆罗门听说：“那位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释迦族后裔，正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方行脚，已到达萨拉瓦帝咖。关于那位乔达摩大师，流传着这样的善名声：‘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亲自证知、现证并宣说这个含括天、魔、梵，以及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间。他所教导的法，初善、中善、后善，义理与言辞皆妙。他所弘扬的梵行，究竟圆满、完全清净。’能见到这样的阿拉汉，实在是件善事。”

504 于是，露遮婆罗门对理发师洛西咖说：“来吧，亲爱的洛西咖，你去见沙门乔达摩。到后，代我以头面礼足，并问沙门乔达摩是否无病、无恙、轻快、有力、安乐而住。如此说：‘乔达摩大师，露遮婆罗门以头面礼世尊足，

请问您是否无病、无恙、轻快、有力、安乐而住?’接着再这样说：‘愿乔达摩大师与比丘僧团一起，明天在露遮婆罗门家接受供养。’”

505 “好的，先生。”理发师洛西咖应诺露遮婆罗门后，便去世尊那里。到了之后，顶礼世尊，退坐一面。坐定后，理发师洛西咖对世尊说：“尊者，露遮婆罗门以头面礼世尊足，请问世尊是否无病、无恙、轻快、有力、安乐而住。他还这样说：‘愿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明天接受露遮婆罗门的供养。’”世尊默然许之。

506 当时，理发师洛西咖了知世尊已应允，便从座起身，向世尊行礼，右绕之后，来到露遮婆罗门处。到了以后，他对露遮婆罗门这样说：“我们已用先生您的名义，向彼世尊转述：‘尊者，露遮婆罗门问候世尊，愿世尊无病、无恼、起身轻快、体力充沛、安乐而住。’ 又如此说：‘愿世尊垂允，明日与比丘僧团一同来露遮婆罗门家接受供养。’ 彼世尊已经默许了。”

507 那时，露遮婆罗门过了那一夜，在自己的住处备办上好的嚼食与啖食后，召唤理发师洛西咖：“来，亲爱的洛西咖，你前往沙门乔达摩的所在。到后，向沙门乔达摩告知时间：‘乔达摩尊者，是时候了，饭食已备。’”“是的，先生。”理发师洛西咖回应露遮婆罗门后，便去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理发师洛西咖向世尊告知时间：“是时候了，世尊，饭食已备。”

508 那时，世尊于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持钵及衣，与比丘僧团一同前往萨拉瓦帝咖。当时，理发师洛西咖紧随世尊身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露遮婆罗门生起这样一种恶见：‘世间若有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后亦不应告知他人；一个人又能为他人做什么呢？就像有人砍断旧的束缚，却又制造新的束缚；我说这种所谓的成就，正是邪恶的贪欲之法；一个人又能为他人做什么呢?’萨度！尊者，愿世尊令露遮婆罗门舍离此恶见。”“但愿如此，洛西咖，但愿如此。”

那时，世尊前往露遮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在已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露遮婆罗门亲手以精美的嚼食与啖食供奉、款待以世尊为首的比丘僧团，令他们满足。

向露遮婆罗门提问 Lohiccabrāhmaṇānuyogo

509 那时，露遮婆罗门见世尊已用完斋、手离钵，便自己取一张低座，坐在一旁。世尊对坐在一旁的露遮婆罗门这样说：“露遮，听说你生起了一种恶见，是真的吗？‘世间若有沙门或婆罗门证得了善法，证得善法后，就不该告诉别人；一个人又能为别人做什么呢？正像一个人砍断了旧绳索，又去造一条新绳索；我说这种所谓的成就正是邪恶的贪欲之法；一个人又能为别人做什么呢？’”“是的，乔达摩尊者。”“露遮，你怎么想？你不是正住在萨拉瓦帝伽吗？”“是的，乔达摩尊者。”“露遮，假如有人这样说：‘露遮婆罗门住在萨拉瓦帝伽，萨拉瓦帝伽的一切出产与所得，露遮婆罗门都应该独自享用，不该分给任何人。’说这种话的人，对那些依靠你生活的人来说，是不是在制造障碍？”

“乔达摩尊者，他们是在制造障碍。”“这个制造障碍的人，对那些人是心怀慈悯，还是不怀慈悯呢？”“不怀慈悯，乔达摩尊者。”“一个不怀慈悯的人，心中现起的是慈心，还是敌意？”“是敌意，乔达摩尊者。”“当敌意现前时，他所持的是邪见，还是正见？”“是邪见，乔达摩尊者。”“露遮，凡是持邪见的人，我说他的趣向只有两种——地狱，或是畜生道。”

510 “露遮，你如何思惟？波斯匿·憍萨罗王难道不是统御着迦尸与憍萨罗吗？”“是的，乔达摩尊者。”“露遮，假若有人这样说：‘波斯匿·憍萨罗王统御着迦尸与憍萨罗；凡迦尸与憍萨罗所出产的一切财物，波斯匿·憍萨罗王都应独享，不可分予他人。’说这种话的人，对于依靠波斯匿·憍萨罗王生活的你们以及其他人，是在制造障碍，还是不制造障碍呢？”

“乔达摩尊者，他们是制造障碍的人。”“这个制造障碍的人，对那些人是心怀慈悯，还是不怀慈悯呢?”“不怀慈悯，乔达摩尊者。”“一个不怀慈悯的人，心中现起的是慈心，还是敌意?”“是敌意，乔达摩尊者。”“当敌意现前时，那是邪见，还是正见?”“是邪见，乔达摩尊者。”“露遮，凡是持邪见的人，我说他的趣向只有两种——地狱，或是畜生道。”

511 “既然如此，露遮，若有人这样说：‘露遮婆罗门住在萨拉瓦帝咖，萨拉瓦帝咖所出产的一切，只应由露遮婆罗门一人享用，不应分给其他人。’说这种话的人，便是障碍那些依靠这些出产生活的人。作障碍者，即心怀不善；心怀不善者，心中便现起敌意；当敌意现起于心时，那就是邪见。同样的道理，露遮，若有人这样说：‘假设有沙门或婆罗门证得了善法，证得善法之后，就不应告诉别人。因为一个人能为别人做什么呢？这好比砍断旧束缚，又去制造新束缚……又能做什么呢?’说这种话的人，便是障碍那些善男子——他们依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证得如此殊胜的成就：或是亲证入流果，或是亲证一来果，或是亲证不来果，或是亲证阿拉汉果；也障碍那些在天界成熟、即将投生天界的生命。作障碍者，即心怀不善；心怀不善者，心中便现起敌意；当敌意现起于心时，那就是邪见。露遮，我宣说：凡持邪见者，唯有两种去处之一——地狱或畜生道。”

512 “那么，露遮，假如有人这样说：‘憍萨罗王波斯匿住在迦尸憍萨罗，迦尸憍萨罗所出产的一切，只有憍萨罗王波斯匿一人享用，不应该分给其他人——包括你们和其他人。’说这种话的人，对那些依靠憍萨罗王波斯匿生活的人，就是制造障碍的人。既然是制造障碍的人，他就是心怀不善；心怀不善，心中便生起敌意；心中生起敌意，这就是邪见。同样的道理，露遮，假如有人这样说：‘假设这里有一位沙门或婆罗门证得了善法，证得善法之后，就不该告诉别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就好比……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说这种话的人，对于那些善男子——他们依靠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证得如此殊胜的成就，或亲证入流果，或亲证一来果，

或亲证不来果，或亲证阿拉汉果，以及那些正在天界成熟、将要投生到天界的生命——他就是制造障碍的人。既然是制造障碍的人，他就是心怀不善；心怀不善，心中便生起敌意；心中生起敌意，这就是邪见。露遮，凡是持邪见的人，我说他只有两种去处中的一种——地狱或畜生道。”

三种应受呵责者 Tayo codanārahā

513 “露遮，世间有三种导师应受呵责。如果有人呵责这样的导师，这种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可指责的。哪三种呢？露遮，在此，有一种导师，他为了某个沙门道果，从在家生活出家而过着无家的生活，却未证得那个沙门道果。他未证得那个沙门道果，却对弟子们说法道：‘这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幸福。’他的弟子们不愿听闻，不侧耳倾听，不提起觉了之心，并且背离导师的教导而行。他值得被这样呵责：‘尊者，您是为了那个目标而从在家生活出家、过着无家生活的人，却未证得那个沙门道果。您未证得那个沙门道果，却对弟子们说法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幸福。而您的弟子们不愿听闻，不侧耳倾听，不提起觉了之心，还背离导师的教导而行。这就好像去追赶一个转身后退的人，或是去拥抱一个别过脸去的人。我说，这是一种贪欲的、不善的境况——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露遮，这便是世间第一种应受呵责的导师；而呵责这样的导师，那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可指责的。”

514 “再者，露遮，还有一种导师，他为了某个沙门道果，从在家生活出家而过着无家的生活，却未证得那个沙门道果。他未证得那个沙门道果，却对弟子们说法道：‘这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幸福。’他的弟子们愿意听闻，侧耳倾听，提起觉了之心，并且不背离导师的教导而行。他值得被这样呵责：‘尊者，您是为了那个目标而从在家生活出家、过着无家生活的人，却未证得那个沙门道果。您未证得那个沙门道果，却对弟子们说法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幸福。而您的弟子们愿意听闻，侧耳

倾听，提起觉了之心，也不背离导师的教导而行。这就好像一个人荒废了自己的田地，却想着去给别人的田地除草。我说，这是一种贪欲的、不善的境况——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露遮，这便是世间第二种应受呵责的导师；如果有人呵责这样的导师，这种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可指责的。”

515 “再者，露遮，还有一种导师，他为了某个沙门道果，从在家生活出家而过着无家的生活，并且证得了那个沙门道果。他证得了那个沙门道果之后，对弟子们说法道：‘这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幸福。’他的弟子们却不愿听闻，不侧耳倾听，不提起觉了之心，并且背离导师的教导而行。他值得被这样呵责：‘尊者，您是为了那个目标而从在家生活出家、过着无家生活的人，并且已经证得了那个沙门道果。您证得了那个沙门道果之后，对弟子们说法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幸福。而您的弟子们却不愿听闻，不侧耳倾听，不提起觉了之心，还背离导师的教导而行。这就好像砍断了一根旧的束缚，又去制造一根新的束缚。我说，这是一种贪欲的、不善的境况——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露遮，这便是世间第三种应受呵责的导师；如果有人呵责这样的导师，这种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可指责的。露遮，这便是世间那三种应受呵责的导师；而如果有人呵责这样的导师，这种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可指责的。”

不应被苛责的导师 Nacodanārahasatthu

516 听了这话，露遮婆罗门对世尊说：“乔达摩大师，世间可有那样的导师，不应受到苛责吗?”“露遮，有的。”“乔达摩大师，那么，哪样的导师才是世间不应受到苛责的呢?”

露遮，在此，如来出现于世间，是阿拉汉、正自觉者……（依照190-212节的内容作详细说明）。露遮，比丘这样成就了戒行……进入并安住于初禅。露

遮，凡是弟子在这样一位导师座下，证得如此殊胜的成就，这位导师就是世间不应受到苛责的导师，凡是对这位导师的苛责，皆是不实、不真、不如法、有过的……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进入并安住于第四禅。露遮，凡是弟子在这样一位导师座下，证得如此殊胜的成就，这位导师就是世间不应受到苛责的导师，凡是对这位导师的苛责，皆是不实、不真、不如法、有过的……他将心导向智见……他如实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做已做，不再有后有。’露遮，凡是弟子在这样一位导师座下，证得如此殊胜的成就，这位导师就是世间不应受到苛责的导师，凡是对这位导师的苛责，皆是不实、不真、不如法、有过的。

517 听了这话，露遮婆罗门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好比有人正坠入地狱悬崖，另一个人抓住他的头发，将他拉上来，安立在平地上。同样地，当我正坠入地狱悬崖时，乔达摩尊者抓住我的头发，将我拉上来，安立在平地上。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就好像有人把倒下的扶起来，把隐藏的揭开，为迷路的人指明道路，或在黑暗中举起油灯，让有眼睛的人得以看见种种形色。同样地，乔达摩尊者以种种方式阐明了法。从今往后，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尽形寿皈依。”

《露遮经》第十二终

三明经

DN 13 · 戒蕴品 · Sīlakkhandhavagga

13. Tevijjasuttaṃ

518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约五百人，在憍萨罗国游行，来到一个名叫马那萨咖嗒的憍萨罗婆罗门村。世尊便住在马那萨咖嗒北方，阿致罗筏底河岸边的庵婆罗园中。

519 那时，有众多极为著名、富甲一方的婆罗门住在马那萨咖嗒，诸如：商吉婆罗门、达卢咖婆罗门、沸伽罗娑罗婆罗门、迦奴索宁婆罗门、都提耶婆罗门等，以及其他极为著名、富甲一方的婆罗门。

520 那时，青年婆悉咤与婆罗堕阇正在散步、漫游，二人便谈论起“道与非道”。于是，青年婆悉咤这样说：“只有这条是直路，这条是正道，是导向之道，能引导行道者达到与梵天共住——这正是由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宣说的。”青年婆罗堕阇也这样说：“只有这条是直路，这条是正道，是导向之道，能引导行道者达到与梵天共住——这正是由达卢咖婆罗门所宣说的。”婆悉咤无法说服婆罗堕阇，婆罗堕阇也无法说服婆悉咤。

521 这时，青年婆悉咤对青年婆罗堕阇说：“婆罗堕阇，那位沙门乔达摩——释迦族的儿子，从释迦族出家——正住在马那萨咖嗒北方、阿致罗筏底河岸边的庵婆罗园中。关于尊者乔达摩，这样美好的称誉已经传扬开来：‘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来吧，朋友婆罗堕阇，我们一同去见沙门乔达摩。见过之后，便将此事向沙门乔达摩请教。沙门乔达摩如何回答，我们便如何信受。”“好的，朋友。”青年婆罗堕阇答道。

道非道论 Maggāmaggakathā

522 于是，两位青年婆悉吒与婆罗堕阇便前往世尊处。到了之后，与世尊互致问候。彼此叙过欢喜的、可忆念的寒暄语，便退坐一面。退坐一面的青年婆悉吒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尊者，当我们散步漫游时，我们之间生起了一场关于道与非道的讨论。我这样说：‘只有这条是笔直的道路，这是正道，是导向之道，能引导行道者与梵天共住，这条道正是由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宣说的。’青年婆罗堕阇这样说：‘只有这条是笔直的道路，这是正道，是导向之道，能引导行道者与梵天共住，这条道正是由达卢咖婆罗门所宣说的。’乔达摩尊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分歧，有争论，有不同的见解。

523 “婆悉吒，你这样说：‘只有此是直道，此是正道，是能引导行道者达于梵天共住的出离之道，此道正是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宣说的。’而青年婆罗堕阇则这样说：‘只有此是直道，此是正道，是能引导行道者达于梵天共住的出离之道，此道正是达卢咖婆罗门所宣说的。’那么，婆悉吒，你们究竟在争论什么？分歧何在？见解又有何不同？”

524 “我们所讨论的，正是道与非道的问题，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虽然婆罗门们确实宣说了种种不同的道路——诸如阿达利耶婆罗门、提提利耶婆罗门、禅多卡婆罗门、巴婆利迦婆罗门——然而，所有这些道路皆能导向其行者达于梵天共住。”

“乔达摩尊者，譬如一村一镇附近，虽有许多条不同的路，但这些路最终都通往那个村落或集镇。同样地，乔达摩尊者，尽管婆罗门们宣说种种不同的道路——阿达利耶婆罗门、提提利耶婆罗门、禅多卡婆罗门、巴婆利迦婆罗门——然而，所有这些道路皆能引导其行者达于梵天共住。”

婆悉吒学童之问 Vāseṭṭhamāṇavānuyogo

525 “婆悉吒，你是说‘能导向’吗？”“乔达摩尊者，我是说‘能导向’。”“婆悉吒，你是说‘能导向’吗？”“乔达摩尊者，我是说‘能导向’。”“婆悉吒，你是说‘能导向’吗？”“乔达摩尊者，我是说‘能导向’。”

“婆悉吒，在那些精通三明的婆罗门当中，可曾有哪怕一位婆罗门，亲眼见过梵天吗?”“没有，乔达摩尊者。”

“那么，婆悉吒，在那些精通三明的婆罗门中，可曾有哪怕一位老师，亲眼见过梵天吗?”“没有，乔达摩尊者。”

“那么，婆悉吒，在那些精通三明的婆罗门中，可曾有哪怕一位老师的老师，亲眼见过梵天吗?”“没有，乔达摩尊者。”

“那么，婆悉吒，在三明婆罗门中，上溯七代师承，有谁亲眼见过梵天吗?”“乔达摩尊者，一位也没有。”

526 “婆悉吒，那些古昔的仙人，是三明婆罗门的先祖，他们是这些真言的创作者与传播者。那些古老的真言篇章，在往昔被咏唱、被弘传、被汇编；而今日的三明婆罗门，依随它而吟诵，依随它而讲说，依照所讲说的而讲说，依照所读诵的而读诵。他们即是：阿吒迦、瓦马咖、瓦马迭瓦、毗沙密多、夜摩达吉、阿吉拉萨、婆罗堕阇、婆悉吒、迦叶、婆咕。那么，这些仙人可曾这样说过：‘我们知见，我们亲眼目睹：梵天在何处，梵天从何处来，梵天往何处去’吗?”“尊者乔达摩，他们未曾这样说。”

527 “婆悉吒，如此看来，在三明婆罗门中，未曾有任何一位婆罗门亲见过梵天；在三明婆罗门中，未曾有任何一位老师亲见过梵天；在三明婆罗门中，未曾有任何一位祖师亲见过梵天；在三明婆罗门中，乃至上溯七代老师的传承中，也未有一人亲见过梵天。而三明婆罗门中更为久远的古仙祖师们——正是现今三明婆罗门所追随吟唱的真言之创作者与传播者，即阿吒迦、瓦马咖、瓦马迭瓦、毗沙密多、夜摩达吉、阿吉拉萨、婆罗堕阇、婆悉吒、迦叶、婆咕——他们也未曾这样说过：‘我们知道，我们亲见了：梵天在何处、从何路而来、往何方而去。’然而，如今这些三明婆罗门却这样说：‘对于我们所不知、所不见的，我们来教导通达与他共住的道路；这是唯一正道，这是笔直大道，这是导向解脱之路，能引导依此而行者达到与梵天共住。’”

528 “婆悉吒，你意下如何？既然事实如此，三明婆罗门的言论，岂不就成了毫无实据的虚言了吗？”“乔达摩尊者，的确，既然事实如此，三明婆罗门的言论，便成了毫无实据的虚言。”

“善哉，婆悉吒。那些三明婆罗门，对于他们不知、不见的事物，竟教导与之共住的道路，并宣称：‘唯此是直道，此是正道，能令人出离，引导行道者通往与梵天共住。’婆悉吒，这是绝无可能的。”

529 “婆悉吒，犹如一队盲人，前后相牵：最前者看不见，中间者看不见，最后者也看不见。婆悉吒，依我看来，三明婆罗门的言论正与此盲人队列无异：前者看不见，中间者看不见，后者也看不见。这些三明婆罗门的言论，最终沦为笑谈，徒有空名，虚诳无实。”

530 婆悉吒，你意如何？这些三明婆罗门，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能看见日月吗？当太阳和月亮升沉之时，他们是否也祈祷、赞颂，合掌礼敬，并随其运行而绕行？

是的，乔达摩尊者。通达三明的婆罗门以及许多其他人，确实能看见日月。当日月升起时、落下时，他们会祈祷、赞颂、合掌礼敬，并绕行。

531 婆悉吒，你意如何？通达三明的婆罗门以及许多其他人，确实能看见太阳和月亮，知道它们从何处升起、于何处落下，他们也祈祷、赞颂、合掌礼敬、并绕行，但他们有能力教导通往与日月共住之道，并宣称：‘这便是唯一的直道，这便是明了的路径，能引导修习者达至与日月共住’吗？”“不能，乔达摩尊者。”

如是，婆悉吒，通达三明的婆罗门及其他众人，虽然看得见太阳和月亮，知道日月从何处升起、于何处落下，也向它们祈祷、赞叹、合掌礼敬、绕行，然而他们却无法宣说通往与日月共住之道：‘这便是唯一的直道，这便是明了的路径，能引导修习者达至与日月共住。’

532 「正是如此，三明婆罗门未曾亲见梵天；三明婆罗门的师长们未曾亲见梵天；三明婆罗门的师长之师长们未曾亲见梵天；三明婆罗门上至第七代师

承的大宗系，也都未曾亲见梵天。那些往昔三明婆罗门的仙人——真言的创作者、真言的宣说者，也就是现今这些三明婆罗门所追随吟诵其古老真言辞句、所宣说、所汇集的，诸如阿他伽、瓦马伽、瓦马迭瓦、毗沙密多、夜摩达吉、昂基拉萨、帕拉德瓦迦、婆悉咤、迦叶、帕古——他们也未曾这样说过：『我们知此、见此——梵天在何处、梵天从何来、梵天在何方。』而如今这些三明婆罗门却这样说：『我们未亲知的，我们未亲见的，我们却教导与之共住的道路——唯此是直道、是正道，能够出离，能令行道者通往与梵天共住。』」

533 「婆悉咤，你意下如何？既然如此，三明婆罗门所说的话，岂不是毫无实据？」「的确如此，乔达摩尊者。这样看来，三明婆罗门所说的话，确实是毫无实据。」

“善哉，婆悉咤。那些三明婆罗门，对于他们不知、不见的事物，竟教导与之共住的道路，并宣称：‘唯此是直道，此是正道，能令人出离，引导行道者通往与梵天共住。’婆悉咤，这是绝无可能的。”

国中美女譬喻 Janapadakalyāṇīupamā

534 婆悉咤，就像有人这样说：‘我想要这个国家中最美丽的那位女子，我爱慕她。’旁人便问他：‘喂，朋友，你爱慕的那位国中第一美女，你知道她是刹帝利女、婆罗门女、吠舍女，还是首陀罗女吗？’被这样问时，他回答说：‘不知道。’

他们又问他：‘喂，朋友，你爱慕的那位国中第一美女，你知道她姓甚名谁吗？是高、是矮，还是中等身材？肤色是黑、是褐，还是金褐色？她住在哪个村、哪个镇、哪座城？’被这样问时，他还是回答：‘不知道。’他们再问：‘喂，朋友，这么说，你既不认识她，也不曾见过她，却说你爱慕她、渴望她？’他回答：‘是的。’

535 “婆悉咤，你认为如何？果真如此的话，那个人所说的话，岂不就成了毫无凭据的虚言吗？”“乔达摩尊者，的确如此。果真如此的话，那个人所说的话，确实是毫无凭据的虚言。”

536 “婆悉咤，同样地，那些三明婆罗门确实未曾亲眼见过梵天，他们的老师们也确实未曾亲眼见过梵天，他们的祖师们也确实未曾亲眼见过梵天，乃至向上追溯七代师长，也绝无一人亲眼见过梵天。而三明婆罗门远古的仙人——那些真言的创作者、真言的传诵者，也就是如今这些三明婆罗门所追随、依照唱诵、依照讲说、重复其语、传诵其古老诗颂的人，即：阿达咖、瓦马咖、瓦马迭瓦、毗沙密多、夜摩达吉、阿吉拉萨、婆罗堕阁、婆悉咤、迦叶、婆咕——连他们也不曾这样说过：‘我们了知，我们亲见，梵天在何处、从何而来、往何而去。’然而，这些三明婆罗门却这样说：‘为我们既不知晓、也未曾亲见的事物，我们宣说一条与之共住的道路——这就是唯一的直路，这就是直达的坦途，是导向解脱的，能令修行者通往与梵天共住。’”

537 “婆悉咤，你认为如何？果真如此的话，那些三明婆罗门所说的话，岂不就成了毫无凭据的虚言吗？”“乔达摩尊者，的确如此。果真如此的话，那些三明婆罗门所说的话，确实是毫无凭据的虚言。”

“善哉，婆悉咤。那些三明婆罗门，对于他们不知、不见的事物，竟教导与之共住的道路，并宣称：‘唯此是直道，此是正道，能令人出离，引导行道者通往与梵天共住。’婆悉咤，这是绝无可能的。”

阶梯的譬喻 Nisseṇīupamā

538 “婆悉咤，譬如有人，为了登上一座楼阁，在十字街头造一架梯子。旁人这样问他：‘朋友，你要造梯子攀爬的那座楼阁，你可知道它在东方，还是在南、西、北方？是高耸的，还是低矮的，抑或是中等的？’他这样被问，却回答说：‘不知道。’”

人们便这样问他：‘朋友，你为你所不知、所不见的楼阁建造登上去的梯子吗?’被这样一问，他答道：‘是的。’

539 “婆悉咤，你认为如何？若果如此，那人所说的话岂非毫无根据?”“乔达摩尊者，确是如此，若果如此，那人所说便是毫无根据。”

540 “婆悉咤，正是如此，那些通晓三明吠陀的婆罗门，其实并未亲见梵天；那些三明婆罗门的老师们，其实也未亲见梵天；那些三明婆罗门的祖师尊辈，其实也未亲见梵天；就连那些三明婆罗门往上追溯七代的宗师们，其实也未亲见梵天。就算是那些三明婆罗门在远古时代的仙人祖师——他们是真言的创作者、真言的传播者，如今的这些三明婆罗门，仍随其吟诵、随其念诵，重复着他们所念、重复着他们所教导的古老真言诗句——也就是阿达咖、瓦马咖、瓦马迭瓦、毗沙密多、夜摩达吉、阿吉拉萨、婆罗堕阁、婆悉咤、迦叶、婆咕这几位，他们也不曾这样说过：‘我们知道，我们见到，梵天在哪里，梵天向何处，梵天在何处。’然而，正是这些三明婆罗门，却这样说：‘我们为所不知、所未见的，解说与之共住的道路；这就是唯一正直的道路，这就是直达之路、导向之路，能令行此法者导向与梵天共住。’”

541 “婆悉咤，你认为如何？事情若是这样，那些三明婆罗门所说的话，岂不成了毫无实据的言论吗?”“乔达摩尊者，确实如此。事情若是这样，那些三明婆罗门所说的话，便成了毫无实据的言论。”

善哉，婆悉咤。婆悉咤，那些三明婆罗门对于自己不知、不见的，却要教导通往与之共住的道路，还说：‘这正是直达的正道，这是笔直的道路，能引导修习者走向与梵天共住。’这是绝无可能的。

阿致罗筏底河喻 Aciravatīnadīupamā

542 婆悉咤，譬如这条阿致罗筏底河，河水满盈，齐岸可饮，乌鸦亦能就饮。那时，有人欲往彼岸，寻求彼岸、向往彼岸、渴望渡过此河。他站在此岸，向彼岸呼唤：‘来吧，彼岸！来吧，彼岸!’

543 “婆悉吒，你意如何？那人会因为他的召唤、祈求、期望或欢喜，便使阿致罗筏底河的对岸来到此岸吗？”“不会，乔达摩尊者。”

544 同样地，婆悉吒，那些通达三明的婆罗门，舍弃了成就婆罗门之法，受持了非婆罗门之法，却如此说：‘我们呼求因达，呼求苏摩，呼求婆楼那，呼求伊萨那，呼求生主，呼求梵天，呼求大威力者，呼求夜摩。’

婆悉吒，那些三明婆罗门，舍弃了能成就婆罗门的法，行持着非婆罗门的法，却期待以呼唤、祈求、希冀、欢喜，在身坏命终之后，往生梵天共住——这是不可能的。

545 婆悉吒，譬如这条阿致罗筏底河，水满至岸，乃至乌鸦也能饮到水。那时有人前来，他欲至彼岸、寻求彼岸、向往彼岸、渴望渡过。但他就在此岸，双臂被一副坚固的枷牢牢反绑在背后。

“婆悉吒，你认为如何？那人能渡至阿致罗筏底河的彼岸吗？”“不能，乔达摩尊者。”

546 “正是如此，婆悉吒，在圣者的律法中，这五种欲的享乐之物即称为“枷锁”，也称为“束缚”。哪五种呢？眼所识知的色，合意、可爱、令人喜悦、惹人贪恋、与欲乐相应、能激发贪染；耳所识知的声……鼻所识知的香……舌所识知的味……身所识知的触，合意、可爱、令人喜悦、惹人贪恋、与欲乐相应、能激发贪染。”

“婆悉吒，这五种欲乐之物，在圣者的律法中被称为“枷锁”，也被称为“束缚”。那些精通三明的婆罗门，正是执着、迷恋、沉溺于这五种欲乐之物，不见过患，无有出离之智而受用。婆悉吒，他们舍弃了能使人成为真正婆罗门的法，而行持那些不能使人成为真正婆罗门的法。他们被欲乐之爱的束缚所捆绑，执着、迷恋、沉溺于五种欲乐之物，不见过患，无有出离之智而受用，却指望在身体崩解、死亡之后能与梵天共住——这是绝无可能之事。”

547 “婆悉吒，譬如这条阿致罗筏底河，河水充盈，齐岸满溢，就连乌鸦也能饮到。此时，有一人来，欲至彼岸，寻求彼岸，向往彼岸，渴望渡过河去。他却在此岸用衣裹住头身，躺下睡觉。”

“婆悉吒，你认为如何？那人能渡至阿致罗筏底河的彼岸吗？”“不能，乔达摩尊者。”

548 “同样地，婆悉吒，在圣者的律法中，这五种盖，也称作“阻隔”，也称作“障碍”，也称作“缠缚”，也称作“覆藏”。哪五种呢？欲贪之盖、瞋恚之盖、昏沉睡眠之盖、掉举追悔之盖、疑惑之盖。婆悉吒，此五种盖，在圣者的律法中，便称作“阻隔”，也称作“障碍”，也称作“缠缚”，也称作“覆藏”。”

549 婆悉吒，那些三明婆罗门正是被这五种盖障所覆盖、遮蔽、缠缚、重重包裹。他们舍弃了成就真正婆罗门的行持，反而依循非婆罗门的行持而住，被这五种盖障覆盖、遮蔽、缠缚、重重包裹，却期望身坏命终后往生梵天世间——那是绝无可能之事。

合论 Saṃsandanakathā

550 “婆悉吒，你意如何？你可曾从那些年高德劭、师祖辈的婆罗门长老口中，听过他们这样说：梵天是有妻子眷属，还是无所执取？”“无所执取，乔达摩尊者。”“是有嗔恨之心，还是无嗔恨之心？”“无嗔恨之心，乔达摩尊者。”“是有害心，还是无害心？”“无害心，乔达摩尊者。”“是心有污染，还是心无污染？”“心无污染，乔达摩尊者。”“是能自在主宰，还是不能自在主宰？”“能自在主宰，乔达摩尊者。”

婆悉吒，你意如何？那些三明婆罗门是有执取的，还是无执取的？”“有执取的，乔达摩尊者。”“是有嗔心的，还是无嗔心的？”“有嗔心的，乔达摩尊者。”“是有害心的，还是无害心的？”“有害心的，乔达摩尊者。”“是心有污染的，

还是心无污染的?”“心有污染的，乔达摩尊者。”“是能自主的，还是不能自主的?”“不能自主的，乔达摩尊者。”

551 如此，婆悉咤，三明婆罗门是有执取的，而梵天是无执取的。那么，有执取的三明婆罗门与无执取的梵天，能相应、相合吗?”“这是不可能的，乔达摩尊者。”“善哉，婆悉咤。既然如此，那些有执取的三明婆罗门，指望身坏命终后投生到无执取的梵天那里——这实为不可能的事。

如此，婆悉咤，三明婆罗门是有嗔心的，而梵天是无嗔心的……三明婆罗门是有害心的，而梵天是无害心的……三明婆罗门是心有污染的，而梵天是心无污染的……三明婆罗门是不能自主的，而梵天是能自主的。那么，不能自主的三明婆罗门与能自主的梵天，能相应、相合吗?”“这是不可能的，乔达摩尊者。”“善哉，婆悉咤。既然如此，那些不能自主的三明婆罗门，指望身坏命终后投生到能自主的梵天那里——这实为不可能的事。

552 婆悉咤，那些三明婆罗门，一涉入其中便向下沉没，沉没之后便茫然无依，自以为能渡至干岸（但实际未渡）。因此，这些三明婆罗门的三明，被称为‘三明荒原’，被称为‘三明密林’，被称为‘三明灾难’。

553 听了这话，婆悉咤青年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我听说沙门乔达摩知道通往与梵天共住的道路。”“婆悉咤，你认为如何? 马那萨咖塔村离此不远吧?”“是的，乔达摩尊者，马那萨咖塔离此不远。”

554 “婆悉咤，你认为如何? 假如有个人在马那萨咖塔出生、长大。有人在他刚离开马那萨咖塔时，便问他去那里的路。婆悉咤，这个在马那萨咖塔出生、长大的人，被问及前往马那萨咖塔的路时，会迟疑、会犹豫吗?”“不会，乔达摩尊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出生、成长于马那萨咖塔，对通往那里的所有道路都了如指掌。”

“婆悉咤，那个在马那萨卡塔出生、长大的人，若被问到去那里的路，或许会犹豫、迟疑；但如来被问到梵天界或通往梵天界的修行之道时，绝不会犹

豫、迟疑。婆悉吒，我了知梵天，了知梵天界，了知通往梵天界的修行之道，也了知如何修行方能投生梵天界。”

555 听了这话，婆悉吒青年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我听说沙门乔达摩宣说与梵天共住之道。善哉！请乔达摩尊者教导我们与梵天共住之道，请乔达摩尊者救度婆罗门族众吧。”世尊说：“那么，婆悉吒，仔细听，善加作意，我当解说。”“好的，尊者。”婆悉吒青年回答世尊。

梵天界道之开示 Brahmalokamaggadesanā

556 世尊这样说：“婆悉吒，如来出现于世间，是阿拉汉、正自觉者……（如同第 190-212 段应予详述）。婆悉吒，如此，比丘便具足戒行……当他见到自己已舍断这五盖，便生起欢喜；由欢喜而生起喜悦；由喜悦而身得轻安；身得轻安者感受快乐；由快乐而心得定。”

“他以慈俱行的心遍满一方而住；同样地遍满第二方；同样地遍满第三方；同样地遍满第四方。如是，向上、向下、横向，遍一切处，他以广大、宏大、无量、无怨恨、无害的慈心，遍满一切世间而住。”

婆悉吒，譬如一位强壮的吹螺手，能毫不费力地让四方都听到他的螺声。同样地，婆悉吒，当慈心解脱如此修习后，任何有限的业行，都不会在那里残留，不会在那里立足。婆悉吒，这也是一条通往梵天共住之路。

再者，婆悉吒，比丘以与悲俱行的心遍满一方而住，……以与喜俱行的心遍满一方而住，……以与舍俱行的心遍满一方而住；同样遍满第二方，同样遍满第三方，同样遍满第四方。如此，上方、下方、横向，遍及一切处，以一切众生为己体，于一切世界，以广大、高尚、无量、无怨恨、无苦迫的与舍俱行之心，遍满而住。

婆悉吒，犹如一位力壮的吹螺者，可不费力气地让四方都听见他的声响。同样地，婆悉吒，当舍心解脱如此修习之后，任何有限的业，都无法在那里残留，无法在那里立足。婆悉吒，这也是一条通往与梵天共住的道路。

557 “婆悉吒，你如何看呢？如此安住的比丘，是有所取者还是无所取者？”

“是无所取者，乔达摩尊者。”

“是心怀怨恨者还是心无怨恨者？”

“是心无怨恨者，乔达摩尊者。”

“是心怀伤害者还是心无伤害者？”

“是心无伤害者，乔达摩尊者。”

“是心有染污者还是心无染污者？”

“是心无染污者，乔达摩尊者。”

“是不能自主者还是能自主者？”

“是能自主者，乔达摩尊者。”

“婆悉吒，这么说来，比丘无有执取，梵天也无有执取。无执取的比丘与无执取的梵天，能否相合相应呢？”“是的，乔达摩尊者。”“善哉，婆悉吒。婆悉吒，那位无执取的比丘，确实会在身坏命终之后，往生至无执取的梵天，与之共住。这是可能的。”

558 “婆悉吒，这么说来，比丘心无怨恨，梵天也是心无怨恨……（中略）……比丘心无瞋恼，梵天也是心无瞋恼……比丘心无染污，梵天也是心无染污……比丘是自主的，梵天也是自主的。那么，自主的比丘与自主的梵天，能否相合相应呢？”“是的，乔达摩尊者。”“善哉，婆悉吒。婆悉吒，那位自主的比丘，确实会在身坏命终之后，往生至自主的梵天，与之共住。这是可能的。”

559 听了这话，两位青年婆悉吒与婆罗堕阇对世尊说：“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犹如有人将倒下的扶正，将隐藏的揭开，为迷路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擎举油灯，令有眼者得见诸色。同样地，乔达摩尊者以种种方便阐明了法。我们愿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祈请乔达摩尊者接纳我们为近事男，从今日起，直到命终，我们都皈依。”

它的摄颂：

《三明经》终 第十三

《戒蕴品》终

此为摄颂：

梵网、沙门果、阿摩昼，

种德、究罗檀头、摩诃梨、阇利。

狮子、布吒婆楼、苏婆、坚固，

露遮、三明，共十三经。

戒蕴品终。